



王西神先生著

雲外朱樓集



趙雲外先生題



王西神先生著

雲外集



松蒼山人朱其石署印



自序

僕性好塗抹。學少根柢。宣統之季。爲民立報時事新報等撰稿。民元遊南洋羣島。草南洋竹枝詞百首。及雜曲散套游記等作。自慚蕪陋。都無存稿。自入商務印書館。編輯小說月報婦女雜誌。傭書生計。無暇他及。惟偶作小說家言而已。迨入新聞報。始時草筆記小文。藉消長日。寒蟲一鳴。候鳥三歎。擲筆遺忘。漫不省記。年來鬻書自給。目力強半耗於矮箋殘墨之中。渭城罷唱。無復三五少年時豪興。乃辱朋儕過愛。或輯看拙作。或慇懃付梓。小慚小好。彌增顏汗。遜謝未遑。主臣而已。今夏鄭君逸梅過訪。傳中孚書局主人命。願以拙著見於報端者。彙付鉛槧。僕本僇民。比爲學校事。丘山叢響。何敢再以不祥文字。復貽世人以僂笑。重違鄭君等雅意。強顏存之。所謂知非文過也。逸梅著作等身。所印行小品文字。如冰壺濯魄。紺雪鍊丹。譬之飲食。儼飫

五侯之鯖。以僕斯集較之作。昌蠶羊棗觀可也。甲戌中秋。西神識於秋平雲室。

思佳客

(許瘦蝶)

題西神先生雲外朱樓集。卽乞逸梅詞人同政。

一角朱樓峙海濱。滿樓風月屬詞人。筆花

潤徧三秋露。墨藻飛爲五色雲。沽美酒。

賞奇文。王郎才調迥超羣。西神山色今何

似。讀到瑤華欲問君。

雲外朱樓集目次

正編

夏屋品茗記	一
瑤林顧玉記	四
靜安謁墓記	七
饒雪迎梅記	一二
秋英搗秀記	一五
四梅畫綠記	一八
缶廬得寶記	二三
忒園迎夏記	二六
江灣訪葉記	二九
陶園偶駐記	三三

雨夜譚奕記	三六
五湖秋泛記	四四
映奩賞梅記	五二
蘭壽飛詩記	五六
家山五日記	五八
梅林覓句記	六三
鹿園歌舞記	六六
解衣飲雪記	七一
鐵馬行雲記	七五
雪中讀畫記	八〇
畫林二妙記	八一
公園一覽記	八四

學圃看花記	八六	秋平雲室詞話	一五一
沙園水嬉記	八九	詩謎瑣話	一六一
松楸展墓記	九三	博奕叢話	一六五
老馬指途錄	一〇〇	諸臯新志	一六八
歲寒游藝錄	一〇八	洋水仙新譜	一七二
窺園開笛錄	一一三	聽楓碎墨	一七五
墨林櫻笑錄	一二六	宣南奕訊	一七八
寒爐談鬼錄	一二〇	聊齋考證	一八〇
墨痕扇影錄	一二三	海外來鴻	一八四
藝林客話	一二九	談元宵燈	一八六
無衣瑣話	一三二	臨池雜志	一九〇
念秧新話	一三五	墨傭餘瀝	一九八
秋平雲室聯話	一三八	名園勝會	二〇九
秋平雲室曲話	一四二	霜天笛韻	二一一

祭梁任公	二一五
哭沈商耆	二一八
生平奇事	二二〇
義犬報主	二二三
江南好（補白）	二二六
附編	
湖上秋痕	一
梅雨新詞	六
鹿園偶吟	一〇
全國美展雜詠	一二
戰地竹枝詞	一六
秋平雲室近詩	二四
桂枝妍唱	二五

觀梅郎販馬記作	二六
▲哭監	二七
▲磨墨	二七
▲問名	二七
▲感遇	二八
山陰樊漱圃崇祀其二十五世祖紹述 諫議於西湖白公祠並搜刊遺集承惠	二八
全帙率題報謝	二九
賀何正唐伉儷	二九
哭沈商耆先生	三〇
醉太平	三一
如此江山	三一
金縷曲	三一
浣谿紗	三二

輓聯一束

- ▲輓金山高吹萬先生之太夫人……………三三
▲輓吳江楊粹卿先生……………三三
▲輓顧母王太夫人……………三四
▲輓馬鹿中先生……………三五
▲輓同里吳觀岱老畫師……………三五
▲輓同里張獻之先生……………三六
▲輓李孟符先生……………三六
▲輓畢倚虹先生……………三七
▲輓徐裕孫先生……………三八
▲輓靖江劉蓮舫先生……………三八
▲輓姚子梁先生……………三八
▲輓孫嫂榮夫人……………三九

▲輓吳昌碩先生

四〇

▲輓家兄步瀛

四一

張汝釗女士詩集序……………四二

永錫亭記……………四四

祝嚴母費太夫人七秩壽文……………四六

徐室袁孺人傳贊……………五〇

長沙楊母鄭太夫人誄……………五五

祭李孟符先生文……………五八

吳江十女子集序……………六〇

雙星雜誌序……………六一

之江濤聲序……………六三

十年說夢圖自序……………六五

霜華影傳奇序……………六八

然脂餘韻序……………六九

可中亭傳奇序	七〇
多羅豔屑序	七一
天足考略序	七一
綠綺臺傳奇序	七二
天香石硯室葬選序	七三
衝冠怒傳奇殘稿序	七五
蘭言小箋跋	七八
香桃骨傳奇跋	七九
碧血花傳奇跋	七九
霜華影傳奇跋	八〇
菊影樓話墮	八〇
自殺者的福音	九四
骨肉	九九
洋樓	一〇二

紀念星期	一〇六
月餅之自述	一〇九
五十自壽聯(補白)	一一六





雲外朱樓集

梁谿王西神著

正編

夏屋品茗記

元魏刁惠公墓誌。雍正間始出土。以上元宗氏所藏汪韓門本爲最佳。李北海麓山寺碑。以趙山水藏本爲最佳。儀徵夏宜滋君。設夏元章京緞莊於海上。雖居市隱。而雅好收藏。署其齋曰惜陰。齋中所貯翠墨。皆係銘心精品。插架琳瑯。古香盈几。近得雍正間初拓本刁惠公誌。碑陰完好。文無二字未泐。吳缶老馮蒿叟定爲海內第一孤本。又王文簡陶文毅舊藏麓山寺碑。較趙本更爲精采。因付珂羅版印行問世。並以寶惠麓三字易名其齋。夏君風雅好客。尤精品茗。有盧仝陸鴻漸之風。星期日治

茗相招得與宣古愚。秦曼青陳巨來諸君相奉手。古愚藝林碩望。久飲香名。曼青爲中南銀行掌書記。近見其爲謝公展題畫詩。神似香光。正深渴想。巨來爲趙叔孺入室弟子。工治漢印。無意中得相邂逅。品茗讀碑。墨緣不淺。亦碌碌人海中不可多得之快事也。夏君所藏佳茗。無慮數十種。是日餉客者。爲本茶、野茶、白荷花、紅荷花、芝蘭花、水仙花、六種。每人供龍泉鑱製之小茶具一套。計杯盤各一。杯小於普通用之酒杯者三分之一而殺。另以佳茗置小壺中。以巨壺盛沸水略停。然後納水小壺中。待其功候已至。始以次滴於龍泉杯中。一巡僅納數滴。三巡既過。小杯始滿。舉杯淺酌。韻味盎然。荷花水仙各具真味。如餐花露。三日留香。芝蘭一種尤馥郁。薺芽初展。隔坐可聞。本茶爲山家本色。未加焙煉者。野茶則爲鄉村籬落間物。初非如黃山武夷物以地著。而神味自足。別饒逸趣。曩與亡友六安楊子貞同居時。子貞女弟來自

六安鄉間饋以野茶一器。嫩苗初摘。新毛茸然。如霏綠雪。烹以活水。香沁齒頰。雋味同甘。不思諫果。生平所嘗佳茗。以此爲第一。此次飲夏君野茶。恍溫昔夢。禮失求野。野哉野哉。吾願從野。（蘇荪於朮等皆以野產者爲佳。此亦物理不可解之事。）宜滋謂余品茗之法。首宜選茗。固矣。而器欲其陳。水欲其活。火欲其新。竹爐松火。瓦壺天水。並稱有以哉。因憶周官有監火之官。而車脚勞薪。不宜入爨。張志和使樵青蘇蘭薪桂。竹裏煎茶。曰蘭曰桂。正取其芳馨遠紹。相得益彰耳。僮父不解杯鐺爲何物。狂燒劇飲。貽譏水厄。與滿口夾取江瑤柱。大嚼何異。茶經云。茶有九難。陰采夜焙。非造也。嚼味嗅香。非別也。膩鼎腥醜。非器也。膏薪庖炭。非火也。飛湍擁潦。非水也。外熟內生。非炙也。碧粉縹塵。非沫也。操艱撓遽。非煮也。夏與冬廢。非飲也。觀夏君之品茗。庶幾能得茶經之精蘊者。惜漚地飲料。僅有自來水。若得中冷惠山之水。封題遠

寄則更當成三絕耳。曼青云。茶能醉人。且較酒醉更爲穩厚。余初不之信。夏君齋中。初嘗俊味。不覺連盡數觥。居頃之。如廉將軍之遺矢。凡三胸次湛然。肺腑雪瑩。茶之能深雪精神若此。雖非沈醉。亦近微醺。始知曼青之言。蓋信而有徵。宜滋更語。余以各種名花製茶之法。洞庭春泛時。會當試一爲之。

瑤林顧玉記

吳門顧若波先生。工畫山水。與胡公壽任立凡。張子祥等。方駕齊驅。陸廉夫輩行稍後。已在羣從子弟之列矣。身歿未幾。寸素零縑。得者爭寶。清季先大夫筦蘇州電政。若波先生之長君慎之。適在該局爲領班。先後垂二十餘年。余隨侍蘇垣。吳夢窗詞所謂閭門楊柳屋三間者。不啻以第二故鄉視之。長於斯。學於斯。風晨月夕。輒與慎之聯袂言歡。余齠齡時喜學南田畫。篋中所藏寶輝室及甌香館兩帖。卽慎之爲余

購置忽忽二十年。回首猶若昨日事。近若波先生女孫青瑤女士。在滬鬻畫。筆意情秀。深得虎頭家法。與吾鄉楊令蒲涇縣胡漳平兩女士相鼎足。日者丐友人何君樵谿爲介。願訂翰墨之交。以久不聞愼之消息。藉此可就問訊也。欣然應約。於星期日。至女士寓所。女士殷勤招待。執世晚禮甚恭。蓋女士初僅於商務書館所出之小說。月報婦女雜誌中。識余姓氏。尙未知與愼之有此一重鴻雪因緣也。愼之今年已六十八。治佛學甚深。竟因此得心疾。客歲自雉堞下躍。謂從此可往生極樂。殆因道遇魔魃。其長公子業已殞化。河西痛哭。老去淒涼。粉碎虛空。宜其厭世。女士爲愼之之女姪。其尊人字敬之。壯歲曾漫游海外。歐美各邦。多其履迹。生平濡染家學。好蓄金石書畫。尤竺嗜二王翠墨。玉璽錦裝。累累成帙。藏廬之富。蔚成大觀。女士一一出以相示。黃庭樂毅。遺教道德。各有數本。玉版十三行。肥瘦兼備。接白玉肥本。雍正八年。

得於西湖葛嶺。初歸。電氏留五日而爲浙督李衛所有。貯李處十日而入大內。從此只應天上。難得人間。碎珮叢鈴。流傳椎墨。皆此十五日中作多魚之漏者也。嘉慶三年。乾清宮災。此玉遂燬。片羽吉光。尤足珍貴。綠玉瘦本。有若波先生所書長跋。筆意在南田香光之間。善畫者必工書。觀此益信。大觀十帖冊的係宋拓。女士出坊間所印。硤石本。大觀帖三冊相較。如宣示帖中。芻蕘之蕘字。女士家藏本。蕘字末筆甚長。而有遠韻。坊本則短若襍。縱之羽。勁氣全消矣。何氏書中遂至猖獗。坊本則至作王文義難通。類此者不一而足。以此知天水墨胎之可貴也。此外名人墨蹟。如文待詔如宋仲溫。皆有精品。而南宮生所作蘇長公前後赤壁賦小楷。竟以雞穎書之。玉潤珠圓。不得不歎爲絕技。七姬志外。得此又多一劇蹟矣。近人書以羅兩峯夫人方白蓮女士所作一小冊。最饒逸韻。玩其用筆。酷似覃谿學士。殆亦致力於小唐碑者。縱

觀至此。簾額西風。已報夕陽紅盡。遂匆匆別女士而歸。女士以手拓漢代長陵西神
輒墨本見惠。喜其巧合余字。當裝治成冊。遍乞同好題詠。此行初擬飽觀若波先生
遺畫。女士言悉藏慎之處。余與慎之相交二十年。僅得先生畫二軸。一仿黃尊古山
居圖。一則淺鑿絳墨。秋氣滿紙。似學元人荒遠蕭澹之趣。先生晚年得意作也。九友
凋零。虎兒誰嗣。頭白江湖。相看憔悴。歸途乃益念我慎之不置。

靜安謁墓記

靜安寺路底。有萬國公墓一所。門臨通衢。遙望喬木參天。鬱鬱葱葱。如蒼松青士。相
對成行。其頂削平。巘若劃一下。蔭甬道。氣象清幽。令人想見遊西湖時閒步理安修
簞古徑中風景。余每日至館。必從車窗中遙矚移時。爲之神往。一昨秋雨新涼。適黃
君淡如朱君其石偕過寓廬。同至周氏學圃。聞者印人。忽下金吾之禁。竟嘗閉門之

幾乃折至公墓游覽。款關而入。琳瑯滿目。墓前所樹雲石碑。潔白若玉。光瑩似鏡。方者圓者。坦者峙者。或人而立。則大率爲身附兩翼之愛神。或捨身救世之耶穌也。大者拱立如翁仲。小者則宛轉玲瓏。僅如小孩玩弄之偶像。或禽而伏。都爲珍禽異鳥。間有蹲石獅於四隅者。獨無吾國播間鹵簿。石羊石馬之類。亦有琢巨石爲用器。如盤如盂。器不一名。有一墓置石棺於上。一婦人病容憔悴。倚棺偃坐。一手支頤。若不勝衣。衾枕之屬。斜拋於側。旁立一女神。以手指天。似曲相慰藉。謂此去將生天上者。神情畢肖。極曹衣出水。吳帶當風之妙。冰綃著體。肌膚隱約可見。雕鏤之工。令人驚歎。每墓佔地修五六尺。廣二三尺。間三四武爲一穴。馬鬣叢封。如櫛比。如棋布。墓上率置鮮花及精緻之陳設品。彌望陸離。有若花畦。亦有兼五六穴。界以鐵闌。圍以花木。自成一區域者。余自西隅側門入。叢樹作籬。墓凡數百。別成一部。更進則佳城。

疊疊復成一部。縱橫齊整。界畫井然。位於西偏者。率爲新墓。氣象尙不甚華瞻。東隅則地較軒爽。坏土巍然。莊嚴典重。眼界爲之一豁。長眠泉下者。十九爲歐美各國人士。華人則僅見呂惠如。美蓀。碧城三女士之母嚴夫人。及其女弟秀貞之墓。又十餘年前。以牙科進士。蜚聲於海上之徐景明。亦窆骨其間。餘皆不甚知名。大率非彼教中人。職牧師傳教者。卽爲生長西土之華僑。墓各有碑。碑各有誌。普遍樹以十字。鑄以天神。並嵌死者小影於上。端摩挲其間。自生美術觀念。亦有黃土一堆。青草叢生。歲遠年湮。漸夷平衍。此中人姓氏。旣與草木同腐。幸厠公墓之中。得免牛羊上隴之悲。以視鄰封華冢。頓判炎涼。蓋此中亦有階級。高者登九天。低者沈九淵。吹萬不同。若敖鬼餒。幽明一例。世無廣大教主。平等二字。何從實現。華屋山邱。同屬空虛粉碎。擾擾名利者何爲哉。更有於墓上琢石爲屋者。朱門碧檻。瓊室綺窗。生前旣極享用。

之豪華。身後又學金剛之不壞。南山石櫛。置絮其中。不朽妄念。甯獨漢文一人。遠鑑摸金校尉之往事。觸骸作杯。冬青封樹。近觀清室陵寢之被掘。可見心勞日拙者之至死不悟。與儒林外史所記余大先生余二先生席上客。高談龍穴。嚼七辨味。并無吉地。何來萬年。皆不值曠達者之一笑也。墓碑中除記姓氏生卒年月日外。亦有作銘詞者。簡潔古雅。正與吾國誌墓之韻語相同。烟雲過眼。略記其心折者數碑於下。一碑但大書 Until he come. 三字。寥寥製語。可作望夫石記文讀。又有一碑大意與此相同者。意譯之可云『逝矣吾妻。其少忍須臾以待吾至。』亦可云惜墨如金。茹痛刻骨矣。一碑極情文排側之致。試譯其意。略如『氣佳哉。鬱葱鬱。鳥爲語。花想容。餐玉露。嘯長風。旣安旣藏。永妥此幽靈之宮。』又有一碑云『揮手別人天。往即汝安宅。緬懷墮地來。日日勞形役。從茲好息肩。辛苦一朝歇。只傷同氣親。欲語無

由說。淚滴山花紅。魂飛楚天碧。』又一碑云。『長眠人。妻某氏。葬者誰。汝外子。本同衾。忽異地。君不言。我心碎。爛者石。枯者海。傾河作淚。無乾時。地老天荒爲君死。』又一碑。頗具諷世之意。略云。『樂哉眠乎。何世人之奔走而鮮暇耶。紛塵埃與野馬。擾擾人間。不如泉下。』又一碑。似悼其所愛之兒女者。略云。『埋土中者玉耶。唱秋墳者汝之哭耶。空房小膽。怯春眠。夢魂飛傍爺娘宿。』(一解)有酒盈尊。有花盈匊。下謁黃泉。上窮碧落。魂兮歸不歸。春草年年綠。吁嗟乎。吾王。(二解)

以上皆就原文之意。略爲逐譯。師丹健忘。遺逸尙多。又游時未携鉛筆。未能摘錄佳構。細爲抽繹。留此奢願。以待續游。銘詞中又多有刻 *Until the day break and the shadows flew away* 者。度此爲西人誌墓之成語。故多習用之。其石戲謂我他日苟埋骨於此。墓碑當先自刻就。達人之言。要自不脫金石家口吻。徘徊久之。仰視寒

鴉結陣。言返故巢。款步叢林之下。陰森夾道。天日不漏。盛暑處此。如坐深山。紅塵十丈中。正難得此一片清靜幽閒之地。歸途回顧。猶有餘戀。墓門恰對靜安寺。暮色蒼茫中。一杵疏鐘。飛度林杪。似欲喚醒萬家塵夢也。

餞雪迎梅記

梅曉華來滬聲中。同時日本大畫家橋本關雪。亦作海上之游。前日唐君吉生設筵於貝勒路廡廡。宴請梅雪二人。蓋以梅甫蒞滬。雪將歸國。一爲餞別。一爲歡迎也。余承吉生及錢君瘦鐵函招。於七時前往。因路徑不熟。竟作迷途漁父。歷一小時而始覓得。則酒已三行。曉華因第一日奏技。匆匆偕姜郎妙香先行。關雪則飲量甚豪。挈三老妓同來。意興飄舉。神采較夏間余在徐氏別墅時所見。更爲豐腴。同座有農髯一亭山農林屋英賓諸人。昌碩老人因不耐勞劇未至。山農因言昌老之謝絕游讌。

保守彊村詞宗之戒。彊村嘗書聯語贈老人曰。老子不爲陳列品。大聾想聽太平聲。
蓋昌老自云作無謂之酬應。猶商肆中之陳列品。大聾其自署也。此聯懸於昌老門
次。後昌老復出遊。彊村乃復贈以聯語曰。不出戶庭無咎。困於酒食終凶。昌老別署。
老缶。可謂藻思綺合。此後昌老遂力守此十二字戒。每勸食指。必請命於彊村。曰可
則可。曰否則否。因呼彊村曰棒。蓋其詩中有聽彊村棒喝之謂也。後以山農亦嘗參
與老人機密。乃更呼彊村曰老棒。而呼山農曰小棒。日者友人饋昌老菊花一盆。枝
葉離披。須用竹幹扶植。昌老語其家人曰。但需山農足矣。無重煩吾彊村爲也。意謂
僅以小棒扶之可矣。山農近好作畫。嘗對菊寫生。苦其不似。昌老曰。畫何必似。使此
菊而眞活者。語次指其座上之菊曰。亦不過盆售一餅金止耳。老人雖老。其語妙有
如此者。又力勸山農勿作設色花卉。謂畫家妙境。莫如用墨。要使墨中自然有五色

躍出紙上。此則羚羊挂角。一片化機。金針度與之談。不可作臣朔新語觀矣。酒罷。關雪乘醉揮毫。先爲吮華續醉仙圖一軸。作青蓮斜倚於宮使狀。題云。玉環磨墨龜年唱。春向沈香亭北妍。不管唐宮興廢數。自稱臣是酒中仙。畫筆飄飄欲欲仙。真能將青蓮當日醉態頽唐。傳神阿堵。衣帶飄搖。俱沾醉意。而僂僂以承青蓮者。潑墨濃皴。偃蹇不耐。誰居其高力士乎。畫畢。英賓亦正作畫。乃更作美人一小幅。霧鬢烟鬟。自然絕世。余亦介劉君海粟。乞得關雪立軸一幅。則瞿曇面壁圖也。鈍根人得此。愧負期許多矣。甫題畢而林屋至。亦求作畫。關雪以尙有他約。辭以異日。林屋乃乞一亭加墨。與酣落筆。風雨颯然。頃刻而成寒山一圖。關雪見之。乃代同來老妓索此作紀念。謂將畀彼粲者。使作拈圖法。覘誰人得此墨妙也。兩行紅粉。乞取紫雲。其疏狂磊落之致。可見一斑。時已九時有半。余以急於赴館。乃辭主人先行。時英賓正強海粟瘦。

鐵合繪畫幅。惜余不及見矣。瘦鐵近遊黃山歸。繪有黃山勝景一冊。秀逸之趣。撲人眉宇。藝也而入於神矣。吉生爲香芬老人之誥詞。彙年余主婦女雜誌時。曾以老人所作山水名蹟製三色版印諸報端。近已印有專冊。吉生以一冊爲贈。腰以老人古稀畫錄。玉臺畫史。靈光巍然。得此深可珍貴。廊中明窗淨几。四壁均懸老人作品。如入瑯嬛福地。瘦鐵亦贈解衣磅礴集一冊。中除近人所作外。余最愛錢叔美江濱漁隱圖。石濤松齋閒眺圖。徐青藤謁陵圖。及新羅山人之百獸大卷。高南午之得樹軒秋景圖數頁。張大風之題壁圖。尤有逸趣。題云。山陰筆勢數王郎。我道兒孫淺未嘗。好在老人微醉後。起來信手寫三行。吾宗佳話。幸飽眼福。一時沾沾。正如貧兒暴富矣。

秋英擷秀記

謝君公展以畫菊著名。謝家菊三字。流播藝林。幾與君家蝴蝶。鄭氏鷓鴣。同稱佳話。近與趙君半跋等。有秋英書畫社之創。強屬不佞附驥。上月廿六日。設展覽會於甯波同鄉會。賞音樓主。曾有長篇之紀載。登刊於某報矣。余爲校務墨債所羈。至第三日始克前往展覽。會中陳列。都係精品。良以會員皆一時名流之故。公展外如鄭君曼青。張女士紅薇。曾農老樓。辛壺。吳待秋。陳小蝶諸君之作品。皆名重一時。有目共賞。無待不佞之贅述。新見之作品。則有李君浩然之山水。清秀娟潤。學畫不多時。而進步如此。可驚可佩。趙君半跋以吏隱而作畫師。夏間贈余牡丹一幅。大葉粗枝。取境與缶廬相仿。此次所見其作品。乃澹逸蕭疎。神韻盎然。深愧曩知半跋不盡。會中有馬君孟容。方君介堪。殷殷招待。孟容善作花卉禽魚。蒼勁中饒有逸韻。名作也。介堪工治鐵筆。出示新製五章。皆係白文。上追秦漢。落筆不苟。允推正宗。聞其所藏印

譜至多。觀摩既富。工力自厚。張大千君善仿天池。殆亦如鄭板橋之自號青藤門下走狗。別有神契。寥寥數筆。生氣遠出。已臻神化之境。陶冷月畫參以西法。善作松濤夜月。符鐵年君。曩見其畫竹。心折其舊秀。今則格老氣蒼。衣體八大。鄧春澍近以珂羅版印其勝游圖詠。無妙不臻。會中作品如瘦石一幀。別有逸趣。工細者則有鄭君午昌。沈君子丞之仕女。二君作品。余深愛之。惜皆非賣品。不能携置案頭。朝夕頂禮。孫慕唐山水。於盈寸小幅上。繪千巖萬壑圖。浩然題跋。備致傾倒。不虛也。會中珍品。書少畫多。余所見者。僅王禹襄所作大篆。與吾鄉王師子。可稱雙璧。謝君玉岑。則專治殷虛貞卜文字。所作皆慘澹經營。曾君公冶。篆隸北碑。無不臨撫。所作最多。余以匆匆。未獲多作寫件。僅以二扇及小屏四幅。濫竽其間。雜瓦礫於珠光劍氣之中。未免自慚形穢矣。觀覽時。時間短促。又以電燭屢息。過眼雲烟。遺漏尙多。惟觀感所及。

覺中國美術。確有其不敵之價值。並不因西洋美術之輸入。而稍減其地位。且更因此而相摩相盪。有可驚之進步。此種美術展覽會。爲促進藝術之要素。深望公展等本此熱誠。孟進不懈。俾老圃秋英。長表其堅貞燦爛之象徵。於西風離落間也。會中陳列菊花甚多。皆係莘莊小觀園出品。中有一種綠色者。殊不經見。與東瀛之綠櫻花。同爲珍貴之品。近來藝菊者。花朵貴繁。花幹貴直。甚有萃諸花於幹頂。編作平頭形。如張蓋。鬬若劃一。全失畫意。大抵爲廣東化西洋化。花瓣亦以武彊爲多。普通之文種。如水晶球。檀香球等。皆不常有。有亦不知珍視。每過花市。輒有滄桑之慨。小觀園出品。頗能一反時習。秋英會中。有此名卉。不特爲書畫生色。抑亦名實相副矣。

四梅畫緣記

自來工畫梅者。以宋楊補之。哀然舉首。補之以後。元章孝子。不寐道人。昔耶居士。各

逞逸才。分標雅韻。名迹流傳。藝林珍寶。補之嘗畫四梅花卷。爲程心伯家藏。刻石壽世。後心伯以贈潘西園。西園特建四梅花閣以貯之。庚申以後。卷歸網師園。旋又歸李眉生方伯。丙申秋。顧鶴逸復從蘇鄰家得之。引爲生平第一快事。吳門金心蘭別署牖牛庵主。於畫梅最具神解。從怡園中得見无咎手蹟。篝燈潑墨。躍成長卷。亦以四梅花名。名襲揚稱。畫由意造。第一圖臨吳窓齋尙書家所藏王元章梅花長卷。第二圖模補之原卷。第三圖對花寫照。第四圖寫與吳缶廬鄧尉探梅之勝。或作繁花穠蕊。或作冷幹疏枝。或含綠意紅情於尺幅之中。要其孤高之品。蕭澹之韻。足以抗手宋賢。平揖時輩。冬心板橋。未詒或之先也。一時名流。爭爲題詠。畫意詩情。蔚成雙璧。舊藏上海毛子堅家。哈少甫丈。嗜風雅。富有鑒藏。嘗得橫雲山水畫卷。嗣知爲毛君太夫人嫁匿贈品。慨以歸之。子堅愧無以報。乃出此卷爲謝。報李投桃。久稱佳。

話。近少甫丈以此卷屬題。乃得縱觀墨妙。畫既超雋。卽各家題跋。亦復玉潤金和。無一率筆。允稱行看子中精品。摘錄數則。以志心賞。卷首倉碩題冷香先生四梅花卷八篆字。尙係丙申夏五所書。時方規摹濠叟。與晚年之格老氣蒼。一片神行者。迥乎不同。後題二絕云。墨磨人處好生涯。紙開蘆簾閱歲華。飲水不愁饑欲死。平生能事寫梅花。書生那識楊无咎。展卷孤山雪萬重。今日缶廬稱暴富。四梅花對四周鐘。注云。時正集阮文達。伊汀洲。張清儀。潘文勤。所藏號叔大。蔡鐘四拓本。蓋爲心蘭所題。甫當揮灑初竟也。越三十餘年。爲民國丙寅。少甫丈既得此卷。復丐倉老續題云。冷香梅癖擅風華。幹鑄青銅鐵鑄花。三十餘年重到眼。肺肝那得不槎枒。問津河處且觀津。少甫丈自署觀津老人。老眼分明見道真。酒不澆巾英細采。梅邊著個古遺民。跋云。觀津老人曾藏橫雲山水畫卷。嗣知爲毛君子堅之太夫人篋中遺物。慨以

歸之道義之交。殊爲佩紉。子堅慙無以報。乃出故友冷香居士所臨楊補之四梅花卷爲酬。明珠駿馬。各擅其珍。亦藝林中一段佳話也。此外如吾師章式之題云。欲雪不雪天深黑。風聲虎虎鴉無力。銅坑銅井菖蒲潭。荒寒莫問花消息。無端腕底春風來。千枝萬枝歷亂開。健筆撥醒東皇夢。庭前老幹俱胚胎。當其下手寂存想。戲海鴻兮渡河象。水墨化盡烟雲生。太空清氣恣奔放。獨師造物得畫理。成竹胸中安足擬。羽琤館主醫病梅。懸知對此應失喜。赤松山農稽留民。君家故事藝苑珍。春草閒房亦秀出。千秋鼎鼎相追新。畫成易酒畫更好。徑出蛇門理孤棹。歲晚苦爲詩債催。香雪海邊同鶴到。時爲丙申八月丁酉八月復續題一絕云。趁他茶熟趁香溫。喚起孤山處士魂。欲報逃禪證流別。追涼一叩鶴廬門。鶴廬謂顧君鶴逸。時此卷已歸怡園矣。

吳憲齋題二絕。以大家書之。精采得未曾有。詩云。畫家意到不求似。凍墨淋漓野趣生。但得渾淪元氣足。莫教枝幹太分明。閉門獨處卽深山。傲骨凌寒不可攀。花影縱橫無俗韻。要留清氣在人間。跋云。冷香道兄出示是卷。清峭高逸。得元章耿庵意思。不覺興發。率題二絕。想見此老揮毫得意時也。張鳴珂題玲瓏玉詞一解。精雅絕倫。詞云。吹醒東風。乍驚見。綺袂飄搖。南枝漸煖。暗香化作春嬌。料得青禽照夜。任橫斜疏影。描上鮫綃。吟。窈。鈞。湘。簾。微。彈。翠。翹。記。否。春。回。庾。嶺。早。傳。來。芳。訊。寒。意。全。消。紙。帳。銅。瓶。歎。無。人。伴。此。清。宵。應。憐。仙。姿。姑。射。問。誰。寫。冰。肌。玉。骨。噓。潤。秋。毫。且。攤。卷。喚。冬。心。吳。苑。路。遙。冒。鶴。亭。題。云。投。筆。淒。然。髀。肉。生。玉。山。意。氣。尙。縱。橫。紛。紛。休。擬。梅。花。賦。身。是。前。朝。宋。廣。平。七。百。年。來。見。此。才。玉。龍。曲。子。夜。深。哀。消。磨。萬。古。詞。人。淚。都。爲。三。花。兩。蕊。來。周。星。貽。季。貺。題。云。攝。魄。追。魂。筆。一。支。形。神。兼。肖。妙。如。斯。蘇。杭。二。老。風。流。香。（注云。

謂君家孝章壽門二先生。又有門村繼補之。酸芳高逸。榦嶠水墨分明。自寫真。傲骨支冬香耐冷。雅懷畫品輩無人。冒作豪宕周作澹逸。皆足爲此卷張目。余亦題三絕句云。梅魂終古愛逃禪。粉本流傳七百年。尋遍潘家高閣子。披圖重見四嬋娟。香奩豔贈蘭台史。趙璧還從劫後完。一卷橫雲山色好。萬梅花擁鐵廬門。（少甫丈藏趙忠毅鐵如意。因以鐵廬名其齋。漢書腰嫁昔人佳話。）暗香寫出橫斜影。淡墨能傳冰雪心。倘爲梅花作畫史。故應藝苑重三金。謂耿庵冬心及心蘭也。

缶廬得寶記

久不謁吳昌碩先生。頗深渴想。九月十九日晨風。廬主人周夢坡爲展重陽之會。昌老到而余以事未至。卽席題主人之文瀾補缺圖。越數日夢坡出以相示。謂昌老頻屬寄聲。願余過其寓廬小坐。會唐君吉生宴日本橋本關雪及梅曉華於其寓中。席

間晤山農。因請山農代起居老人。並訂期晉謁。旋山農書來。約星期日在缶廬相候。屆期乃鷄鳴戒旦。於十時後前往。至則姚君虞琴。徐君魯山。及山農均已先在。登樓謁老人。握手言歡。備承獎借。謂近人能爲駢文者。與化李審言先生外。首齒及余。雅意誘掖。聞之彌增慚汗。廬中湘簾柴几。不染點塵。案頭秋菊數盆。承以高架。花枝倒垂。饒有畫意。爲日本六三園主人白石鹿三郎所贈。櫻花三島中人善作盆景。與清泉白石之些子景。可稱雙絕。曩閱嘉定縣志。朱明未造。嘉定人於竹刻外。亦工此技。今竹刻亡。此事亦成廣陵散矣。可爲浩嘆。室隅臨窗。亦遍置菊花。中有一種名西子捧心者。價絕昂。可值白金二十兩。聞爲夢坡所贈。四壁均懸名畫。以老人自繪者爲多。白菊一幅。修竹一幅。均有長題。又爲王君一亭六十介壽。作天竹一大幅。墨瀟未乾。綴以猩紅繁點。中立巨石。元氣淋漓。清介拔俗。使米元章見此。不得不具袍笏下。

拜也。又墨蟹一幅。爲郎葆辰繪。菊瘦螯肥。大可供老饕大嚼。老人語余。郎爲安吉名太史。清二百七十年中。安吉人之登木天者。僅郎一人。累官至某省提刑使。瘠缺也。時爲嘉慶中葉。樞府某鉅公。要以厚賂。爲量移善地。郎不允。乃罷官。歸里後。貧無以活。嘗穿方頭靴。携小竹筐。自至菜市。購山廚蔬供。其清節如此。此幅自題云。畫龍之妙。在風雲。畫蟹之妙。在水草。畫龍之妙。在點睛。畫蟹之妙。在寫爪。點睛之妙。在活。畫爪之妙。在老。事無巨細。各具神巧。故八十一鱗。不爲多。而八足。不爲少。逸趣橫生。而冰霜清抱。亦卽於此寥寥數十字中。可見一斑。宜老人之別有神契也。縱談間。適茗溪胡馨吾星使維德至。携有所臨張遷碑及散氏盤鐘鼎文。請老人點定。坐定并書新詩示客。蓋星使甫遊東西天目歸也。回憶西溪詞人祠堂落成時。余偕彊村詞宗赴杭參與祀典。時夏劍丞學使亦方游天目歸。謂言黃山之勝。莫如松。天目之勝。莫

如雲。今聆星使言。恍溫昔夢。惜勞薪蓬轉。徒作臥遊。未免有年年送人作郡之慨耳。旋星使以自都中携來佳墨。丐老人作書。老人乃爲作聯額各一。余亦乞得石觚二。擘窠大字橫幅一紙。旬日之間。既得關雪名畫。又得老人墨寶。乃以得寶名篇。以志欣幸。更有附及者。前草迎梅餞雪文中。記彊村爲老人書聯。其下句實爲龔丞敢忘太平聲。紅箋濃墨。猶赫然張於老人寢門之次也。

貳園迎夏記

昨日星期六。福開森先生招飲館中。同人於虹橋路二百號貳克花園。貳君爲福先生之東牀。先期約是日午後二時半。同人聚集館中。福先生以汽車相送。乃昨日適爲江灣賽馬之期。各汽車行之車輛。均租賃一空。故至三時始克成行。余與浩然、獨鶴、公達、達哉、若虛同乘一車。虹橋路爲余舊遊之地。前年爲英美烟公司影戲部編

譯劇本及說明書。每日必至虹橋路二號該公司辦事。故虹橋左近。草角花鬚。似曾相識。車過海格路。經天甯寺範圍。均當日屢齒所經。虹橋旁交通大學。今已易爲南洋大學。昭其朔也。虹橋口舊有小食肆數家。前歲輒午餐於此。今則巢痕依舊。門巷全非。見有一家標小半齋市招。前此所無也。過虹橋路。爲途甚修。汽車疾馳。亦歷多時。始抵貳君住宅。至則福先生及其公子女公子均含笑相迎。入客室小坐。卽至園中游覽。園地約占二十畝強。草綠成茵。花木深秀。前爲廣場。可供網球蹴鞠之戲。過廣場。爲小溪一灣。流水涓涓。清澈見底。略約半條。橫鋪池面。兩旁雜堆湖石。池中番蓮方映日盛開。似展笑靨迎人。池旁臥桑一株。拳曲倒垂。狀似盤槐。而桑椹纍纍可矧。亦異種也。四周遍植花木。荼蘼繡球之屬。掩映於麋眼籬畔。惜濃春百六。強半凋謝。花事將闌。綠陰如幄。未能於清明穀雨時。一涉斯園耳。池之北面。竹屋三椽。紫籐

一架。藉代重茅。想纓珞紛垂時。小坐此中。風景正復不惡。園中布置。約略與長浜路。甬南周氏學圃相同。涉覽一周。主人就柳陰中。觴客招待殷勤。極盡歡譔。杯茗旣罷。福先生首倡作蹴鞠之戲。於是同人列隊鏖戰。各顯其好身手。小福先生與張君文培等技尤精熟。每蹴一球。輒高盪空中。宋人名球社曰齊雲。殆亦以高爲貴。余於此道。無能爲役。惟少時隨侍吳門電局時。偶慕薛素空中擊彈之技。戲以電報紙條之作圓形者。拋擲空中。兩手互接。爾時可擲至五枚。今見園中草茵之上。遺有網球多枚。乃試溫故技。僅能擲至三枚而止。三日不彈。手生荊棘。豈獨七絃琴趣爲然哉。茗飲時。張菊生先生亦至。余與菊老涵芬樓一別。不常奉手。意外相逢。就訊新建夏劍人閩侯李拔可兩先生近狀。頓慰別後相思。歸途向汽車行雇車。又久久不至。浩然獨鶴等乃乘何聯第先生之車先行。余遲五分鐘。承小福先生以己之汽車相送。

仍與達哉同車。小福先生精於御車。未幾即追及何車。過虹橋。余等自大西路轉入長浜路。何車則仍沿海格路行。乃落予車之後。沿途颺風驟作。驚砂撲面。小福先生仍鼓勇疾駛。如列子之御風而行。其技有足驚人者。抵館數分鐘。浩然等始至。燈下寂坐。追想曩遊。恍惚猶如坐柳陰之下。聽留聲機清歌三弄也。良會難得。光陰如客。特泚筆記其崖略如此。

江灣訪葉記

深秋病肺。經冬不瘳。醫生診斷。僉謂非謝絕人事。安心靜養者。病且不治。蒲柳之質。望秋先零。日與藥爐茗椀爲緣。小樓寂處。神爽都失。初患劇咳。夜不能寐。間隔日必發熱一次。營衛失調。兼動肝風。疾狀相纏。憔悴殆無人理。自延丁濟萬君診治。後中西並進。漸有起色。日者濟萬復過訪。勸以稍事游散。呼吸新鮮空氣。並以汽車相假。

乃驅車至江灣。游葉君子衡之花園。海上名園。日見稀少。味蕘改關馬路。愚園易爲市廛。雙清別墅。具體而微。愛儷半淞。一則美非吾土。一則塵飛十丈。均非吾輩山澤之壘。所宜涉足。夙耳葉園名。至此乃得一慰渴想。會粵友黃君淡如及聲良玉同過。蝸廬。因同車而往。淡如近來畫學精進。近以乞畫者多。又費匝月之力。爲人臨摹。仇十洲仙山樓閣長卷。車中劇談藝術。饒有興趣。三時許至園。門者導游各處。園凡佔地百餘畝。清流帶映。虹腰臥波。坡陀起伏。花木深秀。深得昔人構園三分水二分竹一分屋之遺意。余嘗病舊式園林。五步一樓。十步一閣。如夢窗詞境。失之太密。遂有七寶樓臺。拆來不成片段之憾。若金昌亭畔之留園。西子湖頭之劉莊。皆坐此病。卽北京之頤和園。竭天下之財力。以供翠輦宸游者。亦復富貴氣多。山林氣少。絕少清虛澹沲之境。一二矯其失者。又復效法歐美。意仿公園。草圖三弓。蕭齋十笏。空曠之

觀有餘。曲折之致不足。晚近櫻花三島中人。善作些子景。松鬢一拳。清泉半勺。小山矮檜。別饒逸韻。若海上周氏之學圃。日僑鹿三郎之六三園等。即可代表此派。納須彌於芥子。猶是人家。雖落間物。幼與邱壑。或不如此。葉園取境。略師東瀛成法。而參以國粹。化歐美化。故能二美具。四難并。一洗丹青塗抹之習。園中多石筍。多石橋。多石屋。筍峙山嶺。龍鱗疊翠。橋臥長虹。綵分五色。橋畔雜蒔琪花瑤草。秋晚冬初。尤多紅葉。臨水一枝。自成澹豔。憑闌遐矚。山曲如屏。波濤似鏡。玉樓天半。倒映清漪。好鳥爭鳴。時破岑寂。靜坐其間。自生禪意。麁眼籬邊。鼠姑遍植。惜濃春老大。已過花朝。清平三唱。須俟來年沉香亭北。錦繡成堆時耳。石屋之製。尤極幽迥。沿溪百轉。臨水一灣。捫壁徐行。洞天豁啓。螺旋蟻緣。洞各異式。別有精舍三楹。遠視僅見觚稜一角。蘿岫松扉。敝闌而入。則四山翠合。如行釜底。而畫棟珠簾。纖塵不染。仰視雲影花光。都

如天上。電燭光中。城開不夜。便如坐水晶宮裏。避秦有地。何必桃源。出洞而東。廣場
畝許。華屋連楹。云是主人讌客處。眼界又爲之一豁。命儔射鴨。嘯侶投壺。於此最宜。
夕陽影裏。或仿西人賽拍網球。亦大好一運動場也。又有一洞。低徊曲折。上臨峭壁。
試於此掛飛泉十丈。便足抵匡廬勝境。下蓄瀦水。鵝卵石。其大如磬。拾級而過。令
人想見九溪十八澗風景。石佛一尊。依崖而立。結想荒寒。名心都淨。櫻紅塵土中。正
不可無此清涼境界也。更折而西。蘭若蕭然。爲主人焚修處。中懸檀帖。字體飛動。暑
名爲衡道人鸞書。不審是陳師曾臨品所書否。師曾名衡恪也。園境尙多。因積疴新
愈。憚於登陟。又不勝風力。微覺玉樓起粟。乃匆匆逕賦歸歟。未了之緣。俟諸異日。然
名園一覽。不無三宿空桑之戀。園中之勝。在水多於屋。山園似障。鑿山作屋。而無斧
鑿之痕。闢地爲圃。而有亭臺之助。一橋一石。無不以慘澹經營出之。在海上園林中。

固當負韓陵片石之目。月旦之公。自有定評。余尤所戀戀者。在園中紅葉數枝。天平楓冷。徒負俊遊。半翦淞波。聊慰遐想。會常情淡如作圖以留一時鴻雪也。

陶園偶駐記

一昨同事余君空我介見范梅君於貝勒路之樂善會陶園。范君四川人。遜清時爲觀察使。嘗顯達矣。光復後。避地海上。近設樂善會於貝勒路之義和里。專營慈善事業。施藥恤貧。設備甚至。會中別設書畫展覽會。名曰陶園。斐几湘簾。陳設精雅。樓下所列書畫。悉標價出售。卽以售得之資。充樂善會經費。樓上所列。均爲精品。但供鑒家珍賞。均不出售。昨晚六時半。余至陶園。陳達哉君何西亞君嚴慎予君及空我競民等。均已先在。達哉於書畫夙有癖嗜。樓上所列珍品。均已月旦一過。余至後。導余遍觀各種名蹟。四壁琳瑯。以唐宋名人所作爲多。宋徽宗畫廬一軸。中鈐宣和御

寶。雪衣俊羽。間以琪花神采弈弈中。兼饒活色生香之致。生平所見道君手筆。以此最爲傑出。可寶也。宋馬遠山水一大軸。包安吳題。圖作松風夜月。松高丈許。承以冷月一丸。氣象蕭森。遠望如置身秋嶺松濤中。軟紅塵夢。爲之淨洗。又邊鸞花鳥一幅。邊鸞畫絕少經眼。余尙係初見也。聞樓上珍品。每星期三星期六兩日一易。前兩次所陳列者。尙有吾宗王十三手筆一幅。雪裏芭蕉。流傳佳話。惜不得一飽眼福。此外歷南唐迄元以至清代諸名家。無一不備。若唐六如仇十洲文五峯等作品。均各有數軸。過眼烟雲。婉難盡記。余所最心折者。有三種焉。一爲吾鄉鄒小山之花鳥中堂。小山以丹青供奉內府。歷官至少宗伯。所畫洋菊譜。最邀宸賞。題跋錄入昭代叢書中。往見收藏家所藏其畫品。贗鼎居多。今觀此幅。生氣遠出。令人不復思沈南蘋馬扶臆輩。以此知中郎典型。決非虎賁所能摹仿也。一爲包世臣行書五字聯。晨風廬。

中藏有吳讓之臨瘞鶴銘文屏條四幅。朋輩見者。均謂其有金石遺韻。今觀安吳此聯。思深力厚。運筆若飛。始知讓翁之書。猶足傳藝舟雙楫之衣鉢耳。晚近學安吳書者。都賞其老去頽唐之態。持較此聯。真如疥駝矣。一爲高其佩畫松一小立幅。寥寥數筆。蒼秀之氣。撲人眉宇。其佩畫鷹。會中陳有數軸。而神韻終不得不推此小立幅爲最佳。惜標明非賣品。不則劇蹟當前。行且輦之而趨矣。一笑。下樓見有包安吳畫山水一小軸。愼予發願欲購。會中珍品。余力懲其購藏此幀。畫作秋山平遠之景。縱筆揮灑。別饒逸韻。不當以尋常畫理繩之。書家作畫。往往如此。如翁瓶齋之山水。以及近人玉梅花庵道人及曾農老之畫。皆當作如是觀。客冬尙見吳讓之畫前後赤壁圖。上書蘇長公兩賦原文。今歸五松琴齋矣。愼予聞予言。乃并張子祥花鳥一軸一并購去。樓下有鄧石如書崔子玉座右銘四幅。作鐵線篆。款書石如之名。鄧琰。

頗不多見。別有手卷冊頁甚多。均未及一一披覽。主人梅君已設盛饌相款。堅邀入席。席半錢君芥塵至。同坐。空我西亞大談劇學。因及笑舞台改設新樂府崑曲園事。或謂陽春白雪。恐有曲高和寡之慨。芥塵謂創辦者已發大宏願。提倡雅樂。其房租業已預付至明年榴花如火時。此亦晚近不可多得之事也。酒闌辭主人至館。臆述崖略。未了之緣。會當俟星期暇日。再過高齋。作公幹之平視耳。

雨夜譚奕記

伯兄甦峯。少喜手談。中年以後。因塵事累。輟不復奕。近頃由北平回南。旅滬待聘。端居多暇。遂復借手談以自遣。昨過齋頭。縱談奕況。拉雜記之。亦足備奕乘之片鱗半爪也。

計較勝負法。今昔不同。吾國舊法。未奕之先。黑白兩方。各於局中互置二子。謂之

坐子。今則學步東隣。不先置子。此法已盡人知之。幾成慣例矣。不謂計較勝負之法。亦復有所變更。此亦爲奕家所不可不知者。某日伯兄與張君澹如對局。伯兄受先。收官之時。伯兄默計已勝二三子。而結局以後。羣以伯兄爲負半子。蓋此局白分五塊。黑祇兩塊。舊法白須虧去三子。計負兩子半。今則廢而不論。遂反勝半子。伯兄深悔入國未先問俗。以致敗於冥冥。倘使早知此例。則或者尙有補救之法。不致遂成負局也。

研究報端碁譜者之激增。日報之登載碁譜。向均淡漠視之。今則逐漸注重。每午後至龍園奕社。必已有人闡覆本日所登之局。以研究其得失。又每遇宴會。必有人詢及某日報載某局。君見之否。其中某子甚妙。某處似有誤云云。足見研究之者甚多。而報之足以濬發奕思者。功亦匪渺。惜各報登者甚寡。且所登多係舊局。尙難壓

人新奇之慾。倘能采登新局。並時取東隣各報所載各局。彙評論而譯登之。吾知歡迎之人。其數必甚可驚也。

奕社之化而爲二。四十年來上海之奕社。屢有變遷。最前在城內豫園之四美軒。最近在五馬路西口之龍園。嗜奕之人。於今爲盛。近因龍園房屋改造。房主屢催出屋。園主堅請展期。輾轉磋磨。已有日矣。某日之盱。局戰方酣。俄而聞樓下一帶。籬笆告成。俄而見樓上四圍窗櫺盡撤。印捕數名。蹀躞街頭。蓋實行法律解決之手續矣。在事前並未聞知之。奕者諸公。於風雨漂搖之中。器具縱橫之候。依然對坐凝思。呼燈繼戰。興盡乃罷。是日豪情。亦云趣事。不可不志也。龍園之茶役。先是已與東新橋電車路口之中鑫樓主有約。謂龍園一日不可居者。則彼悉携其碁子等物。以轉傭於中鑫樓。至是乃袖出一鉛印小片。敘明理由。並請諸公改駕東新云云。翌日至中

鑫覘之。則子聲丁丁。坐客已滿。若未經遷徙之事者。該茶役辦事之靈速周妥。洵可兒哉。聞該役性亦嗜奕。技頗不弱。云又五馬路西口有茶樓。名自由談者。亦有一部分奕客。而象戲較多。或有憂分携之不利者。伯兄則謂上海奕者蒸蒸日上。以龍園之寬大。往往至星期等日。卽案無閒局。坐無餘席。蒞止稍後。輒抱向隅。今廣而二之。於事實上甚爲便利。以上海之人才薈聚。卽添設三四奕社。亦不爲多。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是進化必然之趨勢。亦奕界前途好現象也。

碁術中興之可望 自陳子仙周小松兩君謝世後。我國無國手者已四十年。最可恥者。圍碁本吾國粹。而十餘年前。東隣一四五段之奕者來。吾國卽無與抗行。有志之士。深爲扼腕。近今始有吳子清源。嶄然傑出。名重一時。固已盡人而知之矣。卽其餘所稱南北各高手。其所詣亦較曩時爲優。以其有競爭之心。得研究之效故也。伯

兄嘗言幼時雖好奕碁。而家庭之中。視同博戲。懸爲厲禁。已深感不便矣。其最困難者。通都大邑之間。往往覓一對手而不可得。圍碁之程度。如何始可爲高。瞿然不知也。一己之程度。現在可居何等。亦始終不知也。偶聞有一高手。非僻在鄉間。卽遠居他邑。須買舟載幣。求得介紹。幸而成行。其得奕與否。奕之果高與否。尙不可知。以是意忽。不復有力求精進之意。但假是以爲消遣之具而已。近則家庭之間。不至以此爲禁。求譜旣易。求奕匪難。但至奕社。卽得觀摩。朝夕薰染。自成名手。良工蓄集。易生天才。奕樂園之盛況。其將復見於今日乎。

象戲之突興。吾國之習俗。以象戲爲擔夫走卒之事。士大夫皆不屑爲。自古及今。無有以象戲見稱於志乘者。實則象戲之中。亦寓有進退存亡之理。陰陽消長之機。精於此者。可以談兵。可以悟道。惜乎晦盲否塞。提倡無人。良法美意。幾至墮廢。近有

平陽謝俠遜君。采摭古今名局。刊印象譜大全。初集二集。已相繼出版。近聞三集亦已付印。不日可以問世。因之社會之上。漸知注重奕社之中。每日必有象戲數局。點綴其間。並有從旁記其着法。以備師法。其藝之突進。於此可見一斑。

象戲之中外相同。昔伯兄由芝罘航海回滬。於舟中見二西人對奕。其子數着法。均與象戲相似。惜言語不通。無從質證。近見象譜大全所載。各國均有象戲。一切與吾國從同。惟子上不書字而繪以圖。近日滬上更有萬國象碁會之組織。謝俠遜君已被舉爲七董事之一。其餘董事會員。各國皆有。則知此藝今已通行於全世界矣。象碁之溯源。象戲之起於何代。創於何人。迄無確實攷證。近以外人亦解此戲。或有疑爲起於印度。而流傳於各國者。伯兄意不爲然。以爲此戲始創於周末。墨子之徒爲之。而盛於兩漢之際。周禮兵制。五人爲伍。今卒兵爲五。用周制也。周戰最重車。

馬宣王之時。詩人所咏我車既攻。我馬既同是也。故象戲中亦同列爲要品。至於砲之爲義。字書註爲以機發石。周時戰陣之間。已必備之。左傳旣動而鼓。註曰。旣發石機是也。然左氏最工言戰。乃終春秋之世。從未有以砲奏功之事。惟齊高固。桀石以投入禽之。而乘其車。是不以機發而以手投。以示其勇。砲之不爲利器也。可知。追戰國之初。輪攻墨守之時。墨子善用機械。必將發石之機。大加改良。可以命中而及遠。是以兩漢之時。有礮石車。霹靂車等名號。遂成爲軍中之利器。墨子喜創造。善言兵。因疑砲爲墨子所改良。而象戲亦爲墨者所創作。象戲之見於文字。遂始於宋玉之招魂。其人其事。固相近也。至於象戲之中。最難解釋之兩事。厥惟象之與相。伯兄以爲皆樂官樂人。如今之軍樂隊是。禮記成童舞象。史記樂書。釋爲文王之樂。童子舞之。又詩周頌維清章序曰。維清。奏象舞也。註謂文王時有擊刺之法。武王作樂。象而

爲舞。號曰象舞。其時必有專習象舞之人。既工擊刺之法。自爲行軍所需。載之軍中。以爲衛士。兼司軍樂。卽名曰象義。甚可通。又樂人類多瞽者。行動悉恃夫相。因遂命樂人曰相。義亦可通。至於樂人瞽者之從軍。亦非臆說。春秋時。晉楚兩國最大。而戰亦最多。鍾儀被虜。曾爲軍府之壘。臣師曠作歌。預識南風之不競。鍾儀樂官。師曠樂官。而瞽者。用可知。此輩長在將帥左右。亦常預戰爭之役。忝帷幄之謀。故象戲以列於士之次也。至於貴人左右。護衛之人。其名曰士。亦有可證。夾谷之會。孔子曰。士兵之是也。斯時在會盟之際。倉猝無兵可召。惟有護士在側。急呼其官。使之禦敵。猶象戲者之呼上士落士。情景正復相同。至盛於兩漢之說。則以界中楚漢等字。必爲此時所增。漢以滅楚而成帝業。鴻溝之畫。垓下之爭。人人心中有此一幕。永誌不忘。象戲義同戰爭。故或書楚漢等字。以爲笑樂。相沿至今。遂成慣例。若在他時。或當以

山河中外。及東西南北等字代之。由是可知象戲之起源。實在我國。由來舊矣。

提倡家宜發起會賽。近來海上拳術。及足球籃球等遊戲。時有會賽之舉。獨棋賽

尙付闕如。倘有提倡之人。能發起棋賽。訂定章程。給發獎品。時時舉行。技以競爭。而進步始速。新進之士。亦藉是易露頭角。則圍象兩藝之同精。必能一日千里也。

會賽之先聲。陳君沼繁。向稱南中高手。某星期日。特治肴酒。招邀奕友數人。一角身手。列席者有張澹如。潘朗東。吳祥霖。陳聽濤。王天日。夏映庚。薛壽萱諸君。伯兄是日牙痛甚劇。祇以此類雅集。有結合奕者。提倡國技之妙用。因遂鼓勇前往。以助清興。事後語予。是日共得奕六七局。已具有會賽之規模。若稍加擴充。佐以條例。賽會之舉。咄嗟可就。特伯兄年力稍衰。坐是躊躇。尙未敢毅然發起耳。

五湖秋泛記

謝君公展近集書畫名流。結秋英美術社於海上。前月之杪。假甯波同鄉會開展覽大會。其介弟介子方養河於吾鄉之梅園。乃馳書相約。堅邀秋英同社諸公作太湖之游。無錫茂新麵粉廠會計主任榮君條甫。文書主任章君百熙。風雅士也。聞之欣然加入。三人合作東道主。訂期於月之七日。預雇楊家畫舫以待。公展彙玉一再相招。會余適有要事返里摒擋。因先一日挈細弱旋里。翌晨遇公展彙玉於途。旁午至茂新羣賢畢集。計自海上來會者。爲鄧君春澍。王君師子。孫君雪泥。黃君賓虹。馬君萬里。符君鐵年。朱君夢華。錢君雲鶴。謝君玉岑。錢君瘦鐵。鄭君曼青。自吳門來會者。有陶君冷月。而吳縣前邑侯王君引才。及川人饒君考祥。實與偕來。爲不速之客。吾邑之與會者。有老畫師吳君觀岱。袁君岐伯。胡君汀鷺。荆君夢蝶。鄭君岱鶴。及以畫龍著名之房君虎卿。余挈兒子上閑。及外甥吳君觀蠡之公子申。一與俱。合之主人

謝君公展謝君介子及其淑儷張女士時敏與榮章二君共二十八人比蘭亭之宴
勝友如雲開桃李之園清談霏雪是日積陰初霽冬暄晴朗深似新秋亦若惜此盛
會之難逢特放晴光以媚客者吾鄉船菜美盡東南九十月之交霜螯登俎配以魚
翅濃郁清腴尤稱俊味余臥老滄江故鄉似客乍嘗南食大快朵頤章君百熙定交
初次見余食之而甘也特屬船孃更製一器相饋良友多情加餐永感酒闌席散以
小汽艇曳畫舫直放太湖觀岱春秋高怯寒未去公展於舫中出素紙倩同人題名
並擬繪圖以留鴻雪先分題五湖秋泛圖書眉爲息壤之盟王君引才詩興勃發首
成一絕荆君夢蝶踵成五律一章夢蝶榮陽人爲吾鄉楊氏掌書記有年去年嘗製
詠菊高陽臺詩一闋末署他名公展見之擊節每畫菊必題此詩輾轉尋訪始得訂
交江湖沿路訪斯人亦如倉山一老之於紅雪樓主文字因緣蔚成佳話夢蝶於余

盛致推挹。評騭詩詞。沈瀝一氣。頓恨相見之晚。百熙春樹。相繼聯吟。篇什漸富。筆陣
飛花。墨香慶韻。雲水光中。已過梁鴻溪畔。出太湖尾閭。過橫山門。湖心三峯聳峙。是
曰三山。面三山而雄踞湖濱者。是曰鼇渚。同年楊君翰西之別業在焉。爲此游之目
的地。舍舟登陸。先就磯畔合攝一影。瘦鐵攀登峭壁。捷若猿猱。絕壁孤松。亭亭獨立。
同人僉曰。此黃山派也。蓋瘦鐵近游黃山歸。好作黃海松雲之景。故以此戲之。湖濱
有於苔磯之上。張畫架對景寫生者。賓虹亦袖出小冊鉛筆。時圖山中勝景。可謂吾
道不孤。時紅日銜山。湖波如縠。輕烟籠水。有若霧鬢風鬟。凌波微步。三萬六千頃。平
鋪足底。遠視七十二峯如螺髻。如浮笠。渲青凝紫。氣象萬千。迤西一角。廣漠無垠。則
爲通湖州之波路。錫湖輪船公司所規定之航線也。翰西經營此渚。歷有年所。小園
谷花神廟。橫雲閣諸勝。皆昔年展齒所經。新築陶朱閣。丹青翼然落成未幾。由開經

別有洞天。精舍三楹。顏曰退廬。友人蔡君兼三之所構也。廬面犢山之陰。惠山高拱於其西。錫山俯而倚焉。若梓之承喬者。犢山之麓。有山農結屋而居。爲乾嘉間邑中文豪周犢山先生之故居。蔓草荒烟。猶留慨想。憑闌小憩。暮色蒼然。同人復有梅園及萬頃堂之游。乃匆匆下舟。見介子方拈毫微吟。始知其獨處舟中爲留守。拈多麗一解。上半闕。將脫稿矣。同人乃爭相聯句足成之。詞云。放扁舟。湖山招我遨遊。乘良辰。一天晴爽。已涼未冷。清秋飽肥鮮。霜螯味永。驚燦爛。籬菊香浮。楊柳婆娑。芙蓉姚冶。風光爾許。解人愁。會勝侶。紅顏白髮。綠酒快新萵。(介子)倚舷望。蘆花如雪。幾處危樓。(曼青)過梁溪。青峯隱隱。移情五里湖頭。(介子)日銜山。(曼青)笙歌何許。(介子)人倚醉。(玉岑)珠玉紛投。龍涪聽濤。犢門照影。(介子)烟波萬頃客盟鷗。(西神)回帆去。(雪泥)爭揮新筆。好景畫圖收。珍重意。勸君領略。今古悠悠。(介子)

八叉門捷。雖未盡工。亦聊志一時情景。詞成。暝色愈深。乃決議下榻鐵路飯店。留梅園爲明晨之遊。輕舟破浪。各述近事。以消岑寂。引才談吳門作宰時。搗毀上方山神偶事。及洞庭東西兩山清遊之迹。意興颯發。令人神往。春澍因夢蝶籍丹陽。因言距丹陽不遠之地。鄉人善蓄驢。能解人意。鄉中小學教師。每於年終解館時。以修金繫於驢腹。獨跨驢背而行。抵家。則解驢腹之縛。而縱驢使歸。雖越數百里。不至迷途。日者其友人踵行故事。甫及半程。下驢而搜。驢意其已抵家也。返身而行。行且絕迅。友洩畢。覓驢良久。始追蹤而呼。友呼愈厲。驢奔愈急。終爾望塵不及。竟窮一日夜之力。歷二百里之遙。越嶺度阡。足生重繭。仍至於其出發處而休焉。朋儕相傳。以爲笑柄。甚矣驢之可恃而不可恃也。劇談既歇。陶君冷月出示其畫集。冷月爲新畫派中之開山手。融西法入中畫。於陰陽向背。皆有極深研幾之工力。蔡君子民等已備言之。

不僅其神韻脫去凡俗也。集爲珂磤版製。甫成二集。實已預備至六集。且較一二集更爲精采。比來畫家之有革新精神者。當推冷月爲首出。可佩也。翫賞間。舟已抵埠。魚貫登陸。於旅邸中洗盞更酌。廣徵菊部頭。飲畢。百熙携畫具至。爭揮絹素合作書畫。筆底雲烟。剎那滿壁。胡君汀鷺久切神交者。番始得奉手。見其縱橫揮灑。彌深傾倒。條甫雖作市隱。而雅好鑒藏。聞其所製貯畫之箱。自出心裁。玲瓏工巧。一時無兩。惜未及縱觀。魚更三躍。同人豪興猶濃。余以城居。先偕夢蝶叩北門之鑰而歸。夢蝶殷殷與訂後約。昔人所謂傾蓋如故者。庶幾近之。盍簪良會。山水清游。碌碌人海中。何可多得。翌晨梅園賞菊。余以事未及與。返滬後。符君鐵年郵柬紀遊詩八絕。備錄之以作斯記之殿。一時情事。亦略備於此矣。稍遲更當作一駢語之圖序爲此游張目也。符君詩云。小春游興動躋攀。勝侶招邀盡日閒。極目同登鼇渚望。碧波萬頃日

街山暮烟一徑赴靈宮。山靜惟聞樹杪鐘。最愛夕陽明處好。飽霜楓葉遠林紅。相逐
閒鷗放棹回。蓬窗几硯好安排。扶頭貪看生花筆。江上芙蓉濯錦開。（龍渚晚歸同
人議畫舟中所見。於是公展汀鷺虎卿曼青合作蘆柳芙蓉一幅。余以頭風不適。謝
未能也。）蒼松百尺與雲齊。霜老黃花尙滿畦。却憶前賢佳話在。於今謝畫有王題。
（潘畫以有夢樓題者爲貴。公展畫松菊巨幀。乞王君西神爲之題。）點染雲烟洞
壑奇。茫茫造化是吾師。袖中尺幅常携去。畫稿人爭說大癡。（雪泥春澍瘦鐵合作
山水一幅。賓虹爲之題識。賓虹常携小冊於山水佳處。輒立而摹寫。）勞勞塵海意
如何。羣屐聯翩笑語多。爭說五湖同泛好。尊前猶譜憶秦娥。（同人擬繪泛舟圖紀
游。介子玉岑同譜憶秦娥一闋。）平生畏友獨推馮。三絕詩書畫再工。怪底杜陵多
老病。尋山孤負一枝筇。（白厂胃疾復發。以憚於登陟未往。）十年海上留萍迹。兩

度名園對酒尊。更與梅花來歲約。扁舟還訪嶺山門。

映盒賞梅記

新建夏劍丞先生。營小園於極司非而路。距余寓數十武而遙。園中名花羅列。四時生香不斷。歲除前四日。書報南枝已放。招作消寒之飲。同坐者有湘潭袁伯揆。仁和陸叔通。秋浦周梅泉。諸名流。園梅數十株。綠萼紅情。都爲名種。以萼綠華及送春梅兩種爲尤著。送春梅者。於春光老去時始開。其色殷紅如丹砂。穠艷遠過於尋常紅梅之上。或誤爲日本種。實亦國產也。今冬氣候較驟。特近兩日始作嚴寒。故園梅已含苞半放。小艷疏香。自成清賞。徘徊少時。諸客反止。乃共集映盒中園爐茗話。客有語及近來西方人士。多有研究吾國文學者。有某國名士。購得孤本春秋僞經考一書。遂譯已竣。卷帙甚富。但於於二字之辨著論凡數萬言。略謂春秋中凡記某某

兩國會於某地。於字必作于。左氏傳中凡於字下之繫以人名者。必作於。經中之于共若干。傳中之於共若干。從此可定一公例。凡地名上之於字必作于。人名上之於字必作於。此與漢人解經。說粵若稽古至費數萬言者相同。余意說文于爲噓氣。於爲烏屬。以六書之次序言之。于字之用。自較於字之假借者爲先。而邱明作傳。先述經文爲綱。經中旣作于字。自亦遂錄作于。至傳文則于於並用。亦屬應有之事。伯揆因言。近時風尚。事事尙新。而書畫文藝。則轉趨於復古。厥故何在。或謂近日新文學家。好研究舊文學。大都因西人亦注重吾國國粹之故。遂亦從而注重之。如畫中之宋元名蹟。西人不惜斥重金搜羅以去。則國人亦視宋元人畫爲奇貨。而於其畫之真價值。或尙漠然。此語雖玩世不恭。然亦正如晉人所云。茗柯饒實理也。叔通甫自北平歸。言在北平時。訪梁任公於醫院。任公病中並無痛苦。對客猶作樂觀。謂余今

年五十六至六十時。將彙集生平著作。付之剞氏。著述中不無偏見及錯誤之處。將悉存其舊。留侍後賢之批評。而自作數語以當懺悔。並擬請故舊知好。爲作序言。至少須得百家。當一并弁於卷首。至彌留之日。晨起猶陽陽如平常。旋忽慨然長歎曰。作人亦不過如此。時叔通復訪之於病榻。見其憔悴支離。僅存皮骨。凄然欲淚。任公猶緊握其手。叔通曰。余手寒甚。任公曰。惟寒故佳。繼又欲握一友人之手。友辭以余手更寒。任公曰。更寒更佳。蓋其內熱甚矣。未幾。遂溘然長逝。任公之病。始於三年前之割腰。近更患痔瘡。復至醫院割治。割後縱飲作文。不少調養。此次之病。醫生斷謂係一種微菌。深入臟腑。此菌在英國醫院中。曾有三人患之。一死一廢。又一人則匆匆出院。生死不明。院中嘗取殘廢者之血。注射於一兔子之身。此兔即患小便出血。全身發熱。喘息僅存。急解剖驗之。則兔骨已爲微菌蝕損大半。其劇烈如此。任公有

九人。其猶子某頗有文名。現公推二人整理其遺集付刊。並作年譜。卽猶子與門人某君也。或謂年譜中自戊戌以後。任公之事業文章。無人不知。所難者。自其幼時至戊戌之一時間。叔通言去歲暑期中。有清華大學學生某君。訪任公於津沽。任公留之於寓邸。素心晨夕。與語幼年之事甚詳。此君一一記之於冊。都萬餘言。記成。並就正於任公。任公親爲加墨。有此好材料。任公一生之事蹟。可以貫串一線矣。又其所著六大政治家。除管子商君王荊公。已成書外。其李晏張居正。聞亦已成書。將謀出版。任公於整理國故之學。最擅絕技。無論如何繁重曲折之問題。一經渠筆。便頭頭是道。趣味盎然。假以天年。其造福於文學界者。正不止此。而惜乎其止於此也。叔通輓詞。有不中壽而殂云云。此是天下所同慨。現海上寓公。與任公雅故者。將於今正人日。假僧寺爲開追悼大會。而以陳散原張菊生二人領銜通告云。劇談未竟。華筵

已張劍丞家庖烹調素著盛名尋常園蔬家禽無不別有會心自成馨逸清腴而饒雋味勝於酒肆者萬倍酒半梅泉出自壽詩九首伯揆爲作巢園介壽記坐客爭相傳誦時則梅影橫窗詩腸浣雪文心酒膽一室生春渾忘歲晚風雪之嚴寒矣

蘭壽飛詩記

番禺潘蘭史丈爲粵東老名士遜清光緒中葉隨軺海外掌教德國柏林大學返國後舉經濟特科不應避地海上顏其廬曰翦淞閣詩情酒膽豪興無匹乘海以還海上諸名流遺老每舉詩社必邀丈與俱有座無車公四坐不樂之概寓樓三楹纖塵不染姬人月子爲掌書畫丈故有潔癖洗桐滌坐差與雲林相同俗客戾止輒屏不登樓有吸淡巴菰者亦必婉謝其置於樓下始得登宏景三層閣也閣中雜貯圖史四壁懸名人書畫可作臥遊年六十時湘人劉君贈以聯云樊榭有佳入初三月

上雙修福。放翁真健者。六十年間萬首詩。論者謂足概括丈之生平云。今歲仲冬九日。爲丈七十覽揆之辰。余適得吳門顧若波小畫數種。中有一頁題云。粵省白雲峯訪二十四娘倒卷圖。二十四娘不知何許人。倒卷二字。更不審其意義。馳書詢丈。并丐題跋。丈報書謂將作西子湖游。需以十日。當踐斯諾。未及期而詩緘忽至。腰以跋語。謂白雲峯卽蘇長公詩中所稱蒲澗飛泉處。光緒初年。土人於地下掘得南漢馬二十四娘賣地券。邑中耆宿。因於其地築寶漢茶寮以張之。倒卷二字。疑卽土券之譌。若波不諳粵語。故書作倒卷耳。詩家公案。得此爽然。嗣過晨風廬。始知丈之湖游。蓋爲避壽計。正思題詩補祝。而丈復以書來。附錄七絕四首云。重結湖山五日緣。此翁七十早華顛。雨簑烟笠穿雲去。猶有人猜是少年。侵尋昨夜宿醒消。曉策蒼藤過六橋。多謝湖神賜晴暖。黃花爲我作生朝。本來蓴菜勝鱸魚。羹製猶誇宋嫂初。比似

參禪求至味。自家蔬筍有行廚。自註諸友約飲。以是日茹素辭之。道士梁臥雲爲作素饌於功德林。老來得酒增豪興。亂後看山似故人。好向烟波相慰藉。勸他西子不須顰。四詩婉約風華。蓋卽避壽中之鴻雪也。簑笠穿雲。人猜年少。想見丈之興復不淺。老來得酒一聯。書作楹帖。絕似彊村丈和浣鞠錄中俊語。爲綴數言。以志嚮往。稍遲容再屬耳。

家山五日記

客臘歲底。偕館中諸同人返錫。雇汽艇游太湖。飽覽鼇頭渚萬頃堂諸勝。郭君步陶已草游記登快活林矣。今春清明節。風日晴和。家人以事旋里。余以先人馬鬣久闕。祭掃親舍白雲松楸永慕。乃亦相將同返里門小住。前後五日。除兩日展墓外。略作春游。唯一目的地爲開原鄉之東大池。池爲鄉間富商陸培之所濬治。邑中本有東

西兩大池。皆龍山諸脈澗水爭流所匯合之處。余有祖墓在西大池。而東大池生平履墓未至。頗聞陸氏經營此地。煞費苦心。林泉邱壑。位置井然。儼成一名勝之地。去年謝介子往游。賦清平樂詞數闕。爲之張目。有比他西子如何之句。瘦鵲有靈運游山之癖。讀謝詞。詫曰。人間那得更有勝於西子風光者。專車至錫。流連忘返。歸語儕輩。謂介子不吾欺也。歲初。余於大華飯店遇介子。介子就席間。爲畫池景草圖。且以世外桃源目之。余心忤然。以家山名蹟。咸推九龍二泉。地近城市。如人家雞落中物。其久於得名以此。其爲人所狎褻。無洞天福地之偉觀壯采。足以繫人夢思者。亦以此。近年邑人漸營園林於其區之濱。買山結屋。駸駸乎取九龍二泉而代之。東大池最後起。而附庸之餘。蔚爲大國。一角家山。未親眉黛。有愧介子瘦鵲多矣。至是率家人驅車往遊。問途車夫。車夫以余口離滬音而不識東大池之所在也。故昂其值。家

人厭車夫之要挾。又以池邊風景。未經平子。懼如殷深源之虛聲盜也。乃相率自屋而返。獨余不肯爲僱租人敗興。仍獨雇一車而往。石徑磽確。歷一時許始至。途次桃花盛開。溪頭屋角斜立一枝。倩影亭亭。輒動遐想。逆計池邊紅雨繽紛。雖無萬杪香雪之勝。較之吳梅村所詠拙政園內山茶花。爛如天孫織雲錦。賴若珊瑚綴火齊者。固當不愧。至則淪漪一曲。跨以雙橋。兩岸栽緋桃百餘枝。虹腰盡處。有亭翼然。下闢廣場。精舍三楹在焉。室中懸陸君小像及游人贈聯。秦岐臣仿吉金文立軸一幅。最佳。室旁爲小溪。旱久。溪水涸矣。綠溪行。見一不知名之山麓。其山童也。石骨嶙峋。時露斧鑿痕。依山鑿泉。布置未就。折至亭中小憩。夾岸松濤。時送清響。山鳥踏枝。飛花落水。閒中靜坐。少祛塵慮。然耳目之賞。盡於此矣。管見所及。登臺遐矚。絕少遠景。但見入口處陸君所設之學校。紛壁螭墻。遙轟水際。宜多種喬木以遮蔽之地。以桃著。

目光所見。殊覺太少。且有桃不可無柳。倘於雙隄之上。山麓之間。五步一桃。十步一柳。相間種之。則春來萬枝紅雪中。雜以鵝黃細縷。梳雨籠烟。其風致當復何如。童山之上。宜遍栽杜鵑繡球。（一種草本花作粉紅色。非瑤臺聚八仙之巨本也。）以資點綴。池宜廓大。於中心誅茅作亭。小舟通之。俾如蓬島。如此十年。當成劇蹟。雖不敢望西子天然之美。亦庶幾尋幽宅勝之山莊矣。山水有靈。或不以吾言爲唐突也。翌日游梅園。三度至此。均未得飽覽。香雪。然風景不殊。與東大池相較。梅園氣象萬千。如韓潮蘇海之自具大家風度。東大池則具體而微。如吳敏樹吳殿麟輩之拘拘成法。奉桐城之餘瀝。於無佛處稱尊耳。山巔新築危樓數楹。朱碧煥然。石壁大書宗敬別墅四字。爲前邑侯伊君手蹟。道州之何。汀州之伊。仍世翰墨。垂芬藝苑。然道州再傳至詩孫老人。虎賁中郎。僅堪尸祭。汀州之分隸。前無古人。一傳而清勁之韻已渺。

再傳而秀逸之趣盡失。老去頽唐。菁華內斂。徒以規行矩步。恪守唐人之格律爲高。此關天授。非由人力。益信道州汀州之臻於神化爲不可及也。誦幽堂春蘭怒放。濃芬撲鼻。令人作桑下三宿想。花中之香。界畫判然。蘭之香清而遠。桂之香靜而逸。木香之香甜而韻。玉蘭之香高而秀。庭階玉立。一樹亭亭。晉人以喻佳子弟。信然。歐卉中有一種可與亂真者。惟花時大葉蔽蕤。或云卽佛書中之芬陀利。有色無香。風斯下矣。國粹是人間至寶。貴耳賤目者。輒欲以歐化奪我國華。正當借此花現身說法耳。又翌日。整裝返滬。瀕行過公園。櫻花盛放。惜皆單瓣。此花正以痴肥爲美。故非重臺。未見佳處。然其風韻終不如吾國垂絲海棠之低鬟繚袖。掩映動人。山谷詩云。嬌然一笑竹籬間。桃李漫山總粗俗。往在龍華。與周梅泉評及此花。周君亦盛主此說。旣抵滬。適六三園開櫻花會。游者頗譽此花不去口。因憶舊說。附記於此。固知解人

不易多得耳。

梅林寬句記

距北四川路六三園不遠。過蜀商公所而東。有園曰梅林。亦日本人之別墅也。近爲永安公司諸同人合資購得。日前盧君樹屏過訪。請園中聯額無多。擬倩余補壁。惟園中風景。未經平亭。恐無從落筆。倘遇清暇。盍作半日遊乎。曩聞兒女輩述梅林之勝。以門禁甚嚴。未敢爲雷池之越。聞盧君語。遊興勃然。星期六下午。謝絕酬應。悄然獨往。沿路皆日人賃廡。間有崇樓傑構。類自築之巨第者。其移殖之力。可驚且佩。紅樓白屋之旁。老樹當門。繁花怒放。纍纍如瓔珞。頗似白色之藤花。葉作鋸齒形。未審卽棟花否。前遊南洋羣島。見朱樓一角中。奇樹參天。紅花遍覆。或告余。是卽唐人詩所謂門前一樹馬櫻花也。此花南中不多見。得此琪樹瓊葩。略足相傲。倘能將馬櫻

移植紅白相間。則莊嚴色相。境現華鬘。老樹著花無醜枝。行奪緋桃碧柳之席而代之矣。途次花園甚多。如松風。如新綠。皆花農種花處。春陽則亦櫻花三島。中人之寓邸也。又有一處。類似公寓。而閱左木牌。大書希望之門四字。The Door of Hope。所謂 Hope 者何在。惜不得叩此中人而一問之。麥隴盡處。小橋橫焉。過橋則有崇閣之綽楔。大書怡園二字。余就途人問訊。梅林何在。則怡園卽梅林也。前往剝啄。以名刺授園丁。始得放入。小山當門。疎松瘦草。略與六三園相仿。過此爲護花之隱室。稚柳數十株。葉皆拳曲。如籠烟霧。因悟板橋詩。春風放膽來梳柳。琢句之妙。此爲柳樹之別種。吾鄉秦梧園善畫楊柳。有秦楊柳之稱。曩見日人以珂羅版印其畫冊。圖中楊柳。正作此狀。靜對東風。益佩其寫生之工。綴曲徑通幽。愬於日本式之小樓中。樓凡五六椽。竹閣蘆簾。點塵不到一塵一邱。雖無窮高極深之鉅觀。自有白石清泉。

之逸趣。幽花媚客。多不知名。好鳥一聲。足醒塵夢。樓左櫻桃數株。猩紅綴樹。十萬金鈴。易爲珊瑚萬顆。使遇詩饌。正可就樹下大嚼。不必向飯顆山頭。飽啖荔枝矣。樓榜署挹芬樓三字。又有梅雪松風額。皆署名上驕者所書。一作尙周。由樓而東。廣場一區。似供球場。或花間宴集之用。四週尙少布置。似可遍栽楊柳。或櫻桃花。之屬。以代籬落。樹木十年。蔚成大觀矣。場東藤花一架。紛披下垂。架旁嘉木連雲。大都爲楓梅二種。而梅樹尤占多數。梅林之名。或卽以此。梅品最高。旣林矣。則卽以此二字園之可也。門榜怡園二字。大可撤去。麋苑顧子山築怡園於護龍街。吳兒輕薄。謂虎頭曾官賓紹台觀察使。園名怡者。蓋一心不忘賓紹台之意。悅性怡情。隨地皆可。固當避此習稱。非獨有重名之嫌也。梅林中流水一彎。低浮雁齒。渡橋得亭。榜曰印心。樹屏君之手筆也。亭當萬花深處。遙想雪香成海時。綠意紅情。映帶左右。疎影橫斜。暗

香浮動。何必孤山梅鶴。始稱名勝哉。水際冷楓。已鋪紅錦。雜以鶻花數叢。楚楚娟娟。令人作碎珮。叢鈴想。園中風景。以此爲最勝。靜坐覓句。幾忘歸晚。海上名園絕少。一二著稱之處。爲裙屐所薰染。便成俗態。春秋佳日。正當向此等冷澹處。討生活耳。園中瘦竹幽花。小山曲水。尤與宋秦柳諸賢詞境相髣髴。暇當集宋詞爲聯。以應盧君之屬也。

鹿園歌舞記

東瀛名士鹿叟。築別墅於北四川路。名曰六三園。曩年傭書涵芬樓時。每於飯後偕畫友楊君子貞。同年謝君純夫。前往小憩。園中植櫻花多本。花時燦若錦繡。綠色者兩株。尤蓓澹清豔。薰風詞人所由屢形諸歌詠。臨江仙一調。多至十餘解也。自余去涵芬樓。純夫亦歸隱蘭陵。子貞且慕草宿矣。園中風景。屢慕久疎。一昨園主人浼錢

君瘦鐵爲介。專函招飲。瘦鐵從大鶴山人游久。所作書畫。脫去塵俗。且與余同里。而聞聲相思。迄未奉手。因於午後驅車前往。至則衡陽曾農髯。及楊樹莊司令。申報汪君英寶等已先在。瘦鐵與徐君秋生及日人某君招待甚殷。鹿叟偕其夫人尤雅意。晉接園中牡丹怒放。杜鵑盛開。瘦竹幽花。似曾相識。小山之麓。遍植琪葩。流泉繞之。琤琮作琴筑響。一溪碎玉。靜引禪心。池中鋪以白石。清澈見底。余笑語曰。此真在山泉水也。惜少文魚。賴尾游泳其間。仰啖池面落花。一觀活潑潑地之天趣耳。游覽一周。主人就牡丹軒前。出吳小僊漁家樂行看子相示。畫筆純宗北派。濃墨點染。中綴以猩紅之桃花。奇瑰雄麗。與歐土之水墨畫略同。宜三島人士。於此有鍼芥之契也。卷甚長。主人言王君一亭。嘗窮一宵之力。臨摹一過。可謂敏捷矣。卷尾鈐鍾伯敬藏印。後歸吳門怡園。有顧子山楷書長跋。字儼鍾王。想見簪花餘韻。清道人吳缶老均

有題記。怡園後人顧鶴逸。仍世風雅。寶藏珍蹟。不知此卷何以遺落在外。翫賞間。忽聞環珮之聲。英賓呼曰。美人來。則見粉白黛綠者十餘輩。均主人招以侑觴者。分花拂柳而至。農髻指卷中人物笑曰。此吾之美人也。喧笑間。時報唐君於鼠姑花畔。爲農髻攝影。諸美人環繞左右。咸指點其長髻相笑語。農髻曰。卿輩愛我髻。吾亦飽餐卿等秀色。卽此一彎眉影。已足療饑矣。昔錢牧齋與柳如是閨中相謔。錢謂柳曰。吾愛君之膚白而髮黑。柳曰。吾亦愛君之膚如余髮之黑。而髮如余膚之白也。雅人吐屬。正爾相同。髻真絕倫超羣哉。此豸娟娉。凡十五六輩。問其年。均不出二十。最稚者僅十五齡耳。領袖二人。一名駒千代。一名清丸。駒千代以幽秀勝。清丸以穩艷勝。而駒千代丰神楚楚。眉黛間隱隱有可憐色。尤芳蓓動人。清丸操日語。如新鶯出谷。黃舌輕調。或呼之曰清快丸。未幾。導客過小橋。指點園中花木。余曰。此非清導丸耶。四

時頃。主人布席於廣場之上。芳草舒茵。飛花撲鬢。所製西點極精。諸歌女蹀躞其間。持盃勸進。酒三行。歌舞作矣。歌者十一人。六人高坐。五人趺坐其下。分作兩排。高坐者操絃索。趺坐者擊鼓。左右兩端。則一人搥大鼓。一人吹玉笛。搥大鼓者似爲舞隊中之班頭。疾徐中節。全隊咸按拍而歌。座中除瘦鐵外。咸不解日語。不審其所歌何曲。歌聲甫起。卽有舞女二人。飛入場中。首披紅錦。下繫錦裙。應節而舞。落絮迴風。輕盈宛轉。主人告余。此爲越後獅子布陋舞。瘦鐵更譯其歌詞。似爲西子浣紗之意。一曲既畢。二舞女去。其頭上之紅錦。則纏首者易爲藍色之霞帕矣。反腰貼地。軟舞婆娑。樂闌易妝。以絳綢交繫胸前。手執二旗。一人所執者。旗標五色。一人所執者。則白地紅日也。殆特製以表示中日親善者。持旗而舞。翩若風翔。煥如霞綺。掌上身輕。盤中體迅。珠喉吐鳳。玉樹迴鸞。觀者咸飄飄然作凌雲想。霓裳舊舞。本係國粹。七八年

前高麗有舞隊來瀕。假各劇場奏技。所列曲名。極爲古雅。結束登場者。均爲高句驪當年宮女。余偕徐君仲可等。屢往觀之。有不圖重見漢官儀之歎。惜曲高和寡。未幾卽輟演以去。過眼風花。重溫昔夢。法曲飄零。流傳海外。眞只應天上。難得人間矣。吾國當李唐之時。咸注意於舞樂。羯鼓催花。爭傳韻事。東隣俊秀。亦於爾時航海來學。宜其所演。不失宗風。惜未能執古譜相印證。爲東亞同文之一助也。舞者一名才藏。

Somerocha 一名桑六 Saizo 濃眉廣黛。猶是開寶當年時世妝。諸歌女亦爭作濃妝。絕少淡抹。自頸以下。濃塗雪聖。眞蟾蜍粉頸矣。英賓謂農髻之髻。與鬟歌之粉爭豔。髻何不廉至。是招待某君。年不甚高。而飛雪盈頭。時操英語 I am very Young。以示廉顏之獨能斗酒食肉者。余笑語隣座某君曰。此亦一則堅白異同論也。歌舞旣闌。夕陽在山。四視草角花鬚。咸依依作惜別態。駒千代清丸。各就塔下石闌上蹕。

影以爲紀念。園中隙地無多。而一石一水一亭一榭。布置咸具深意。以土阜作小山。山不甚高。而自有坡陀起伏之勢。飛泉一道。下注成溪。溪不甚深。而自有縈迴無盡之致。此皆能善用其小者。三月前。中日名畫家於此陳列古畫。有解衣社古畫展覽會之設。惜余爲課事所羈。未能寓目。否則對勝景。賞名畫。真當撲去俗塵萬斛矣。茗飲既竟。楊君之秘書劉亞文。卽席賦七絕一章。曰。萬紫千紅總是春。園林如畫草堂新。我來恰值春光好。一陣清香醉煞人。劉君蓋冠雄海長之猶子也。瘦鐵謂今日之集。有英雄有名士有美人。不可不各留一詩以志鴻雪。余拙於對客揮毫。僅署名於留題冊上而別。

解衣飲雪記

此次吾國名畫家。應日本文化事務局之請。赴日參與中日美術展覽會。合北京上

海兩地之名。人渡海而東。發揚國粹。其成績遂突破歷來展覽會之紀錄。王一亭之季子季眉君。且得日本某親王銀杯之饋。流連逾月。遵海而歸。日本西京名畫家橋本關雪。實與偕來。橋本關雪爲櫻花三島中第一流人物。有不事王侯。高尚其志之風。工詩善畫。執日本藝術界之牛耳。旅行日本者。舟車所至。詢橋本關雪名。無不耳熟能詳。應求既廣。賓至如歸。關雪跌宕風流。銜杯中聖。開北海之樽。擅東方之辨。既來海上。解衣社同人。觴之於武昌路春輝里名醫徐小圃家。同坐有王君一亭。錢君瘦鐵。劉君海粟。唐君吉生諸人。余亦忝附驥尾。小圃先生因診務甚忙。由其介弟秋蓀先生。及文郎招待。寓中小擅泉石之勝。廊腰月上。水面風來。秋蓀出示所藏珍品。一石溪長卷。神采奕奕。後綴長跋。備述畫派之江河日下。生平所見石溪畫。似此精湛者絕少。實可寶也。一唐六如白描行看子。一古衣冠者携筇行於危坡之上。修篁

喬木得風作勢。與畫中人之飄搖衣帶相掩映。想見御風冷然之趣。後附六如長歌。當是解元與到時之作。一高鳳翰左手畫杏林圖長卷。後附詩翰。南阜以尙左得名。此作尤極掉臂游行之致。蓋已入化境矣。題名處自稱老弟。亦饒逸趣。一高西唐寒窗十詠小冊子。西唐爲揚州八怪之一。此冊半書半畫。以衰柳枯荷等標題。蕭寥雅澹。別具神解。可撲去俗塵十斛。縱觀至此。主請入席。惜未能盡窺鄴架之富爲憾。席中橋本關雪不解華語。僅與一亭海粟等作筆談。又海軍司令部秘書劉君爲關雪舊雨。亦藉中書君互通款曲。餘則惟以目語。以眉聽。以指點首領示意而已。一亭手倉碩畫梅示關雪。一見卽能斷定其爲何時所作。知其鑒別之功深矣。李眉述東游經歷。謂文化事務局中人。卽尋常酬酢語。亦有深意。非可漫與唯阿者。一次問吾國之畫。最盛於宋元。而其時畫者率無題跋。何也。此等問題。若無充分之解釋。必爲所

笑。海粟謂詩畫同爲表現情緒之作品。既有畫以發抒其情感。無再題詩之必要。於此可見古人尙樸。非如後來者之踵事增華也。海粟抱革新藝術之宏願。於東西藝術之源流。及時代思想之變遷。皆發爲偉論。不同凡響。瘦鐵則荷衣蕉扇。高談大睨。時發一雋語。破人壁壘。謂似此方不負吾社命名之意。極盡解衣盤礴之樂事云。一亭耽禪悅。謂有妙然師者。能以阿彌陀佛口號爲人治病。烏程周夢坡病舌尖刺痛久矣。師爲置清水一盂。誦阿彌陀佛若干遍。強夢坡一飲而愈。夢坡近至莫干山消夏。瀕行宿恙復作。馳一介之使至金山。巧得師清水一瓶。醍醐既灌。所患若失。佛法神妙。有如此者。夢坡。余老友也。晤時會當一詢之。一亭於一星期後將至九華山禮佛。季眉則侍往實習自然界之畫理。賢喬梓清福不淺哉。關雪以不耐炎歊。明晨卽將首途返國。故未及終席卽去。余與瘦鐵海粟更縱談良久始別。登車。聞玉笛一聲。

起於紅樓深處。方歌閒踏天門掃落花之曲。笛波送處。逸韻過飛。頓覺雪藕調冰。無此涼爽。似此俊遊。未易多得。返寓紀此。窗前圓月。笑靨向人。覺醇醪然尚有餘味也。

鐵馬行雲記

深秋臥病。久而勿瘳。甫捐夙疾。又觸新邪。肺葉中寒。咳嗽竟日。偃坐蕭齋。百無聊賴。會新聲邱君良玉來。劇談藝事。因強起同至霞飛路尙賢堂。觀天馬會第八屆展覽。會寶鐵硯齋主人哈少甫。亦出其家藏縑素。陳列堂中樓上。一舉足而得飽覽兩會之名蹟。深幸眼福不淺。惜走馬看花。有如行雲流水。一二銘心精品。斷素零執。頗思發願珍藏者。又率先爲有力者標購以去。寶山旣入。空手而回。過眼烟雲。徒深神往。宵闌人靜。略記其崖略如右。屠門之嘲。聊且快意。要亦一時之鴻雪也。

抵會時。適值丁君慕琴。殷殷招待。先觀樓下之西畫攝影兩部。慕琴語余。天馬第七

屆展覽會。延未舉行。此次乃合兩屆作品而一之。故出品較多。惜以貧廬不易。未能盡量陳列。兩部中以江小鶴郎靜山君等所作爲最精。月旦陽秋。品題已衆。不敢再爲駢枝之贊。登樓爲國畫部。遇錢君瘦鐵。適平等閣主狄楚青先生。正觀賞瘦鐵作品。盛稱其游黃山時寫生諸幀。瘦鐵所作。衣鉢石濤。故有石癖之印章。往見日本橋本關雪所藏石濤真蹟。高秀絕塵。卽其書法。亦筆筆從右軍研鍊而出。世乃僅賞其粗豪駘蕩之作。奉爲石濤真面目。是未種慧因。先落鈍根矣。瘦鐵涵濡有素。冥心孤往。高謝塵寰。游黃山歸。益臻神化。此太史公之所以必游名山大川也。瘦鐵夫人韓秀女士。近從瘦鐵作山水。從商笙伯作花卉。亦復不落恆蹊。磬笙同音。雙烟一氣。殆將繼羅兩峯方白蓮而起。爲神仙眷屬增一佳話乎。馮超然以山水負盛名。然花卉人物。無一不工。有仕女一幀。設色似費子若。而布景則又雅近改玉壺。穎若娟楚。得

未曾有。樓辛壺所作。秀色天成。竹石兩幀。尤饒精采。數年前於晨風廬中得識辛壺判襖。匆匆。深愧知之不盡。費龍丁作品。皆以古雅見長。病葉娟花。都無俗韻。惜皆標定爲非賣品。會中有刻印三幅。一爲瘦鐵最近所作。由浙派而上追秦漢。不脫其秀逸本色。二爲龍丁所治。其陳印陶遺赤松舊主二方。據吳藏龜跋。謂刻成未及署款。倉皇避地。印遂羽化。不審他日能爲延津之合否。又二方爲吾友高君吹萬所作。章絕巨。四周邊款。仿造象體。閑閑山莊中珍蹟也。陳君小蝶所作不多。僅見其山水二小幅。皆作狹長形。一題乙卯作三字。一則題長句其上。渾脫高華。饒有元人風致。小蝶作畫。爲時未幾。四年前。洪君荆山以其畫扇索題。是爲余見小蝶畫之始。後小蝶以畫冊屬題。最近又見其所印珂羅版畫集第一種。進步之速。真有一日千里之概。乃知一藝之成。非謝絕人事。精心結撰。必不能工。若余之周妻何肉。草草勞人。宜其

腕下有鬼。終身無閒道之日矣。會中所列精品尙多。盛名之下。有目共賞。匆匆瀏覽。無暇作劉楨之平視。折至寶鐵硯齋陳列所。所作以前人爲多。近人若清道人曾農髯。亦各有一二幀。每幅多經伊峻齋題眉。潘蘭史題詩。最後一室。四壁琳瑯。爲精品所聚之處。王石谷花陰補讀圖一幅。題云。竹裏坐消無事福。花間補讀未完書。靜對愴然。頓起泉明還讀之思。徐瑤圃秋林小景一軸。上有伊墨卿題跋。墨卿以八分書。負一時重望。余獨愛其行書。深得魯公神髓。爲徘徊玩賞者久之。明周忠介公墨竹一軸。忠勁之氣。猶流露於楮素間。客冬有以忠介花鳥求售者。余爲作緣。歸諸五松琴齋。今爲第二次見其手蹟矣。左壁懸明宋石門畫瀟湘八景。爲烟寺晚鐘。遠浦歸帆。洞庭秋月。平沙落雁。瀟湘烟雨。山市晴嵐。漁村夕照。江天暮雪。八幅。每幅上端有沈墨仙錄舊句。下方有蘭史題詩。烟寺晚鐘題云。上方雲與松。下方雲與水。飄落一

聲鐘。諸天寒翠裏。誰喚山中人。隨僧可歸矣。洞庭秋月題云。平湖落波光。君山正岑寂。魚龍不敢上。恐碎玻璃壁。除是仙人來。樓頭一吹笛。畫意詩情。遂成雙絕。畫爲揚州卞氏舊藏。旋歸鐵硯齋。今爲王君一亭購去矣。瀏覽至此。樓角斜曛。已呈暮靄。覓瘦鐵不得。更與慕琴縱談少時而別。慕琴謂明年第九屆大會。當更精意爲之。爲藝術界放一異彩。證以本屆之作品。生氣遠出。則慕琴之言信也。會中所列。尚有可資商榷者。九十四號汪仲山君之黃一角。仲山與瘦鐵同作黃山之遊。瘦鐵爲松寫真。仲山此幀。則爲雲攝影也。標價極廉。頗動衆顧之思。詢諸會中人。則謂黃山一角。固別有在。此幅乃目錄上之誤刊。宜改正之。又某君一幅。畫筆極佳。惟圖似山村。而題眉乃作山高月小。水落石出之赤壁。且以坡公前後之游。誤作相如秦庭之碎。審查者似亦宜加注意也。

雪中讀畫記

蜀中山水奇麗。靈秀所鍾。代產畸逸。若馬君企周之畫。亦其一也。君名駘。寓滬有年。初執贇於會髯門下。時已以畫筆得名。自游農老之門。乃復工書。幾可與農老亂真。君之畫自山水。人物。花卉。以及飛禽走獸。無一不工。亦無一不妙。攝宋元之神髓。而參以西法。渲染尤得神韻。自來畫家。有意到而筆不到。或筆到而墨不到者。君則三者兼臻絕頂。可稱三絕。長至日。大雪紛飛。君出其生平傑構百餘種。開個人展覽會於甯波同鄉會。余與君雖未識面。而前見世界書局所印君之畫譜。久心儀其入。乃冒雪往觀。至則四壁琳瑯。如入寶山。不禁五體投地。所作山水最爲精妙。次則花卉翎毛。活色生香。毫添頰上。雅似宋代畫苑中名作。農髯贈聯云。其才誠畫苑博士。以齒長吾門諸生。品評恰當。非阿私所好也。會中出品。既皆銘心傑作。而定價復極低。

廉以是定售一空。有一畫而至六七人預定者。聞一日之間售出三千餘金。定畫須至明年夏秋之間。方可脫稿。亦可見名下無虛。其魔力之雄厚矣。余見獨心喜。亦定小畫三幅。一爲荒灘蘆雪之中。一鴛鴦銜蝦而飛。題云荒烟蔓草之間。時有畫意。一爲竹林對奕圖。願是圖已爲友人朱心佩君定去。乃不得預定。重畫一幅。是日雖雪深尺許。天氣奇冷。而往觀者仍如山陰道上。踵趾相接。皆以不得早定爲憾。君寓滬後。時唱念豕山破。峨雪錦江。欲歸不得。旋得家書。復抱鼓盆之戚。乃題其齋曰一粟浮家。殺粉調鉛。畸零可念。然以畫論。固已辭空翼北。亦如滄海之隻柱矣。

畫林二妙記

永嘉山水秀絕寰區。靈氣所鍾。代生畸逸。四靈言詩。水心論學。藝術史中。芳馨遠紹。近乃於畫家得二人焉。一爲張德怡夫人。別號紅薇居士。一爲鄭岳。字曼青。別署天

匠。日來假寧波同鄉會開張陳畫品展覽會。曩於天馬畫會中。見曼青所作花卉。蕭寥澹雅。心嚮往之。而未審其爲何人。嗣以紅蕉之介。始知其爲永嘉世家。少從紅薇老人學畫。老人其姨母也。紅薇所作。從南田入手。而上追宋元。設色用粉。清而不薄。細而不黏。一鳥一蟲。栩栩欲活。馬江香惲清於錢南樓後。林可風流。靈光獨峙。曼青衣鉢相傳。雖有無忌酷似之風。別具阿龍自超之境。蓋壯游南朔。歷任國立藝專。郁文大學詩畫教授。涵濡既富。識解愈超。近任上海美專國畫主任。駸駸融中西於一冶。取境在白陽新羅之間。渾厚清真。無些子塵俗氣。繞其胸次。年未三十。儒雅恂恂。書法雅近大鶴山人。由李北海以窺二王。亦復清勁拔俗。詩境冲夷澹逸。不愧三絕家風。年丁茂齒。學具專長。洪北江評黃仲則語。卽其所就。已有足傳。方諸古人。無愧作者。數語。正堪持贈。吳昌老題其畫集。謂進之不已。必成大家。昌老不妄許人者。

天賦獨厚如吾曼青。知亦必不肯以名家自域。一經平子。彌足千秋矣。會中陳列之畫。都二百件左右。有語皆工。無香不韻。紅薇老人年方四十許。曼青爲介而見之。知方從北京來滬。在京執國立美專教授有年。近復膺大學院國畫研究委員之聘。本擬偕曼青同游東瀛三島間。因戰雲瀰漫。暫輟鵬搏。玩其畫品。一花一葉。神韻獨標。靜對蕭然。可以療饑。可以忘世。天地間秀逸之氣。幾一一爲夫人收入筆端。娟靜雅。正不知其胸中邱壑幾許。尤佩其翎毛草蟲。無一不工。間以疏散之筆。仿宋元作品。如藐姑射仙人。離世獨立。覺管夫人僅工畫竹。博倒好嬉子之題品。猶未足稱俊物也。曼青畫有作丈二巨幅者。意境在八大石濤之間。蒼勁中自饒逸韻。非腹有詩書者不辦。四壁珠璣。惟有心折立談之頃。復以珂羅版畫冊相贈。冊凡八頁。古拙跌宕。天趣盎然。農髯老人題墨其首。謂病中讀此。竟告霍然。比之陳琳之檄。得愈頭風。

雖屬此老風趣。亦見藝林相貴自有真也。玉簪一頁題云。玉階春意冷。寂寞有遺簪。若問豪華事。觚棱夢裏尋。牡丹題云。富貴在人間。頃刻落吾手。十年猶苦貧。依然鄭歇後。蒼松題云。燕北五年客。黃塵白日中。故園不可見。閉戶寫孤松。嘗一滴知大海味。卽此可以知曼青矣。

公園一覽記

租界四公園。經華董幾許之交涉。得以悉數開放。向日驅車過外白渡橋等處。紅樓一角。草地三弓。遙望觚棱。意其中必有瓊樓玉宇。瑤草琪花。如清都化宮所居者。今皆可以出相當之代價。而恣意游覽。可見無論何事。苟能矢以毅力。百折不撓。終有達到目的之一日也。四公園中。尤以兆豐花園爲最著。地點在極司非而路。慈園路及梵王渡之間。故又名極司非而路公園。一路公共汽車。每星期六與星期日。特開

專車到達該園。由靜安寺至園。取費二十銅元。聞自四公園開放以後。合計售得游園之資。已滿鉅萬。亦可見游園者之踴躍矣。前星期六。余亦乘輿往兆豐花園。公共汽車中乘客擁擠。幾無立足地。幸爲途甚近。轉瞬卽屆。門前有石獸一對。蹲踞迎客。入門則綠草芊綿。裙腰一道。宛轉屈折。有若修蛇。園分東西兩大部。西部銀杏成林。距林數十武。溶水爲池。曲水方塘。中植西洋蓮花。正在含苞欲放時。又一池沿隄鋪石作徑。西置置帆船小模型。其中白羽雙飛。隨風招展。頗得畫趣。杏林之西。雙阜並峙。下繞小溪。山石瑩礪。遍栽繡球杜鵑。小松矮檜。誅茅作屋。伐木成橋。爲一園最勝處。東部多廣場。有一處編柏爲籬。中置石獅石椅及翁仲等物。類係移自古墓。或古廟中者。石獅二。雖不甚巨。而雕鏤極精。之而作麟。勢極生動。獅吻中各含一球。嵌空玲瓏。以手撥之。圓轉如意。可見古代美術之一斑。全園佔地甚廣。惜花木甚少。僅有

綠陰如幄。中部有一大鐘。係一八六四年某軍隊所鑄。園中並無精舍長廊。高軒廣廈。可資憩息。惟西部近建一大涼棚。售冰忌淋汽水等食品。西人築園。惟求空曠。邱壑不如吾國舊式園林之深邃。然如吳門留園等處。又嫌其五步一樓。十步一閣。失之太密。此是中西習慣觀念之不同。苟能利用隙地。斟酌疏密之間。有張南軒郭橐駝其人者。爲之精心布置。則綠野平泉。合成兩美。庶可歎觀止矣。

學圃看花記

四時最好惟三月。一去不回是少年。值此春光駘蕩之際。諷誦名句。不禁神往。因怦然起看花之興。初擬游哈同花園。先期函約費隻園同年。臨時費君有明聖湖之行。門嚴森嚴。廢然而返。適姚君虞琴來訪。告以福煦路周氏學圃。繁花怒放。大可玩賞。乃於翌日前往。此園展齒屢經。朱彊村丈六十覽授時。余與夢坡楚僊申磊孳子等。

假園中精舍。爲之祝嘏。池畔有西湖柳一株。霧髮烟鬟。亭亭獨立。葉細而花穠。臨風
蘸水。淡點胭脂。花譜中所謂檉木是也。木以聖名。矜寵可想。槩子劇愛玩之。卽席賦
好事近詞數闕。爲花寫照。舊地重來。忽忽猶若昨日事。而時閱十稔。疆村丈已逾九
希之年。中磊遠客京華。楚僮飛騰雲路。槩子乃墓木之拱久矣。人生聚散不常。石火
電光。萬緣悉幻。爲愴然者久之。園中花木。悉皆精選佳種。草角花鬚。都堪入畫。櫻花
及海棠尤繁茂。鞞袖垂髻。舊潤欲滴。花間小坐。如入錦繡萬花谷中也。園左新闢廣
場。中列盆景夥。頤枯根作花。繁枝下曳。百態千名。天工遜巧。知主人之致力深也。曲
闌低亞。遍植鼠姑。穀雨三朝。不須更向洛陽問魏紫姚黃矣。園中占地不多。而滿眼
穠花。都無隙地。園以花名。庶幾無愧。左鄰新建廣廈。憑欄下矚。全園在目。春色平分
不須乞取。質廡於此。正復不惡。翌日復至夏劍丞先生寓園游覽。園中薔薇滿架。如

張錦幄。欄中遍植芍藥。粉艷香濃。如漢宮人新睡初起。芍藥與牡丹同科。而風韻更較牡丹爲勝。劍丞語。余種芍藥者。一年後可以移根分種。一本分爲多株。叢生易長。因思豐臺芍藥。廣畦連雲。正坐易於栽種之故。而詩經鄭風。贈芍采蘭。成爲風氣。亦可見當日芍藥之多。降及趙宋。洛陽牡丹。名高天下。適當春秋時鄭地。猶可想見鄭衛之遺風餘俗也。劍丞園中芍藥。外所栽月季玫瑰。皆係西洋名種。花大如盤。靜對可以療饑。余性最愛花。膽瓶中四時不斷。置之明窗淨几間。如對風友。劍丞親折芍藥。月季數株以贈。珍重携歸。誇示兒女。沾沾然如貧兒暴富矣。劍丞早謝簪纓。食貧自守。抱甕灌園。不問世事。近將中國公學復旦大學董事辭去。惟以賣文鬻畫自給。環堵蕭然。猶是書生本色。余亦夙有花農之癖。每讀杜陵長錢白木之詩。長吉呼龍耕烟之句。輒欲誅茅學圃。了此餘生。息壤在此。劍丞倘亦許其把臂入林乎。

沙園水嬉記

大陸報主人沙發君。築園於法租界霞飛路畢助路之西。初名新康花園。近始以己名名之。本星期三。沙君折柬相招。作游園之會。五時後驅車赴約。館中同事嚴君。獨鶴余君。空我杭君。石君。徐君。恥痕等。均已先在。園主愛沙發君。及其介弟梯沙發君。握手道殷勤。大陸報經理俞子英。及交際家劉雲舫兩君。招待尤爲週到。就游泳池邊小憩。進茶點畢。劉君導游園中一周。更於池畔攝影而別。主賓歡敘。溽暑都消。雜記情事。以誌一時盛會。

綠陰深處踏莎行。園中有兩門。可通車騎。前臨霞飛路。後臨辣斐德路。游泳池及網球場。皆位於園之南部。距辣斐德路。僅百武而遙。故是日來賓。皆從後門款關而進。余踽踽獨行。乃問途霞飛路而至。草綠裙腰。歷三重老圃而達池邊。雖多費腰脚。

却不翅多遊名園一周。園中萬綠參天。花陰閒步。隔斷塵囂。時聞鳥語枝頭。破入幽寂。草地新加修翦。空氣澄鮮中。時有清香沁人鼻觀。以是知離騷廿五香草美人屈大夫賦物之工。園中布置。惟取空曠。間置石羊石馬。石牀石人之類。以爲點綴。翁仲巍然。拱立道左。此是西人好尚所寄。若移置吾國花園中。則指摘及之。園林也而陵寢矣。然石鯨鱗甲。搖動秋風。位置得宜。彌繞古趣。園主住宅。壯麗若王居。舞室三楹。九華電燭。七寶雕闌。尤極沉沉夥頤之觀。云冬令宴客。率在此室。

花香佛影說梅郎。由住宅而南。白石清泉。位置楚楚。渡略約而前。佛相莊嚴。趺跏端坐。範銅爲之。旁有盆柏。屈幹盤雲。客有熟園中雅故者。謂晚華南游時。率攝影於我佛之旁。而此柏尤有歷史。蓋已閱時二百餘載矣。池中遍植金蓮花。銅鶴二掩映池畔。一俯而啄。一仰而飲。四周瑤草鋪茵。琪花簇錦。大麗花一種。正當花時。黃色白

色兩者尤殊絕。其大如盤。靜對色香。不忍遽別。全園勝處。惟此爲最。

一池春水綠於油。繞園一周。復返至游泳池。池廣畝許。較滬江大學者大逾數倍。東爲更衣室。西峙高閣。剝木爲槽。流水涓涓。承槽而下。有若懸瀑。北爲水門汀架。高分六級。左右分峙。入浴者自架下躍。有若人塔。池水澄碧。活翠源頭。鮮潤可愛。曩遊香港。港中之水。正復如此。園主沙發氏。曩玉雅好游泳。載沉載浮。極嬉酣淋漓之致。且時勸坐客同浴。獨鶴及余。均不敢嘗試。空我石君恥痕秋雁等。均一顯好身手。而空我尤奮勇。詎伏水底五分鐘。不藉救命圈。洄至最深之一端。聞沙發君能伏至十餘分鐘不出。則空我猶未免爲小巫也。先是坐客中有球戰大王李惠堂及梁冠松君等。均於網球場中作球戲。至是皆拍浮水面。浪花飛濺。四坐鼓掌。儼如一幅水嬉圖矣。余坐與外交聞人陳鎮東君相鄰。陳君雅意周旋。出扇相示。畫作桃花源圖。未

題款。不知羅氏所作。書臨河南聖教。款署方琦二字。不知是否蘭當室主手筆。陳君話余。居滬恰四十年。其入上海道署。爲清光緒之二十四年。此四十年中。浮雲變幻。有若大夢。語次若不勝感喟者。因屬題其畫扇。卽口占二絕句云。湖海豪情興未闌。輕羅小扇夕陽天。人間那得春如海。一角桃源畫裏看。壇坫雍容四十年。滄桑幾見海成田。登臨只覺園林好。側帽題詩一惘然。謬辱嗜痂。愧無報玉。聊志一時歲月而已。

水調數聲持酒聽。空我等浴畢。園主欲以汽車送客。因列坐池畔待之。沿池電燭齊明。水風送爽。吟興劇發。空我先歌青衣一折。劉君雲舫繼之。右君則易小紅低唱。爲大江東去。歌碰碑一齣。空我復以虹霓關續之。主人亦雅解此道。談花間小調。津津不去口。其小友曰 D, Fara 者。尤嗜電影成癖。矚周君世勳談電影界事甚歡。

主人更出名酒相貺。水天清話。忘夜何其。正如吾宗逸少所云。一觴一詠。暢敘幽情。何必絲竹管絃也。

松楸展墓記

今歲花朝再閏。桃紅柳綠。花候較遲。蟄處滬濱。苦乏討春之地。乃於校中春假期內。挈同細弱。返里掃墓。藉以游覽故鄉山水。小住經旬。舟車况瘁。仍還我勞人生。活。大好光陰。半銷磨於賓朋酬酢之中。卽久縈夢想之龍渚湖光。梅園花事。亦未克一親領略。僅再登慧麓。一泛五里湖。山靈有知。定相嘲責。征塵甫卸。略志游蹤。記荆楚之歲時。小留雪印。寫南方之草木。別有風情。短墨矮牋。聊遣永日而已。

星期二之午。往乘滬甯火車。抵站已過晷刻。在站坐候至二時半。始克啓行。沿途風物清嘉。車窗遙矚。繡野香塍。塵襟盡滌。柳綠垂絲。桃紅笑靨。大塊文章。自然綺麗。尤

多菜花。鄉人留以取子榨油者。遍地黃金。取之無盡。然羣芳譜上。竟抱向隅。露種烟耕。視同草芥。昔人有一生不上美人頭之詠。洪北江詩。摘得菜花何所用。嫩黃先覩玉搔頭。亦爲深抱不平。聊一吐氣也。過崑山後。辛腸湖水如環如鏡。春水方生。魂消南浦。車行雲水光中。不必再別謀洗眼處矣。垂及蘇州。始見遠山凝黛。靚妝待客。過此至錫山。乃愈多。車中欲記以一詩。苦思不能成句。僅口占虞美人小詞一闋云。芳郊綺繡桃花笑。費許天工巧。春光好處總無人。隔著一灣綠水。隔紅塵。雙眉秀色窺窗入。暫把勞生息。暖風晴日澹烟浮。一路青山相送到。蘇州抵無錫。已傍晚六時許。雇人力車。索價較前倍徙。於此可見生活艱難之一斑。

家中有小園。先大夫在日。種花數百株。小白長紅。四時皆如錦繡。年來小劫滄桑。余饑驅在外。已越廿載。拆薪難負。三徑久蕪。僅存西府海棠一枝。半遭樵斧。憔悴如不

欲花。玉蘭雙枝。高可齊雲。只剩其一。花時亦不甚茂。梅花半畝。悉爲墜樓之綠珠。手種髡柳。亦已被伐。故家喬木。槿不如梨。爲憮然者久之。

抵家之翌日。里中藉藉傳陳志剛被殺事。志剛嘉定之南翔鎮人。居滬以律師爲業。年前甘維露紙幣案中。陳名氏赫然時見於報紙中。旋納無錫安鎮鄉女爲簪室。久歷風塵。富有積蓄。以吾邑山水之佳也。乃營金屋於鄉間。挾妾卜居。爲清娛晚年計。思以柔鄉終老矣。乃以築屋工資之糾葛。結怨於其勇爺許某。妻弟曰舅。妾弟似舅而非舅。故別之曰勇爺者。鄉人之尊稱也。許兄弟行故皆業將作大匠。爲陳建造華屋者。旣不得志於陳。乃通款於黨匪。手縛陳及其小妻而並殊之。埋屍於桑田之下。裸其雙體而顛倒之。以陳之勢。緊對妾之櫻口。殺人不奇。以姊弟之親。而親加手刃。天理何在。人倫何在。斯已奇矣。殺而駢尸墓葬。又作顛倒鴛鴦之戲。斯真奇之

又奇。不得不謂鄉人之惡作劇也。事隔數月。陳妻在滬。但疑陳爲失蹤。最近某小報首載陳被殺事。春雲一展。始作多魚之漏。陳妻乃返錫根究。不數日而其案盡破。竟於桑田中得此並命鴛鴦。骨肉猶未盡腐也。鄉人傳其破案之由。事涉因果。娓娓而談。可歷三四小時不倦。馬跡蜘蛛絲。尋消問息。其中有土豪。有土匪。有神鬼。蓋不啻一長篇小說。而包含偵探言情社會種種性質。質言之。則仍不外乎金錢作祟而已。金錢錢。天下幾多之罪惡。假汝之名以行。陳於數年前。僅一窮措大耳。及乎坐擁多金。菟裘甫就。而終以是慘遭非命。人生亦何必惟錢之是務哉。

里人於西郭外。別築新西門。郭外大橋。夷而平之。向之遊慧山。遊梅園。須繞道而行者。今皆可出西郭。飛車直達。一道康莊。便利多矣。抵家之第三日。至錢橋鄉間掃墓。且乘人力車直達瑩兆之外。錢橋在慧山之尾。鄉人俗稱曰龍山梢。車行如水。一路

沿山麓廻環屈曲而前。嵐翠撲衣。松風洗耳。豆花盛開。濃香四溢。中道熏人欲醉。四鄉路政。進步至此。久客暫歸。殊拜嘉惠。至梅園及慧山。且有摩托卡接送坐客。如長途汽車者然。惟路窄車窳。行人讓道稍遲。輒生危險。卽高坐其中。招搖而過者。亦不免時有虎尾春冰之懼耳。

先大夫佳城。在象山之肩。先雇小舟至許舍。再登陸至墓次。爲程約五六里。水程須經過五里湖。舟人視爲畏途。爲時稍晚。卽不肯冒風波之險。故至許舍後。率重雇山輜以行。冀時速而得早歸也。與人乃因此故昂其值。亦只得聽之。諺云。鄉下人打官司。城中人做墳。皆爲人所把持。無可如何之事。信然哉。然春日山行。及湖中泛舟。風景之佳。無與倫比。翌日。復至慧山謁墓。品茗竹爐山房。口占鷓鴣天詞四首。錄之如左。

五里香陸九里山。好山也作故人看。龍頭廟謁無雙士。慧山山門口俗又稱龍頭口。有廟祀唐張巡許遠。門前有聯云。國士無雙雙國士。忠臣不二二忠臣。雀舌茶烹第二泉。芳草地。夕陽天。筍與輕軟小游仙。江南三月鶯花債。萬壑松風不要錢。(其一)

麥飯清明上冢初。風光輪與好村居。餅桃未落松醪熟。網得溪頭尺八魚。樹作屋竹爲籬。醉熏花氣要人扶。麝籬盡處茶烟瘦。浮出春山翠一觚。(其二)

龍吻霏泉引路遙。啼珠濺玉雪兒嬌。春如嫌瘦花成幄。山不知名屋補坳。船似馬。壑藏蛟。亂鶯聲裏展花朝。舟人不識村前路。泊在垂楊第幾橋。(其三)

雲水光中倦眼揩。山行載得好詩回。烟巒黛綰同心髻。松葉青垂折脚釵。携竹杖。踏芒屨。更於佳處結茅齋。平生只有三蕉量。却爲梅花醉百杯。(其四)

五里湖一名蠡湖。相傳范蠡載西子泛五湖。由此經過。故名。湖波如鏡。四面好山環立。如屏如障。明末鄉賢高忠獻公攀龍嘗於湖畔構水居。爲讀書養晦之地。風景不亞於西子湖。然一則名擅寰區。一則烟水微茫。僅供漁夫樵叟之行吟玩賞。天下事有幸有不幸。皆作如是觀可矣。

居鄉數日。陳案甫流傳人口。而廣勤紗廠又以吳某溺死廁中。聞吳爲廠中棉花間主任。客冬花間中失去棉花若干包。計值數千金。羣疑吳爲監守之盜。吳百口置辯。憤不能平。旋告失蹤。其家人扶乩問卜。消息杳如。近鄉人至廠清除積糞。乃於廁中得一人足。雇工打撈。則赫然吳屍也。沈浸數月。面目不腐。或疑登廁時失足而墜。然檢驗面骨腰際。均有微傷。說者謂是猛力下投之證。一念之憤。不惜以一死表其清白。然何地不可死。而必以廁中爲歸真之所。所謂道在乾矢橛者非耶。志欲留芳。翻

成遺臭。吳其不瞑目乎。

連日掃墓既畢。急於返滬。瀕行乃復聞新世界旅舍有風流案發生（十五號滬報已有記載。惟死者實爲徐乾生。非陳姓也。症係脫陰。亦非脫陽。邑中各報記之甚詳。）小住經旬。飢聞奇事。大足爲春游點綴。登車後。乘客擁擠萬分。徑立至蘇州。始覓得一曲肱之地。比來戲集宋人詞句作聯。爲嬉春清課。車中無聊。復續成數聯云。風露滿簾清似水。笙簫一片醉爲鄉。行擁一舟稱浪士。但憑雙燕話春心。畫戟錦車皆雅故。棋神酒聖各成歡。雲笈偶尋高士傳。松醪常與野人期。猛拍闌干呼鷗鷺。更拋蓮子打鴛鴦。最後得一聯云。芸閣老仙多妙語。江西文派有新圖。抵滬後。寫示烟橋。謂以此聯移贈文公達。所稱天然綺合。蓋聯中恰連綴有江西文芸閣五字也。

老馬指途錄

丹徒馬湘伯先生。文壇耆宿。西學導師。精治法文及希臘拉丁文字。溝通中外。融會古今。年臻大耋。蔚爲魯殿靈光。尤擅講演。有君房言語妙天下之目。上星期五。惠臨正風文科大學演講。精神矍鑠。望之僅如六十餘人。雖携手杖。而腰腳輕健。不藉人扶。百齡上壽。可操左券。講題爲國學之精神。登壇危坐。聲若洪鐘。詞源汨汨。歷兩小時不倦。而旁證曲引。趣味濃深。且首尾一貫。互相銜接。水精如意。玉連環。差堪比擬。聽者如聽匡丞相說詩。頗爲之解。而尤佩其演詞如一篇法度謹嚴之古文。金鍼細度。益人神智不少。因略識其大意如下。師丹善忘。十遺五六。愧未能盡先生之精蘊也。演詞雖長。大致可分爲數節。首述國學之重要。略謂國學爲中國之國魂。吾國有四五千年之歷史。故其文學亦爲各國之冠。卽文字之構造。句法之配合。皆有精詣存乎其間。方今士不悅學。大雅衰歇。大學雖多。而專以文科揭櫫者。殊不多見。諸君

既爲文科之學生。則對於國學。尤當特別研究。切勿因西學之新奇。而忘國學之可寶可貴。次述治學之方法。謂人皆謂余於法文致力甚深。實則僅有三月之工夫。其法維何。卽於初學時日讀五字。以熟記其字義及用法爲度。十日之後。得生字五十。乃進而日讀十字。更閱五日。加爲廿字。以此遞加。至能日讀五十字而止。故余爲學生時。隨班聽講。臨課習業。了無異人之處。徒以待己甚嚴。自修甚勤。更藉字典及參考書之力。遂得有此成績。法文爲外國文字。肄習較難。尙可以此法求其速成。若國學則童而習之。淵源有自。自更易於爲力。普通經書中之字。約計萬餘。而吾儕行文時習用之字。至多三四千字足矣。苟如吾法行之。日計不足。月計有餘。何患不能豁然貫通乎。次述白話文之利弊。謂白話文非不當學。吾國詩文最妙之一境。亦有文言道俗情者。特如近日流行之白話文。則吾期期以爲不可。蓋其所謂白話者。非吾

國之士話。而爲西洋化之白話。爲他人父。不如其已。且文字之妙。往往有非文言不能大含細入。神妙直到秋毫顛者。此中妙處。可以意會。不可以言傳。一用白話。則句句拖沓。文之不美。不必論。且其字數。先不能足用。例如七曲八口。音如鼻之口字。如何寫法。口音如厭。人長短之口字。作何寫法。又如以文言翻成白話。論語學而時習之。不亦悅乎。讀至而字。必宛轉出之。至不亦二字。必抑揚取勢。而而及不亦之白話。將如何翻譯。以得其神理。又如巧言令色。鮮矣仁。鮮矣仁。一句組織之妙。巧不可階。使曰仁鮮矣。或曰鮮仁矣。則其句法。皆如疥駱駝。伏而無生趣。今若翻以白話。無論如何。恐總相去一間。不能恰到好處。故以文言翻白話。有二層困難。其一爲萬不能翻譯者。其一則勉強翻出。亦適成笑柄也。論語一書。簡練名貴。而虛字運用之妙。尤爲前無古人。諸君切勿以爲老生常談。而土直視之。講及文字之組織。無不古簡。

今繁。其故因古人用刀筆刻於竹簡之上。一日之中。刻字幾何。故愈簡愈妙。成爲風氣。及漆書出。而文較繁矣。以漆書較捷於刀刻也。秦始皇時。程邈改篆爲隸。而文書之製益多。至蜀宋木板之法發明。而蘇海韓潮。一瀉千里。浪用才情。不少愛惜。雖覺氣充詞沛。面目一新。而古人深厚簡穆之風。亦稍稍漓矣。物質愈文明。精神愈退化。天下事何一不可作如是觀。若以論語爲師。庶幾猶能得古人之精神也。次述西學不可偏重。西學之要。人人知之。然懲羹吹齏者。遂因是蔑棄我固有之國學。實至可痛心之事。留學海外者。衣必西裝。食必西餐。語必西語。然至離羣索居之時。苟遇一中國人。不必其爲鄉里故舊也。但同爲中國籍。無有不歡然握手。盡棄其平日之外國語。而以中國語相存問者。此余一己經驗所得。又余從前隨節出洋時。日飲官廚之大餐。頗以爲苦。及病臥客邸。憶及故鄉之米粥。涎流三尺。夫一粥耳。何至動人歆

羨若此。則以其爲生平所習慣故也。文字之用。寧同口腹。此事雖小。可以喻大。次述求學須在自己。毋倚賴於師長之教誨。謂吾人入校讀書。一方冀得合羣之助。一方冀得抽引智識之動機。所謂學問智識者。仍在吾自己之靈魂及腦府中。若事事諉諸有教師在。則雖終其身謂之不學可也。江南水鄉。蝦也。蟹也。皆爲俊味。雲南則向無此物。今使江南人語雲南人曰。美哉蝦也。然而蟹之美。更有美於蝦者。雲南人不知有蝦。何論有蟹。即使江南人傾其懸河之口。宛轉曲折。巧爲設譬以形容之。如名學家言。以白雪之白。喻白馬之白。雖累千萬言。彼終漠然無所動耳。何也。以彼腦中本無蝦與蟹之觀念及智識也。盲目之人。生不見日。使語之曰。熱者爲日。則凡熱者皆以爲日矣。更易之曰。圓者爲日。則捫燭。日也。叩盤。亦日也。謬說流傳。與吾說蟹之譬將毋同。英人有留學於法國。習法語而苦其不嫻者。一日語法人曰。難哉法語。抑

聰慧哉法人。吾見三尺之童。皆操法語如素習也。此記載見於西方諸乘中。矚觀似覺不甚可笑。細思之。未有不啞然噴飯者。故善求學者。虛其心以博學。多其師以善問。譬之執鎖者。鎖吾所自有。特藉教師爲啓鎖之鑰耳。一切智識。無不從學問中來。學問既充。則能以他人之精神。爲我之精神。他人之智識。爲我之智識。他人之技藝。爲我之技藝。他人之道德。爲我之道德。按圖索驥。應手斯得。而要其結穴真詮。必以研究國學爲根本。國學既通。則一切自迎刃而解。精於國學者。研究西學。必事半功倍。職是之故。反之而於西學極深研幾。於國學茫無所得。則於吾中國多一中國籍之外國人耳。無本之字。其效可觀。鄙人深望諸君爲文科學生。以國學爲本。卽以文學救國。郁郁文哉。名副其實。愛國之士。或不以老朽之語。爲陳羹士飯也。否則好新忘故。惟西學之是鶩。將吾國之國粹。淪胥以盡。而於西學仍學非所用。則國人既與

衆共棄。而西方之人。恐亦無需此踰淮之橘。寄生之草耳。先生講畢。全場鼓掌。均有極深切之感動。余乃率諸生起立致謝。并綜括先生演詞大意。勗全體同學曰。馬先生之言。教人不可忘本。國學漸呈衰頹之現象。必人人以馬先生之心爲心。庶可起衰救敝。憶西文讀本中有故事一則。謂蝙蝠屬兩棲動物。見獸類強盛。則歸附獸類。曰。我有足。獸也。俄見鳥屬強盛。則又歸附鳥屬。曰。我有翼。鳥也。結果鳥獸均惡其翻雲覆雨。認爲公敵。不見齒於同類。吾國國學。博大精深。正如鳥中之鳳凰。願諸君努力修途。以文鳴世。共爲朝陽之鳴鳳。而勿爲徘徊歧路之蝙蝠。則庶不負馬先生忘本之戒矣。先生聞之欣然。更立詔諸生以身體力行之法而別。旋進茶點小憩。先生聞沈君商耆言。知余方爲正風籌備建築校舍。力謀擴充。備致嘉許。日晡始興辭而去。先生於學多所發明。嘗謂墨子確爲外國人。又吾國習用之甲乙丙丁干支字。皆

係西方輸入。證以篆文中之甲作^今或^甲爲西文中之A字。乙爲i。丙作^乙爲B之橫式。丁爲T可知。尙有數字未得確證。嘗以屬諸新會梁任公。任公謙讓未遑。請先生著說以發其凡。今不知已成書否也。（西神按申作^乙同^乙。癸作^乙同X。亦可爲此說之一證。）又民元時。先生嘗繼莊蘊寬氏一權蘇督。余時長某部秘書。嘗侍便坐。一日。某要人以事強聒於先生之側。先生不耐。曰。君之言。入於吾左耳。語未畢。某君色變。蓋俗諺有左耳進。右耳出之語。慮先生之終不肯聽也。詎先生徐徐續曰。吾右耳必不護此語出也。某君始改容笑謝而去。附及之以見先生滑稽玩世之一斑。

歲寒游藝錄

近來海上藝術界。氣象甚爲發展。畫家名手。尤多雲集海上。開會展覽。殆無虛日。最近數星期中。余所知者。先有八閩卓君庸之個人展覽會。繼之以中國書畫會。張王

二俞四人畫品展覽會。皆在寧波同鄉會舉行。卓君工章草。古色古香。不同凡響。臨宋仲溫書。尤見工力。仲溫名克。所臨蘭亭及七姬權厝志。久稱墨林星鳳。此次展覽會中。印行其章草歌訣等。更饒精采。惜余往觀時。已爭售一空。殊有寶山空手之憾。中國書畫會。爲城中諸名家集合之社。余至會時。已屆末日。陳列精品。多未寓目。但見病鶴手持玉鴉叉。收拾卷束。跋來報往甚忙耳。四人展覽會。爲四川張善孖君。與俞寄凡。俞劍華。王陶民之作品。善孖以畫虎著名。魄力雄厚。氣象超卓。每於尋丈鉅幅中。畫雲龍風虎。一觀覽間。精神爲之一振。刻有十二金釵集。繪虎十二幅。幅具一形。每幅僣以西廂一二句。白者爲可喜龐兒淺淡粧。穿一套縞素衣裳。側者爲哈。怎不同過臉兒來。躍者爲行近前來百媚生。臥者爲羞答答不肯把頭抬。嘯者爲兀的不引了人魂靈。以羅刹國。喻溫柔鄉。虎耶人耶。是一是二。坐夜叉於牀頭。幻胭脂於

腕底會心不遠。卿言復佳。善孖真善智識哉。所作山水復有極工細者。臨古畫尤佳。善孖以主簿之短。兼參軍之髯。髯乎髯乎。可謂絕倫超羣矣。同時同鄉張守彝。辰伯喬梓。開父子展覽會於西門之藝苑。守彝入民國後。更名天帶。山水時出新意。刻印得皖派嫡乳。奏刀剗然。鑄劍造化。惜不合時宜。所如輒阻。近且盲其一目。然寸鐵在手。猶能作春蠶食葉聲。縱橫盪決。所向如意。卽此可見其刻畫之能事矣。辰伯畫傳家學。雅工西畫。凌寒傲骨。大有父風。近謝去講席。獨與江小鶴君同爲陳英士造像。亦落落然自姚其長松之勁韻也。此數會畢後。而喧傳一時之寒之友社。又接踵而起。該社爲經亨頤陳樹人諸君所發起。海上名畫師。聞聲景附。故陳列作品最多。經君之畫。墨筆中間綴穠英。小艷疎香。自具風致。陳畫雅有櫻花三島中作風。梨花蘆雁二幀。尤渾穆古雅。然細觀仍不脫國畫之本色。昔沈南蘋嘗航海東渡。彼中人爭

摹倣之。遂有南蘋派之標目。固知其淵源有自。消息相通也。朋輩中素所心折者。如瘦鐵待秋等。皆已膾炙人口。鄭午昌。沈子丞。許澗白三君。則向未之識。而其作品娟秀蘊逸。如對佳士。不忍遽別。李祖韓與其女弟秋君。澤古甚深。秋君題識。仿甌香館書。亦綽約如藐姑射仙子。會中女士作品頗多。且有致力於宋元名繪。界畫極細。設色極工者。聞閣多才。於茲益信。而吳缶老一派。除其入室弟子王啓之君外。獨少概見。此亦可見近來風氣之轉移。畫境與世運有關。粗枝大葉。變爲鬼斧神工。其殆海晏河清之先兆乎。康乾盛世。正不可無漁洋山人輩之遙吟逸唱。以爲之和聲而鳴盛耳。馬孟容花卉。雋逸多姿。芭蕉飛燕一幀。妙曼欲仙。介弟公禺。書法鐵筆。均極古茂。平津二龍。蔚稱雙璧。曼青畫神似白陽。所作疎柳。不減張緒當年。風神瀟灑。想見其人。他日當求設色。長作蕭齋清供。方介堪治印。寢饋秦漢。一筆不苟。近贈余二印。

一集三公山碑西神長年四字。一擬漢護虎印章鐫余名。渾厚淵雅。一洗僧父之習。石友相對。不翅百朋之錫矣。都小蕃爲壬寅秋試同年。比鬻畫海上。介名醫許松如。君贈余便面一頁。繪秋在白荷花上來詩意。秋聲颯然。如在紙上。此次獨未有作品。與會。會中見同里王師子所作荷花。淡墨疎枝。神韻生動。對之益思小曼不置。同里許修直。藏佳硯最富。隸師谷口。得古拙之妙。行書則格老氣蒼。力祛凡近。非如明七子之徒。貌爲襲古者。永嘉朱君。以竹根黃楊。雕衆生相。栩栩欲活。聞尤擅塑像之技。嘗爲愛儂園主羅迦陵夫人塑一小像。珍若拱璧。此技爲神州所獨擅。自影學西來。屢屢失傳。朱君具此絕藝。深望以楊惠之自待。俾垂絕之學。重光墜緒也。歲暮天寒。百端交集。匆匆一覽。愧未能盡其大觀。略志心賞。以當臥遊。任廬叔君爲伯年先生哲嗣。渭城絕唱。久飲香名。獨其畫不甚得見。此次見其所作佛像。古樸中別有神韻。

與其書法。恰成廣文三絕。歸自會中。適老友黃淡如持視其書。贈屏幅一詩云。俊賞延秋菊。陶潛古逸民。餘師嗜北蚓。取友必西神。衣帶看生動。屏風畫笑顰。年來樽散甚。不諱廣文貧。北蚓用南陳。北崔典西神。句下註云。王君西神。人品書詩。皆脩然如在百尺樓上。獨與淡如合作。所謂取友必端也。一經平子。彌足矜重。惟愧品題過當。不足副廬叔所期耳。

窺園聞笛錄

同社董君鍾瑛。別署若虛。武進人。方立先生之後裔也。余爲涵芬樓主。編小說月報及婦女雜誌時。若虛介弟親庵。時方暮遊山東。卽墨。屢通尺素。結文字神交。親庵翩跹書記。好蓄古書石墨。余篋中所藏莊盤珠女史秋水詞原刻本。及唐崔鶯鶯墓誌銘拓本。卽親庵所貽贈也。及余來館。若虛已先在同處一室。並桌治事。握手道故。相

逢恨晚。若虛美丰姿。長身玉立。有衛玠璧人之譽。意氣慷慨。好爲人排難解紛。余有所事。輒就君商榷。君亦忠於爲謀。多所規畫。今主正風訓育事者。屠君喬生。亦君所介紹也。余主任南方大學國文講席。及接辦正風中學。皆引君爲助。在南方講授新聞學數學期。學子翕然無間言。客歲法政大學欲延挽一新聞學教授。余復爲君推轂。而君病矣。君之病也。始自癰疥之疾。溼氣入絡。發爲膿瘡。君有倪迂潔癖。窮一來復之力。外治內攻。遏不使發。瘡愈而溼邪中於心臟。浸淫內府。變爲臃脹。自去秋延至今春二月十二日。遂以不起。余因悟人之治病。猶之治水。水性就下。利在宣導。反是而遏之阻之。則川壅而潰。傷人必多。大禹之治洪水也。在外九年。過門不入。足胼手胝。卒告安瀾之慶。然考其治水之功績。亦惟疏濬貫通。使百川朝宗於海而已。曩南社社友蔣德汪君。少時經過趙李。積疾在躬。垂發輒止。皆用猛厲之劑。強加遏抑。

久之橫流潰決。卒以一齒痛之微。瘍生於頰。百孔千瘡。呼號宛轉。嘗自醫院中五層之高樓。奮身下躍。欲作綠珠之墜。又嘗自剄不殊。其痛如此。終亦不免於玉樹之埋。若盧以不忍癢癢之苦。厲氣內陷。殲我俊民。其與汪君之死法雖殊。而其致死之理則一。惜君當日之未見及此也。君年四十有三。妻稚子幼。靈護頭白。痛切西河。與親庵友于之愛甚。親庵嘗言吾家如一葉破舟。伯掌舵。余操篙。幸得於驚風駭浪之中。免於顛覆。今者舵空人去。獨余一人。擎舟盲進。茫茫雲水。渺渺烟波。誰復哀蘆中人而進食者。其言絕痛。聞之使人增兄弟之重。前歲西門唐家灣小菜場坍陷時。君賃廬於華法毗連之界。與唐家灣至近。其夫人每晨率入市購物。是日適爲其觴女手製冥衣。遷延未去。致失常暑。幸得以是免於棟折榱崩之禍。事後君告余。猶談虎色變。引爲深幸。孰知不及兩載。君已偕其成烟紫玉。同作春紅。霞碎哉。余生世不諧。

落落寡合。年來邱山叢怨。益復坐棄清時。獨與君素心晨夕。有針芥之契。今君又飄然而去。獨繭纒愁。么絃寡韻。感輕塵於弱草。因腹痛而回車。濡淚記此。蓋不勝人琴之痛矣。

墨林樓笑錄

虹口崑山路翰墨林主人日本飯島政男。於本月十七日星期六日。假日本俱樂部。開吳昌碩主一亭吳杏芬錢瘦鐵四人近作書畫展覽會。並於會中追悼倉老。禮節頗爲典重。日領事及三島諸名人。均參與盛典。長德院禪寺方丈。親爲唸經。唸畢。焚香滿爐。與會者均凝思拈香。以志哀悼。一亭對客揮毫。繪倉老遺像一尊。鬚眉宛然。典型如在。見者均爲肅然。追悼既畢。乃舉行拈鬚法。將會中陳列四人之畫。悉付標售。蓋此次展會之起原。因夏初瘦鐵新婚後。謁三井主人土屋。土屋屬瘦鐵開一名

畫展覽會。因著手徵求。本擬於十一月杪正式開會。爲倉老祝壽。爲瘦鐵賀婚。并作一紀念。乃不及期而倉老遽歸道山。因改爲斯會。會中陳列作品。均係冊頁小品。計倉老之書品二十件。畫品三十件。一亭杏芬瘦鐵之畫各三十件。一亭哲嗣季眉君之畫二十件。因日本自地震以後。風行此類小品名畫。長約一尺六寸。高一尺三寸。裝潢既不費事。陳列又不佔地。合四頁貯諸錦架。又可作爲畫屏。最合東人裝飾之用。定價每四頁百元。先期預定一空。因盧後王前。支配不易。故以抽籤法定名畫之誰屬也。

會後飯島政男與瘦鐵設宴於新鯉酒樓。承折柬相招。五時後驅車前往。晤唐君吉生汪君仲山及倉老哲嗣東邁君之代表王君啓之等。瘦鐵偕其新夫人韓女士殷殷招待。脫履登樓。紙閣蘆簾。位置楚楚。主賓席地而坐。中置矮几。鑿其中爲方空。初

進豆類蔬品兩種。次進生魚。佐以名酒。色淡而味甚雋。繼進火鍋。卽以炭火置於方空之下。別以大盤雜貯珍肴。歌妓六七輩。爲客侑觴。以次將肴置於鍋內。海錯山珍。沈沈夥頤。中有松輩一種。似吾國之蘑菇山菌。而豐腴過之。清雋絕俗。余最喜之。又鰻魚一種。味極肥厚。初至新歸時。見其門外市招。大書鰻字。殆亦東瀛俊味也。酒過三行。王君啓之及瘦鐵與余雜談倉老遺事。謂倉老自杭州返滬時。頗覺精力不支。每作書。直筆未能到底。輒以告人。謂是衰徵。及匝月後。腕力回復。一仍舊觀。乃頗沾沾自喜。又以指甲蛻新。引爲壽兆。及綿懷時。甲猶未全蛻也。高君欣木精姑布子平術。推倉老之命。今歲有龍蛇之懼。過此則可至九十餘。在辰在巳。竟厄康成。高君之術亦神矣哉。倉老好吸鼻烟。所藏勇盧均係上品。烟壺共有百餘具。每日一易。摩挲愛玩。不忍釋手。現擬將所藏烟壺。一一攝影。以志鴻雪。其得病也。由於晚間小溲。翻

一溺壺。淋漓滿床。急起易簣。驟覺左手麻木。旋及偏身。旋且舌僵。蓋猶是中風之症。藉翻壺劇動而霎時爆發耳。

嗣君東邁。擬於嘉平。既望出殯。逕將靈輿運至湖州蘭若。牛眠吉地。則擬擇超山深處。超山距杭之臨平甚近。乘滬杭車至臨平站下車。有長途汽車。可以直達超山。宋末遺民唐玉潛。隱居山中。六陵發極時。重封馬鬣。手種冬青。以是有義士之名。今山中尙存宋梅數枝。花時雪香雲海。望彌數十里。坐籃輿行花中。可兩日不絕。周君夢坡於山中置有別業。築亭種梅。蔚成勝蹟。今夏偕倉老同游。倉老劇賞其風景清幽。有終老之志。並擬修復名跡。返滬時爲王君啓之。規畫甚至。今者卜吉長眠。棲神靈窟。魂魄有知。亦應餘戀及此也。倉老門弟子甚多。晚得啓之。如韓門之有籍湜。現擬恭進私諡。正在集議中。倉老得此。庶幾無憾。不特鑄金造像。海外名留。開自古藝

術家未有之榮譽也。劇談至此。酒已半酣。歌妓取三味線。至安絃操縵。引吭清歌。座客孫君。精通日語。曼聲和之。主人迭飛大觥勸進。誦柳耆卿詞。忍把浮名換了淺斟。低唱句。爲之低徊者久之。三味線略如吾國之琵琶。而止有三絃。故以三味名之。彈時別有一器。修約五寸。橫度三寸。右手執之。用撥絃索。殆卽古人義甲。搗箏之遺歟。歌舞旣闌。時已加戌。乃揖主人告別。主人更出時菓餉客。佐以饅首一雙。新出於籠。豆沙作餡。風味與櫻花盛開時。六三園中以櫻葉裹蒸振糧。名曰櫻糕者。約略相似。而腴雋過之。亦東廚名品也。

寒爐談鬼錄

寒夜客來。圍爐清話。談及神怪之事。一客主有鬼。一客主無鬼。談鋒旣縱。辯論益力。最後倡無鬼論者。以人數太少。證據不足。乃不得不屈服於有鬼論者之下。漏殘客

散。余乃綜合客語。記述如下。聊供參考之資。非爲作有鬼論者張目也。

呂先生之言曰。余家近武進之橫林。橫林巨鎮也。每年絲汛時。絲商多設繭行於此。大厦連雲。平日率多空閉。遂爲狐兔之所窟穴。近者崇墉櫛比中。觚稜一角。黃其牆而金其額。行宮二字。赫然耀人眼簾。繭行宮之上。非帝非皇。乃加以大仙二字。詢之鄉人。則謂數年前。有長工數人。於繭汛將屆時。打掃廠屋。於積薪中。得小狐二。豐毛而尾。俊物也。承以竹箕。遍示鄉人。若學校中之作標品者然。俄而二狐皆正首邱。則寢其皮而食其肉。且津津以味美誇人。意謂狐而有靈。安能聽人之嚮割。破除迷信。意甚盛也。及繭行開張時。忽兆焚如。鄉人爭往灌救。事定。檢點焚死各屍。則凡食狐肉而甘者。咸成焦炭。而首得小狐者。死狀尤慘。洞胸斷肢。與狐之被宰時。宛然無二。鄉人大恐。謂狐果有靈也。因釐金爲立祠宇。以邀後福。冀其永勿爲祟。每當歲時。

令節香火之盛。煊赫一時云。

金先生之言曰。嘗於客座晤一老人。器宇端凝。有道君子也。叩其年。已過尙父。非熊入夢之日。垂及耄矣。自言當同治十年時。作令甘肅某縣。廨中有屋三楹。深局勿啓。相傳爲神靈所居。嚴戒窺探。朔望且必衣冠致祭。典禮甚隆重。老人時正血氣方剛。素惡聞狐鬼之說。一夕。月色甚佳。獨步衙齋。悄然至其地。斬關而入。則雖闕其無人。而纖塵不染。花竹娟秀。若有幽人隱士。居於其中。旋歷堦而升。遙見絳帷中有白鬚老者。道貌巍然。高坐堂皇。似一塾師。旁列諸弟子。方溫習課程。視其面。則皆獠牙獐目。赤髮紅衣。與老者之藹然可親。絕端相反。審視之餘。大驚而暈。遂昏然不復知人事。翌晨。署中內眷始覺得之。以薑湯灌之而蘇。歷述所見。聞者悚然。重加健壯。更不敢越雷池一步矣。數日後。老人方在籤室治事。忽有不速客入。視其刺。爲董仲舒三。

字詔曰。江都賢相。遠在炎漢之時。蘭相如。司馬相如何。得影射令名。客曰。實不相欺。不佞卽三年不窺園之作。天人三策者也。假設臯比於此者六年矣。前承枉顧。茲來一報地主耳。問所授何人。則謂此皆星垣天殺各宿。因人世不久大亂。此輩皆銜使命。下降塵寰。乃有東嶽大帝。憫浩劫之難逃。痛殺機之過甚。請命於帝。謂不教而誅。毋乃非好生之德。願使此輩略受教育。以挽殺運於萬一。帝惻然動容。因使老夫爲之宣佈德意。忽忽六年。限期垂滿。行且與君長別矣。語畢。歛然而滅。老人旋棄官歸。遨遊東南佳山水。不復作脚靴手版生涯。流光如矢。瞬歷四朝。回溯前事。如塵如夢。視近日趕趕桓桓者。流雖大開殺戒。而禮賢下士。儒將風流。猶未盡泯。或且染素濡毫。好親吟詠。董相之澤。不亦遠乎。

墨痕扇影錄

書生結習。性好塗抹。迫於饑驅。抗塵走俗。絕少臨池之暇。間慕染翰之風。敗墨矮牋。隨意揮灑。觚哉觚哉。未能工也。嗜痴者流。過相督責。每至荷花香裏。以便面乞書者甚衆。日塗四五頁。習以爲常。今歲粵中老友黃君淡如。以合作扇面相約。黃君工繪人物仕女。落筆不苟。舊潤娟秀。衣鉢清溪樵子。於曉樓七鄰之外。別樹一幟。初定二百頁。不兩月而如額。索者尙接踵而至。乃續訂一百頁。今又一塗畢矣。此外又有非合作之件。或爲各牋扇莊所代收者。扇影墨痕狼藉几案。間有銘心劇蹟。爲余惡札所污。遠慙疥脫之譏。近受塗鴉之笑。烟墨不言。受其驅策。亦文字障中一重苦海公案也。然烟雲過眼。夢想臥遊。略志姓氏。以記嚮往之忱。聊作石交之券。

陳蒼虬之三絕
蘄水陳蒼虬侍郎曾壽。爲余壬寅同年生。癸卯聯捷。滄陟清華。築別墅於西湖之濱。讀書吟詩。蕭然自放。新建夏映齋長浙江教育廳時。余以參預兩

浙詞人祠堂祀典至杭。小集映奩官閣。與朱古微吳絅齊胡晴初諸貞壯及蒼虬等。爲詩鐘之戲。嘗過蒼虬齋中。見所作松樹大幅。一別數年。畫學大進。客歲有周君者。以其所續雷峯藏經圖行。君子屬題。斷素零縑。精采遠出。後附八聲甘州題詞。尤極聲情綿渺之致。今歲見其畫扇。益卓然成家。而最心折者。爲在晨風廬中所見冊頁三種。一臨錢叔美畫。一臨居商谷畫。高秀之致。有若藐姑冰雪。一爲游普陀時卽景寫生。澹冶似宋元逸品。題字多作蠅頭小楷。停雲墨妙。不能專美。並世鄭虔尤推驚座。

吳石平之工細書畫。石平名蘇。常熟人。年已六十有三。所作畫扇。尺幅中有千里之勢。烟水雲林。若運鬼斧。每扇必於方寸中書畫中本事。近見其二扇。一寫放鶴亭全文。一寫秋聲賦全文。目力稍鈍者。須以顯微鏡觀之。昔有於一粒芝麻上書天下。

太平四字者。擬以石平。未遑多讓。余頻年書其畫扇甚多。惟每扇必係前一年所作。蓋五日一山。十日一水。精心結撰爲之。每年只能繪數頁也。毘陵張揖如工刻細字。能於寸幅中摹刻獵碣全文。去歲爲余作二印。其邊款多不能辨認。旋即謝世。此印遂成絕筆。與石平可謂異曲同工。石平之字。不如揖如。而畫筆秀潤葱蘢。非時流所能及。片石韓陵。石平傳矣。

王二水之山水。王林字二水。杭縣人。善作工筆山水。數年前書其畫扇。歎爲工絕。爾時取潤祇每扇四金。今則數倍於昔矣。其畫以石谷爲宗。萬壑千巖。叢林密菁。攢聚尺幅之中。雲林十萬圖。此爲嚆矢。畫人多工作些子景。往見董何諸子。取徑正復相同。大抵承廬牀之遺風。而加以綿密。然工力終讓吾宗爲江東之秀。前有張二水。後有王二水。輝映藝林。足稱佳話。

余性拘謹。不能作草書。張顛揚風。願學未能。有以四體書相屬者。多以行草代應之。天分所限。莫之能強。統計所書各屬。楷書居十分之七。篆書居十分之二。而索余小楷者尤多。嘗有北來客踵訪。以便面四頁屬書雙行小楷。限期一日。携以北歸。請易他體不可。請易單行小楷亦不可。詢其堅持之故。則以甫自曾農髯處來。髯評余小楷。有桂林一枝。崑山片玉之品目。故必欲得之以爲快也。時適溽暑。解衣磅礴。爲費半日之程而畢。然亦苦矣。薄負虛名。日爲人役。欲學草書。以稍自節。昔李公擇作艸書。劉貢父呼爲鸚哥嬌。意謂鸚鵡能言。不過數句也。後力學久之。更示東坡。東坡曰。此可當秦吉了矣。余欲爲秦吉了而不得。因屬朱君其石治一印。曰鸚哥嬌。以自勵。又嘗作二印。曰目中無人。腕下有鬼。置之案右。用代座銘。

齋中蓄繡眼芙蓉鳥各一。花香簾影間。新簣初弄。潑墨濡毫。益增逸趣。後又飛來一

芙蓉鳥客來不速。對影成三。添食量水。皆余躬自任之。朝夕相對。有如密友。一月前芙蓉換羽。嚙不成聲。迨新毛長齊時。雛鵝破殼。舊潤欲滴。漸埋珠喉。依然百囀。日者懸諸樓角。忘未携置室內。清晨好夢驚回。小婢報兩芙蓉鳥。均爲野貓攫食都盡。蘭刈當門。象焚巨齒。視當日沙龍五國。二聖不還。淒惋之情。更爲過之。日來手揮素練。耳寂聲聞。恍若紅燭筵前。少去添香良伴。因口占一詩追悼之云。

新着黃衣似阿嬌。晴窗相對伴昏朝。依人我自蟬聲嚙。擇主汝還鶯舌調。鸚鵡開籠經懶誦。狐狸當道勢偏驕。小桃紅碎春風詠。一角空樓倍寂寥。

昔李專客有所愛白貓曰小桃。一夕無病而逝。哭之以詩。見越縵堂日記。故未聯及之。會獨鶴屬爲其友賁一書扇。卽以此詩書之。蚓唱蛇飛。適形其醜。獨鶴其爲我藏拙可也。

藝林客話

百花生日前一日。裴子德夫招飲於其寓廬。座有太原公子。南閣祭酒。皆書畫家也。互述海上藝林珍聞。頗足供澆書攤飯之助。錄之以實我集。

某骨董肆中。近得唐伯虎山水八頁。真蹟也。惜爲僉楚所藏。每頁皆書千家詩一首。又每首皆有別字。名蹟收藏。亦有幸有不幸。幸者如青萍結綠。長價於薛卞之門。不幸者遂如明珠投暗。衰鶴焚琴。豈獨唐寅庚黃一端爲然哉。

去歲市上發見梅道人畫一冊。有二頁。微有蛀孔。遍示賞鑒家。皆目爲膺品。旋有人以三十六金得之。携至吳門。丐名手裝潢。補其蛀孔。復出三十六金。襲以錦綵。重來海上。則向之斥爲膺品者。皆摩挲愛玩。不忍釋手。僉以得見真蹟爲幸。吳江某收藏家聞之。竟以一千六百金載之而去。虛齋名畫中又多一劇蹟矣。

奚鐵生山水巨幅。去歲江浙之役。自麗苑載來海上。遂落估買之手。畫中題跋有穀日二字。或購以獻某鉅公。鉅公遽援筆於日字下加一大畫。遂成穀旦二字。此鉅公殆善討吉利者。

黃山壽。字旭初。武進人。以徵僚聽鼓浙中。初畫人物。後工山水。尤善青綠。嘗得乾隆時大內所藏石綠甚夥。故設色富麗。非凡手可及。身歿未幾。斷素零縑。價重一時。近來市上忽別有黃山壽出現。惟武進二字。易爲鎮海。市賈遂有常州黃山壽寧波黃山壽之分。此亦畫史中之新名詞也。

海上善作闊扁書者。前有汪淵。如今有唐駝。汪於石鼓致力甚深。而知者甚渺。獨其所書市招。腸肥腦滿。多買胭脂。市中人謂其所書者。必利市十倍。一時遂不脛而走其門。今老鳳翔銀樓初開幕。丐書五字。汪索每字百金。老鳳翔主者有吝色。別乞高

龔公何詩孫書。皆不稱意。卒如約酬潤。得汪書而後已。然今日市中。粥汪書者。每聯僅值數元。汪氏有知得毋。亦有身後是非誰管得之慨耶。

聖人爲人書。署上款者。例倍潤筆。有字松生者。巧作上款。聖人醉後僅書松生二字。翌日所謂松生者。登門請見。面詰聖人曰。爾何人。我何人。直斥我名何也。此聯計潤三十二金。今并書奉贈。語畢立撕其聯。片片作蝴蝶飛。大踏步逕出。聖人怒擲三十金於門外。松生卒不顧而去。

西泠印社印趙悲庵書。有其候補知縣時自書履歷。今又發見趙所記日用簿一冊。計值七百元。聞其原本已爲櫻花三島中人携去。今所存者。僅珂羅版印出之副冊耳。

數年前某陸家得吾鄉九龍山人所書借票一紙。其數爲一千十名。人題跋殆滿。舊

藏端陶齋處。陶齋殉國變。遂轉輾流落海上。得者珍爲拱壁。不輕視人。此亦吾鄉佳話也。山人姓王。名紱。字孟端。卽作竹鑪圖者。圖藏黃埠墩寺中。清初已爲顯者潛易而去。或云卽孫平叔制軍所攫取。未知孰是。今祇有竹鑪山房。而此圖竟如廣陵散矣。

無衣瑣話

海上五方雜處。廣厦雲連。將作大匠。流汗相屬。每構新屋。無不入滿。而每一弄內。必有蘇廣成衣舖若干家。其臨街市肆。又必有米舖雜於其中。蓋衣食住三者。固爲生活之要素。有聯帶之關係也。七八年前。余賃廡於滬北之寶山路某里中。比隣祈某。亦賃屋一楹。設一成衣舖焉。祈善詞令。工交際。所製衣。修短入時。寬博合度。以是刀尺聲中。其門如市。生涯旣盛。祈但高坐指揮。如柳河東。圻者傳中之王承福。儼有顏

指氣使之態。暇則聚博。徒爲方城之戰。嬌妻穉子。圍坐作壁上觀。融融洩洩。頓覺一室皆春也。俄而以舊居湫隘。擴其隣屋爲新肆。而氣象一新矣。俄而祈以有外遇聞。更就外室爲第三支店。而氣象更日新又新矣。里中屠沽驕卒。輒老班之而不名。途次值祈。則必足恭爲禮。每朋儕相遇。口有道。道老班。目有視。視老班也。余家人之衣。輒付祈製。又因稽及阮。攀周援李。親戚往來。覩其衣之適合時尙也。轉輾委託。有如瓜蔓之抄。祈更迎合心理。商量顏色。斟酌式樣。遇舊衣之翻新者。則洗染縫綴之事。悉可自任之。曰。我爲之。費省而工速也。遇材料之添置者。則奔走物色之役。亦一力自任之。曰。我爲之物美而價廉也。以故相識之十餘家中。無不有祈之蹤跡。獨余以祈之浮滑而便佞也。輒加警誡。近祈挽余之舊居停爲作保山。爲永安公司之包工。益復沾沾自喜。余曰。攀援愈高。墮落愈速。車之澤者。其人如瘁。祈某其或者從此不

振乎。家人皆嗤余鰥鰥過慮。夏間。余新製華絲紗新衣一襲。成未數日。忽失所在。詰是日。雖至余齋中者。則惟祈以告貸故。一度入齋對。余曰。是必祈爲肉袒之牽羊矣。召之來而詰之。祈矢口自辨。指天日爲誓。以事無左證。亦惟一笑置之。十日。前家人料量寒衣。余有同州板灘皮羊裘一領。付祈手製。再約期而再不至。昨晚復遣人速之。則門棲了鳥。盡室遁矣。覘其室。空僅四壁。鐮銖不留。知其定計已久。一羅預頃。債者雲集。其貼隣某君。固熟知祈之秘密者。唏噓歎曰。有是哉。祈之終必出此也。方其拓第一分店時。負債垂及千。拓第二支店時。則負累已逾千外。近以爲永安包工自矜。則所負益不可究詰。內窘彌甚。外貌彌美。若祈者。亦何自苦乃爾。使其謹守一肆。勤勤業業。自食其力。則雖至今存可也。余曰。隣人之言。深切而近於道。上海社會。無奇不有。若祈者。特不幸而失敗耳。滔滔者又豈獨一祈哉。抑余明知之而卒無術以

祛之讀黃仲則詩全家都在西風裏。九月衣裳未剪裁。不禁爲之爽然若失。書至此相識之十餘家。咸來問訊。合計損失。共達千金左右云。

念秧新話

前記寶山路某里成衣舖主祈某掩逃事。余之灘皮皮袍亦遭波及。三日前祈自郵局寄一書來。謂該皮袍當於某質肆中。計洋若干元。質券存在該肆。但說明某人所質。可以贖取。余慮再爲所給。先飭傭嫗至該肆查看。肆中人謂須先掛失票。再加看費。所謂照例之大加一小加一也。此外仍須由妥實商店蓋戳簽字作保。方可取贖。傭嫗示以來信。方允通融。僅納看費洋數角。迨取出。則果原物。而新面尙未加上。舊面亦僅拆除及半。問何物之貴而質至此數。則謂成衣質物例視常人優待。且祈某交易甚多。此衣亦持以換取他物。非悉易現金者。語次復云。祈之掩逃。此番已第三

度矣。某公司損失最鉅。計皮衣若干件。共價千數百金。贖去未多日也。傭婦歸報。余頗憶民國二三年之交。車夫張大一事。與此頗相類。追述之。可見侯壯梅所記之郭老僕。斷難求諸於今人。而銀鹿青猿。且將絕迹於天壤間也。（余擬輯義僕傳。以鹿猿小史名其書。）大傭於吾家者。三年而贏。當余歸自南洋時。主某銀行總務事。日與海外華僑。及海上商界中人。徵逐於花城酒國。午夜歸來。大計其一日所獲。囊中輒鏗然有聲。以是先意順志。極鑿除戚施之態。迨癸丑之役。行主爲項城名捕。倉皇東渡。夏君粹芳招余入商務書館。蠹魚生計。還我青氍。歌塲舞榭。遂與長別。大收入既減。頓萌怨望。奴膝婢顏。有如隔世。一日戚串某以珠花屬余押款。余交大携回。宵深不返。知有變故。翌晨遍訪各賓肆。果得珠花所在。計質洋三百餘元。且竊余之名刺。同交質肆。捕房中人語余。若無此刺。則可弔取原贓。以此知大之設計甚備。正

籌贖聞。而大書適至。質券一紙。赫然附於函內。謂歸里成婚。暫借一用。苟富貴。毋相忘也。視其郵印。發自木瀆。會余調知大里。居交游甚悉。友人周君又方懸榻余處。機警幹練。好急人之急。乃慨然自任。逕赴南通鄉間。嚴密躡緝。竟於一土地廟中獲之。時大方在廟中求籤。問婚姻事。得第一籤。上上大吉之占。欣然懷籤而出。則鐵索銀瑤。爲周捉將官裏去。雖歸案究治。而質款已耗去十分之七。綜計此役。余之損失在名世以外。女子小人。古稱難養。有以哉。有以哉。然封還質票。與祈之郵書自首。則固可輝映前後。不謂事更有適相巧合者。昨日星期。余過晨風廬小坐。晤同鄉俞君錫耕。告以祈事。俞矍然曰。余近亦遇一事。與此將毋同。甬人某甲。有設成衣肆於葑園弄口者。誠橫而耐勞。良工也。俞幕遊海上有年。客中縫紉。悉畀某甲。心儀其人久矣。會俞之家人來滬小住。乃喚甲至。以新衣數襲付甲裁製。久之不至。踵訪之。則杳如

黃鶴久矣。計其日。則歸自俞寓之翌日也。甲之居停告俞。謂房租被欠三月。更有一笑柄者。甲有女弟。許字他人。得聘儀若干。悉爲甲用罄。吉期既迫。甲無以應。乃盡室宵遁。女弟之婿家。遠在鄉僻。不知也。且期前已接洽就緒。故了不設備。及期。青廬一乘。導以鼓吹。旣至甲家。屢然而返。青鳥使來。黃姑信杳。新郎其何以爲情哉。俞聞之。亦嘔噓不置。旋得甲書。詳述苦况。謂他日到滬。必圖返璧。然事閱數月。雲錦七襄。固至今猶作外府之藏也。余曰。甲以女弟故而逃。尙可謂之逃。亦有道。若祈某者。囊括所有。以償博進。及金屋中買笑資。其人格出甲下遠矣。俞笑曰。君尙與此中人語道耶。藏垢納污。偷輸風薄。海上現狀。大抵爾爾。余所謂道。如是而已。因相與一笑而別。

秋平雲室聯話

聯語之作。具有別腸。童時見塾師教其子弟。於作詩文之先。輒先令其從屬對入手。

字面虛實。聲韻平仄。以及虛字之用法。句調之諧和。皆可於此中悟入。實爲至妙之法。南通徐澹廬精於斯技。近刻其所作楹帖。屬余爲弁首之文。曾暢論斯旨。謂作聯有三難。非通才不辦。近人惟湘鄉曾滌生。德清俞曲園。雅擅斯製。餘子自鄧殊難語於專門名家之選。比來傭書自結。日必書聯十餘付。時有屬兼撰聯句者。尤以嵌字者爲最多。歷鵠射覆。頗難中的。間有一二稍覺愜心貴當者。摘錄數聯。就正大雅。擬諸曾俞。彌復不逮。繩以湘綺老人鳥名戴勝。人名戴不勝。貌是胡孫。號是胡念孫之例。或可博酒後茶餘之一軒渠也。有名宛之者。供職航空署。又工雕刻之學。屬爲嵌字聯。余曰。之字難嵌。不限定格其可。乃作聯云。神物行空游宛若。良工餘技作之而。自謂尙無斧鑿痕。宛若之而。亦虛實相稱也。老友翠眉生。以書生而參軍幕。洊擢師長。駐節鸚鵡洲邊。近於珂鄉營至善堂成。旣屬書額。復爲撰長聯云。至德媲美賢。况

當百戰功成。記嶺表誓師。長江飲馬。三徑喜未荒。欣看松竹依然。洗甲無慙眞國士。善人惟楚寶。恰值八州坐鎮。正衙齊運甓。親舍射鮮。一邱幸早辦。佇待尊鱸歸與。詒謀猶是舊書生。見者頗謂壯采豪情。能爲翠眉生寫照也。繆凱伯工程師與其夫人顧女士結婚二十年。舉行磁婚紀念。顧夫人親繪鴛鴦一幅。張於燕寢。更屬余書一聯爲偶。余報以十四字云。百歲齊眉看指顧。廿年比翼結綢繆。分切兩家之姓。繆字借用。尙覺自然。以比翼映帶鴛鴦。亦自謂題無剩義。潘蘭史徵君嘗云。詩文不論優劣。先求其切。若作泛語。雖工不取。倘見此聯。不知於意云何。美新藝術社云。美傳西子神阿堵。新得南宮古畫圖。約書君書來。謂於鄉間新築書齋。樓以高麗繭紙索聯。聯云。舊約卜南村。居鄰廉讓。攤書眠北牖。人傲羲皇。不譖能搔着。約書君之癢處否。又爲人題書室聯云。老屋東頭。倚然自署五湖長。書城南面。不羨人間萬戶侯。東頭

南面。屬對頗巧。惟非嵌字耳。運通銀行楊震廷君。以其大母之喪來告。楊質廡於蘇州河北。其大母八十稱觴時。嘗屬余爲作壽言。輒以一聯云。淑德著關西。記八旬慈。竹長春。介壽曾撰王母傳。相音輟滬北。正三月。緋桃送艷。陳情淒讀李公文。此聯亦非嵌字。惟貼切事實。移置他人不得耳。滬舫主人。不知何許人。貽書屬爲其園中新營船廳作聯額。爲作聯云。此地疑有詞仙。記雙槳來時。半舫吟罷。今夜酒醒何處。在白蘋風裏。紅蓼洲邊。額云不繫。何郎公束。故人簡齋從子也。十年前負笈海上。久不相聞矣。日者闢然入坐。已著短後衣。黃皮縛袴。作軍人裝束。余比來忙於塗抹。繚山墨海。狼藉几案。懶於投筆。差能對客揮毫。何郎爲言其西江原籍。遭共匪之蹂躪。人亡家破。凄然可念。旋出素紙索書。倉卒間殊無以應。客去視其刺。已易名曰許。遂潑墨大書八字云。何以家爲。不知許事。

秋平雲室曲話

詞爲書餘。曲爲詞餘。遞嬗之迹。昭若發蒙。詩莫盛於唐。詞莫盛於宋。曲莫盛於元。故唐詩宋詞元曲。爲藝苑之專名。歷世相承。不容篡奪。然當李唐律絕高唱之際。金釵劃句。賭格韻於旗亭。玉笛飛聲。想衣裳於雲葉。香山有長相思之作。青蓮有菩薩蠻之吟。倚聲先河。濫觴於此。而當南宋詞家慢近盛行之時。又卽爲北調榛莽胚胎之日。吾宗元美藝苑卮言。謂金元入主中夏。舊詞之格。往往於嘈雜緩急之間。不能盡按。乃別創一調以媚之。而北調以起。沿至末年。世人嫌其粗鹵。江左詞家。遂以纏綿頓宕之聲易之。而南詞以起。南北曲之原始。盡於此矣。崑曲全盛時。以魏梁二家爲最著。吳梅村詩。所謂里人度曲魏良輔。高士填詞梁伯龍也。魏論曲律。謂北主剛勁。南主柔媚。北詞重絃索。南詞重板眼。北字多而調促。促處見筋。南字少而調緩。緩處

見眼。北宜和歌。南宜獨奏。北曲尙白描。南曲尙詞藻。王實甫西廂記。北曲也。高則誠琵琶記。南曲也。此又南曲與北曲之分別也。

詩分平仄。進而爲詞。遂有四聲之別。似較詩爲多所束縛矣。詞進而爲曲。則更於三仄應須分上去。兩平還要辨陰陽之外。須注意於清濁高下。字之宜陰者。不可填作陽聲。字之宜陽者。不可填作陰聲。而曲牌之名。多至數百。各隸屬於各宮調之下。而六宮十一調。又各具特殊之性。如中呂宮。則綿渺清新。正宮。則冠冕堂皇。元陸輔之詞旨所載。與張玉田詞源所述。縷晰條分。皆可奉爲圭臬。填曲者。只須就劇中之悲歡離合。與某宮某調之苦樂哀悅相稱。而後擇定一宮。再取此一宮中所隸諸曲牌。聯爲一套。是入手之始。分宮配角。已煞費苦心。分配既定。又須論字格。守韻律。或陰陽之偶舛。卽格調之皆非。詞家填至壽樓春之起首五平聲字。史邦卿詞。裁春衫。

尋芳。憶舊遊之結句七字。必須平仄仄平仄平。張玉田詞。千山未必無杜鵑。第四字且必用入聲。周清真吳夢窗方千里皆如此。而玉田別作蕭蕭漢柏愁茂陵。遙知路隔楊柳門。皆其證也。遶佛閣之純爲濫調。雪梅香之中有拘聯。已覺不易合拍。然所關尙祇在數字之間。或僅數句止矣。猶且遇平聲無相當之字者。可用入聲以代之。至難者亦如花犯之嚴分上去。至三十七字之多止耳。曲則析陰剖陽。移宮換羽。跬步之間。荆棘叢生。肘腋之下。風波陡起。昔湯臨川嘗云。只須吾意之所快。雖拘折天下人嗓子。亦所不惜。此亦聊作快心之論。究之填曲而至拘折人嗓子者。必非良工妙曲。玉茗四種。以牡丹亭爲最傳。而牡丹亭中。又止遶園驚夢兩折爲最佳者。未始不由於此。余於辛壬癸甲之交。雅好填曲。小說月報第一年特刊號中之碧血花傳奇。實爲余處女之作。當時不知聲調宮律爲何物。意興所至。曼聲長吟。信

筆揮灑。曲中譜余澹心板橋雜記中孫壯公與王月娥事。頗極哀感頑豔之致。稿成頗自矜許。見者亦謬以絳雪倚晴相推重。吳趨吳瀟庵。今之關馬鄭白也。含宮嚼徵。畢生致力於此。而才調又足以副之。偶讀此曲。貽書相規。謂文情裴臺。夫何間然。至刻羽引商。則猶有待。僕願君爲協律之都尉。不願君爲掉書之文人。函末並集余曲中原句爲絕詩四章。所以期勉之者甚至。讀之爽然。始知填曲者亦有如許大經濟在。非可以閉門造車。出門合轍者。嗣後復爲涵芬樓作繡花腴可中亭中華書局作香桃骨。小說叢報作綠綺臺等諸傳奇散套。要皆斷素零縑。一時興到之作。游南洋馬六甲時。於島中名蹟青雲亭內。見石刻明遺民閩人曾其祿夫婦小像。曾爲馬島甲必丹。(島中地方長官。卽英文之 Captain 也。)顧黍離麥秀之痛。刻不去懷。期門浮海。屢仆屢興。終以寄迹天南。斧柯莫假。老臥滄江。黃冠逃世。其遇可哀。其志可

敬。余乃譜曲一套以弔之。其尾聲云。河山還我今新造。便是你月下魂歸也。意氣豪
莫忘這海外馬來半個島。時蓋共和肇造之初元也。碎墨飄零。傳鈔殆遍。顧涉世愈
深。落筆愈艱。比來漸窺秘奧。略識此中甘苦。益不敢操觚率爾。加以謝公哀樂已過
中年。江錦不花。李囊早謝。既等君苗之焚。遂罷渭城之唱。海思雲愁。傷心學佛。詞錫
回首。永絕聲聞。不止重負故人期望已也。

填曲之難。既如上述。然其中亦有至樂在焉。書歌詞曲。得爲美術之文。文而至於傳
奇。實臻登峯造極之境。詩以寫情。而體限近古。不能意爲修短。詞以適性。而調拘令
慢。亦難別出心裁。揆諸長言詠歎之義。猶有未足。獨至於曲。則平仄可以通融。一字
可以複押。而且句法之長短。可用襯字以任意增減。此體格之樂事也。至行文之樂
事。則更觀縷難盡焉。瓊樓玉宇。長公有磨蝎之傷。雲夢岳陽。東野起爲龍之歎。人事

不齊。天高難問。苟託之於粉墨登場。則帝王卿相。惟我意之欲爲。富貴神仙。秦皇漢武。所畢生求之而不能兼者。我能於一刹那間。既極炊金饌玉之榮。復作三島十洲之想。推而至於英雄名士才子佳人。忽而玉笑珠香。忽而呼風叱雨。紅氍毹上。無不可作如是觀。時而莊重。則代聖賢立言。時而詼諧。則代鼎鐘象物。快屠門之嚼。虎虎若狂。添頰上之毫。栩栩欲活。借筆底之烟霞。吐胸中之錦繡。補恨有天。竭帝謝鍊雲之石。寄情得路。長房收縮地之方。天下之愜心貴當之事。更有甚於此者乎。而且文所不能盡者。可以賓白補之。曲所不能寫者。可以排場代之。桃花扇投轅折中柳敬亭出場唱云。走出了空林落葉響蕭蕭。一叢叢蘆花紅蓼。倒戴着接羅帽。橫跨着湛盧刀。白髯飄飄。誰認的詼諧玩世東方老。柳之裝束。柳之精神。一躍出紙上。卽令畫工爲之。恐亦無此精采飽滿也。填詞至此。真此中有人。呼之欲出矣。桂林霜記馬

雄鎮全家殉節時。其曲文云。長歌激楚。正氣文山。節高吟跌。宕浩氣椒山。血天地聞之。鬼神聽者。又寫其子被馬手刃時云。四隻眼看爺不閉。兩顆頭擊賊雙提。小身材忠臣後裔。小性命童年厲鬼。纔把這七尺軀交還天地。又云。把墨痕頸血一齊飛。鐵心腸不移。鐵心腸不移。看堂堂南八一男兒。此等淋漓盡致之文。真如雲亭山人所謂這笑罵風流倜儻。一聲拍板溫而厲。三下漁陽慨以慷。人即無情。未有讀此而不髮指眦裂者。聲音感人。如是如是。劉彥和稱文之分類。有聲文。形文。情文之別。英人黑哲爾謂文學卽藝術。有耳藝。目藝。心藝三種。二說若出一轍。傳奇之文。實兼聲形情三者之妙。而深入於藝事神化之境。往在洪楊之役。吳門士大夫喜爲曲會。人人能按節而歌。尤好歌長生殿之彈詞。千忠戮之八陽兩齣。故有人人收拾起。處處不提防之謔。謂彈詞中第一句。爲不提防事年值亂離。八陽第一句。爲收拾起大地山。

河一擔裝。四大皆空相也。說者謂此卽遭亂之證。實則二曲之佳。能感動人心。故不知不覺中。自然發爲吟詠。而巳。八陽之結尾。建文唱云。路迢迢。心快快。何處得穩宿。碧梧枝上。甫唱至此。幕後飄來一杵鐘聲。建文疑爲景陽宮鐘。以問程濟。程濟喟然嘆曰。此野寺鐘聲耳。陛下離家去國。泊鳳飄鸞。一旦蒙塵至此。何從更聞景陽鐘聲乎。建文乃接唱云。呀。錯聽了野寺寒鐘當景陽。其說白之佳。布局之妙。動人之深。實有令人百讀不厭者。抑吾所謂賓白足以輔助曲文。亦於此等處可見。如牡丹亭之游園。初無從著墨。說白中但加是好天氣也。呵一句。以下接原來是姹紫嫣紅開遍。一大段文字。便覺情文相生。一氣貫注。自來曲中口白之妙。無過於桃花扇西廂記長生殿數種。而舒鐵雲瓶笙館修簫譜。雖係散套。其文君當爐伶元擁髻二曲中之說白。實不愧爲驚才絕艷。又尤西堂之釣天樂亦佳。西堂失意於科場。故作此以洩

愁卒釀成文字之獄。故西堂全集舊刊本中。往往不收此種。想見當時禁網之密。近坊間有翻印單行本。而改名爲新桃花扇者。了無取義。且又去題萬里。可爲一笑。西堂文章。稍流俗豔。而作此等文。則出色當行。惜僅止此一種耳。近人作傳奇者。以蔣心餘黃韻珊爲最佳。蔣如鐵板銅琶。善唱大江東去。譜忠義節烈事。真能長歌當哭。黃則如時花美女。工爲言情之作。倚晴七種中。分填金絡索一解。無不佳妙。若以鄭鷗鵠謝蝴蝶之例例之。則亦可呼爲黃絡索也。其鴛鴦鏡中懺情一折。共金絡索四支。有語皆香。無言不韻。如情無半點真。情有千般恨。怨女歡兒。拉扯無安頓。這壁廂梨花泣盡闌前粉。那壁廂蝴蝶飛來夢裏魂。堪嗟憫。憐才暮色太紛紛。活牽連。一種痴人死纏綿。一種痴魂穿不透風流陣。清夜鐘聲。霜天猿韻。能喚醒情場中人不少。宜有井水處。皆作曉風殘月唱也。

秋平雲室詞話

詩有詩史。詞亦有詞史。詩中如杜工部之哀王孫。哀帝室之飄零也。兵車行。傷戰禍之慘酷也。石壕村。寫吏役之恣睢。與夫苛政之如虎也。他若南征百韻。劫記滄桑。丹青一篇。意存感慨。以及白居易之新樂府。元微之之連昌宮詞。名篇鉅著。皆足備遺山野史之搜。供金鑑千秋之采。詞中類此者。較少於詩。然如南渡末造。德祐乙亥。太學生作念奴嬌云。半隄花雨。對芳辰消遣。無奈情緒。春色尙堪描畫在。萬紫千紅塵土。鵲促歸期。鶯收俊舌。燕作留人語。遶闌紅藥。韶華留此孤注。真個恨煞東風。幾番過了。不似今番苦。樂事賞心磨滅盡。忽見飛書傳羽。湖水湖烟。峯南峯北。總是堪傷處。新塘楊柳。小腰猶自歌舞。祝英臺近云。倚危欄。斜日暮。漠漠甚情緒。禪柳嬌黃。全不禁風雨。春江萬里雲濤。扁舟飛渡。那更塞鴻無數。歎離阻。有恨落天涯。誰念孤旅。

滿目風塵。冉冉如飛霧。是何人惹愁來。那人何處。怎知道愁來不去。按前詞三四兩句。謂乘宮女風流雲散。如飛燕辭巢也。第五句謂朝士紛紛引去。如羣龍無首也。第六句謂臺官默默無言。如仗馬不鳴也。第七句指太學上書事。第八第九兩句斥陳宜中也。恨煞東風。謂賈似道。飛書傳羽。謂北軍至也。新塘楊柳。則謂似道新納之寵妾耳。後詞之稱柳謂幼君。嬌黃謂太后。扁舟飛渡。亦指北軍。塞鴻指流民。人惹愁來。謂賈似道之出。那人何處。謂賈似道之去也。此類詞實可爲詞史之濫觴。近人詞中如臨桂王半塘給諫校夢龕集中鷓鴣天序云。向與二三同志。爲讀史之約。意有所得。卽以是調記之。取便吟諷。久而不忘。人事作輟。所爲無幾。今年四五月間。久旱酷熱。咄咄閉門。再事丹鉛。漫成此解。並告同志。毋忘前約。爲之不已。亦乙部得失之林也。借讀史以刺時事。其意顯然。惜半塘詞中。此調僅得四首。其一云。卅載龍門世共

傾。腐儒何意得狂名。武安私第方稱壽。臨賀嚴裝促辦行。驚割席。億橫經。天涯明日
是春城。上尊未拜官家賜。頭白江湖號更生。其二云。羣彥英英祖國門。向來宏長屬
平津。隨岐獨下蒼生淚。八百孤寒愧此君。傾別酒。促歸輪。壯懷枉自託風雲。劇憐彩
鷁乘濤處。親見蓬萊海上塵。第三云。屬國歸來重列卿。楊家金穴舊知名。似傳重訂
冰山錄。那得長謠潁水清。仙仗入。篋書傾。空令請劍壯朱生。好奇事。盡歸方朔。殿角
微聞叩首聲。第四云。注籍常通神虎門。書生恩遇本無倫。鬼神語。祕驚前席。輓輅談
工拾後塵。空折角。笑埋輪。寓言秦鹿笑翻新。可憐一闕成何事。贏得班姬苦乞身。此
四首刺翁同龢張佩綸等。引古證今。妙造無迹。翁常熟於稱壽前數日獲譴。孫師鄭
詩註中言之甚詳。讀此四詞之第一首。可備見當時情事也。又儀徵劉新甫恩馥綺
羅香詠紅葉用玉田韻。第一首上半闕云。鴨脚黃邊。鴉頭綠後。霜訊朝來寒妒。一樹

門前難覓舊題詩。縱還我奪後燕支。懶重過唱春山路。怕荒溝流出瀟箋。勸郎休
問那邊去。第二首下半闕云。停車聊放倦眼。誰信西風世界。繁華如許。好不多時。還
是夕陽歸路。憑畫手多買燕支也。難寫豔春嬌語。笑兒曹當作花看。醉容和淚舞。皆
指清德宗之珍瑾二妃而言。故有奪後燕支夕陽歸路之語。新甫所著名摩挲詞。其
水龍吟唐花一解云。花宮不耐深寒。羣仙偷嫁紅塵裏。春愁未醒。憑空數到。番風廿
四。噴雨痕輕。釀雲香潤。內家標致。笑貴人金屋。藏嬌買豔。渾不解溫存意。過了。試燈
天氣。玉簾空主。恩捐藥。當初底事。千薰萬沐。催教梳洗。我亦曾經。鳳城西畔。略窺芳
思。歎龜年老去。淒涼羯鼓說開元事。則指庚子拳亂。德國聯軍總帥瓦德西入都。留
京諸人。爭納手版求其嘯植事也。鄭叔問比竹餘音。漢宮春庚子閏中秋作云。明月
誰家。甚今年今夕。多事重圓。移盤夜辭漢闕。貯淚銅仙。珠簾畫棟。倒寒波空影如烟。

魂斷處。長門燭暗。數聲鶯雁。蠻絃。還見山河殘影。怎磨成。桂斧補恨無天。淒涼鏡裏。
頓掩雲裏嬋娟。東華故事。祝團圓。歸夢空懸。凝坐久。蓬壺翠水。西流好送槎還。時兩
宮西狩。翠華未歸。起韻三句。可謂慨乎言之。廣東鴉片之役。釀成五口通商。爲吾國
外交史上之奇恥深痛。方事之殷。鄧嶠筠廷楨總制兩廣。與林少穆詩酒唱酬。刊有
鄧林唱和集。集中高陽臺一詞。專記此事。起句云。鴉度冥冥。花飛片片。已明點鴉片
二字。廣州商人業洋貨者。頗爲此事與外人通款曲。其最著者曰十三行。故詞中亦
有十三行字樣。每讀一過。不啻一篇鴉片戰史始末紀矣。洪楊之亂。向忠武以江南
大營。長圍金陵。天國中。人困守危城。勢日窮蹙。自將星遽薨。太平諸王突圍而出。大
江南北。遂無噍類。故江陰蔣鹿潭水雲樓詞中。踏莎行一闕云。壘砌苔深。遮窗松密。
無人小院。纖塵隔。斜陽雙燕欲歸來。卷簾錯放楊花人。蝶怨香遲。黑嫌語澀。老紅吹

盡春無力。東風一夜轉平蕪。可憐愁滿江南北。感慨淋漓。不嫌意盡。題曰癸丑三月，賦。蓋志其規運轉移之時日也。鹿潭亦有心人哉。余嘗欲搜求此類詞。彙爲一編。時備觀覽。似勝昔人集本事之詩。與但爲詞人作箋註記傳者遠甚。况晚近以還。世變紛乘。開千古未有之局。歷五洲未有之奇。倘能本此史筆。爲作新詞。不必侈談文學革命。其價值自等於照乘之珠。連城之璧。網裏珊瑚。正不必更向海外求耳。

詠物詞不難於體物瀏亮。而難於寄託遙深。樂府補題以白蓮喻伯顏。以龍涎喻二聖之蒙塵。香草美人。意在言外。王半塘詠燭鷓鴣天云。百五韶光雨雪頻。輕烟惆悵漢宮春。祇應憔悴西窗底。消受觀書老去身。花影暗。淚痕新。郢書燕說向誰陳。不知餘燭堆多少。孤注曾無一擲人。又浣溪紗詠馬云。首着闌干滿上林。西風殘秣獨沈吟。遺臺何處是黃金。空闊已無千里志。馳驅枉抱百年心。夕陽山影自蕭森。借物興

感最爲得體。民國紀元。余于役南洋羣島。英屬各地。涉歷殆遍。初意華南僑商。蘊畜閩深。必能擗戾瑋抱。以光祖國。及日與晉接。遂有何所聞而來之慨。島中多檳榔。若檳榔嶼。卽以此得名。因譜齊天樂一解以紀之。其末句云。瓠落年年。棟梁渾坐棄。蓋不自覺其言之直率矣。

虞山黃摩西人。才氣橫溢。詩文詞皆如其人。負奇不遇。卒以窮死。歿後其同鄉諸子爲刻摩西詞八卷。計和龔定庵無著詞一卷。懷人館詞一卷。影事詞一卷。小奢摩詞一卷。庚子雅詞一卷。集外詞一卷。和張皐文荅柯詞一卷。和蔣劍人芬陀利室詞一卷。和無著詞中太常引云。夢中天上醒人間。尙索夢痕看。襟袖浣應難。有無數香斑淚斑。十分輕忽。五分疏懶。圓月誤成彎。情債積如山。只準備愁還病。還賣花聲白門作云。六代總荒烟。金粉依然。秦淮水照畫闌干。闌外垂楊千尺樹。春在誰邊。如此好

江山只貯青鬟。東南王氣久闌珊。我亦不辭絲竹寫。漸近中年。水調頭歌云。居此大不易。行路亦良難。歲華誰道易過。但覺日如年。未必世皆欲殺。無奈天還沈醉。創鳥墜驚絃。惜此人不。出傷我道長艱。占紫氣。參白骨。擁紅顏。平生仙佛兒女。信誓未曾寒。否則某山某水。準備一耕一釣。二頃去求田。風浪滿人海。枕石聽潺湲。鵲橋仙云。吹簫也可。碎琴也可。只有濫竽計左。毖丹鷄犬盡飛昇。却剩得閒鷗一個。青山難買。青鬟難買。莫問爐中竽火。西風落葉大江湮。算一樣飄零似我。皆探喉而出。人人所欲言而難言者。又鳳棲梧云。寸心萬古情魔宅。積淚如河。積恨如山。疊欲遣美人都化月。山河留影無生滅。摩西多情人也。故能言之深摯若此。

譚復堂篋中詞。捃摭甚富。惟較復堂年輩稍後之人。多未列入。卽同時儔侶。或以聲氣罕通。或以微尚各異。亦不免有遺珠之憾。復堂日記。頗不滿於吾鄉丁杏舫之國

朝續詞綜。然聽秋聲館詞話中。亦正不乏佳構。而采錄未廣。人有同病。若復堂者。則又何說。余嘗欲仿篋中詞例。遍搜近人遺著。惟在江湖。見聞隘陋。抱此宏願。尙未知何日償也。著錄已及者。黃摩西外。有南通周晉琦會錦香草詞。能以語體入詞。如元人之白描高手。水龍吟云。世間那有神仙。世間那有長生草。世間那有金丹玉液。服之不老。笑煞當年。秦皇漢武。痴腸愚腦。被兩三方士。萬千詛語。欺惑得。顛暈倒。三百童男童女。更遠尋十洲三島。十洲三島。原來都是虛無縹渺。我道神仙。非靈非異。亦非奇妙。但無榮無辱。一歌一曲。卽神仙了。秀水金希僊鴻侄。纏綿婉轉。高逸之趣。欲遏行雲。摸魚兒題歸樵唱晚圖云。恁匆匆。翠微拾橡。功名都付羣豎。裘披五月。渾閒事。青學紅衣漁父。君未悟。怎忍把腰鐮。換了黃金組。歸來何暮。算只有浮雲。殷勤遮路。留我嶺頭住。參天幹。多少常留深塢。枝樞肩負幾許。從來才大難爲用。此恨竟成。

千古誰最苦。歎塵世勞薪。髀肉愁空拊。狂歌欲舞。還自問名流。安排第幾。軒冕羞爲伍。第二首云。最堪傷。河橋官柳。燒殘却火無數。今番侵曉攜柯去。免惹別離愁緒。漁也錯。任一舸浮家。欠了官租賦。層巒穩步。正村落炊烟。焦桐入聽。太息無人顧。擔頭上得失。難盡幾許。攀援羣峭何苦。茅檐堆得榆錢夥。笑比豪家財府。柯爛否。縱石室觀棋。肯被神仙誤。高歌月午。儘帶得雲歸。兒童不識。追逐同飛絮。慨當以慷處。不減漁陽三弄也。

朱彊村先生六十覽揆時。余偕春晉詞社同人。假長浜路周氏學圃。奉觴上壽。先生旋屬高君野侯繪霜花腴吟卷。遍徵題詠。沈寐叟王靜安張孟劬。况蕙風陳倦鶴各譜霜花腴一解。寐叟詞不多見。錄之以見灰薺一迹。碧瀾霽色。斂新寒。秋山爲整妝容。鼻孔禪掠。顚毛病禿。還來落帽西風。人間斷蓬。著淚痕染遍江楓。度關山萬里雲。

陰。傷。禽。不。是。楚。人。弓。古。往。今。來。多。事。儘。牛。山。坐。看。哀。樂。無。窮。壞。井。蛙。聲。危。柯。蟻。夢。臺。邊。戲。馬。忽。忽。騎。兵。老。公。莫。青。袍。誤。了。吳。儂。仗。黃。腸。被。惡。滌。愁。愁。來。還。盪。胸。

詩謎瑣話

詩謎之戲。近於東方射覆。與詩鐘文虎。同爲文人消遣之品。而詩鐘有琢句之苦。文虎非熟於經傳成句者。不易中鵠。獨詩謎易引人入勝。詩鐘文虎。非詞章家或文學家。不敢與於敦槃玉帛之會。詩謎則粗解吟詠者。皆可按圖以索。又以其事之近於博也。博奕猶賢。解嘲有自。遂至略識之無者。移其呼盧喝雉之目光。伏三跳四之心。法於此方寸赫蹏之間。隨壇索途。冥行盲進。幸而入彀。居然附庸風雅。不幸而一擊不中。則漫作憤王大言。諉爲非戰之罪。驟突叫囂。孤注一擲。而於創此游戲者之本意。大白飛餘。小紅唱罷。花雨一牀。薰風半畝。劇棋白擲。繼以清談。明几淨窗。偶動逸

與鍊色選聲。銖兩悉稱。片言創獲。蝸角奇搜。一字吟安。蠅鬚國寄。意存審美。鳴等和聲。眉山蘇氏所云。勝固欣然。敗亦可喜。樹詩壇之別幟。爲藝圃之旁枝。告朔已非。轅羊徒具。此非詩謎之不善。乃後人驚名背實之自誤也。往在清季。科舉盛行。每當大比之年。秦淮河畔。夫子廟前。詩謎之攤。鱗次櫛比。星晚露初之候。燈明月上之時。輒有多人叢立一處。同瘦郊之推敲。等達摩之面壁。一紙博進。不出青蚨數百以外。江湖落魄之文人。藉此謀餬口之方。猶不失爲雅人深致。今則變本加厲。大世界新世界等游戲場。公然闢門額。倭自成部落。前此所晒爲寒酸風味者。竟重演化於新文。化潮流澎湃之時。實事理之不可解者。或謂近來社會風尚。漸趨復古。但觀婦女衣飾。寬衣博袖。錦繡緣邊。非卽二十餘年前之時世妝耶。明璫耳墜。搖曳秦珠。非卽曩時所謂金步搖之變相耶。輕紅撲面。唇點凝脂。非又前此秋水芙蓉。崇尚天然之反。

動力耶。推而至於一飲食之微。一服御之細。一習慣之轉移。亦莫不循螺旋式之公例進行。向所唾棄之如土苴者。今或有珍異之儼如拱壁。卽以文學論。首倡文學革命者。今亦有埋首叢殘。作漢學家之研究者矣。此區區之詩謎。又何足云。余聞之默無以應。

遜清末造。常州人最嗜詩謎之戲。值局者必賃巨宅。命儔嘯侶。結合多人。一局既終。勝負之數。多及千金。少亦數百。蓋已借詩謎之雅典。寓樗蒲之成法。劉盤龍得此。大可解嘲。卽近來大世界新世界之列屋招徠。彷彿猶是當年衣鉢也。毗陵人爲此。最重古本。一字存疑。必出原書相質證。於是麻沙舊本。兔園冊子。皆爲枕中鴻寶。而蠹魚三食之字。尤爲抱殘守闕者所珍祕。個中人視此。宋槧元刻。亦不是過。非以紅鯉鮑讀。可作神仙。實以筆畫偶有參差。卽可以足爲餌。而引他人入其彀中也。亦有自

作聰明。塗竄二典。大言欺世。假託名著者。則必以松香和膠漿。烙土成版。預印卷帙。以備質問者之核對。益在鉛槧未盛之時。不得不用此法。嘗有一次。主局者以夜來口口聲爲謎。而以風雨芭蕉棋枰刀尺梧桐五項。使人射覆。局中公同評泊。謂風雨落花舊句。膾炙人口。斷不至取材於此。芭蕉窗外。忻聽雨聲。造境佳矣。而窠臼未免太深。棋枰下句。必爲子落知多少。取簷花落子句意。或未必卽引東坡爲同調。寒閨刀尺。淚落征衫。葉落梧桐。秋生灑殿。皆爲絕妙詩料。而思婦征人。尤極淒惋。孤注一擲。因悉集矢於刀尺二字。揭曉果然。主局者且憤然取新印之素帙示人。計此一戰之損失。在七百金左右。數月後。主局者復揭一謎。則卽前句之下聯。爲口落知多少。而以花雨子淚葉五字爲鵲。局中人回思前日凱歌。猶深印於腦海之中。不期而羣押於淚字。及夫脫穎而出。則赫然大書花字。主人且雙手出同文書局新印之全

唐詩。玉版眠蠶。示人以不作狡獪也。統計所獲。共八百金而贏。前此損失。非特如爲外府之藏。且腰以豐厚之子金。主局者每舉此語人。曼聲誦旨左。璧則猶是也。而馬齒加長矣之句。時聳吟肩。吃吃作鷺鷥笑也。

博奕叢話

麻雀牌之戲。創自吾國甬人。近年流行於美國。重瀛韞譯。蔚成佳話。最近櫻花三島中人。亦復沾染斯癖。有比賽大會之舉。懿歟休哉。凡有雀癖之人。聞此當不勝其雀躍矣。滿城風雨時。家人赴西子湖邊。爲戚屬某君祝嘏。勾留三日。除遨遊於山巔水渚外。輒以方城之戲消遣。歸爲余述一笑。聞之未有不軒渠欲絕者。爰轉述之。以廣雀史所未備。書筵中有賀客某夫人者。嗜雀戲最篤。計在杭三日。無日不自朝至暮埋首於竹林中。然每戰必敗。囊中金竟成玉卮。無璫滾滾東流。悉易爲他人之博。

進資。某夫人懷喪特甚。誓爲背城之借。一雪此恥。詎愈憤愈敗。蓋精神錯亂。則戰略荒疏。節節敗退。馴且不能成軍矣。忽於山窮水盡之處。頓現柳暗花明之境。一擲得盧。居然於莊家槓頭開花自摸和。一清一色之三番。某夫人至此。喜可知也。旁觀者復爭相稱賀。笑語喧譁。遂益樂不可支。先是某夫人因急於作戰。竟致寢饋兩忘。夙有烟霞癖。至此亦屏不復御。其侍婢觀主人之回噴作喜。乘間以烟泡二枚。香茗一杯。進。蓋將稍息其主婦之勞乏也。某夫人亦願爲孺子可教。舉杯狂吸。一飲而盡。迨洗牌重戰時。某夫人以連莊資格。遍索此二粒之相思紅豆子。而不得。闔坐大索。亦杳無跡兆。旋於某夫人座上。發現烟泡二枚。依然存在。而某夫人亦自覺頃者吞泡時。喉間格格作癢。似有魚乙爲梗者。方知向者紛擾之間。竟誤以骰子爲烟泡矣。於是一室春生。無不斂動。劍飛梨渦紅暈。而某夫人竟哭笑不得。旋且大呼腹痛。而一

場雀戰。遂因是不得不鳴金暫息云。

日本方有麻雀牌比賽之舉。而西報乃盛稱英美兩國亦方以無線電比賽吾國之圍棋。銅山東崩。洛鐘西應。天下事何竟巧合若是。且一東一西。同以吾國之博具爲賽。尤足徵神州國粹之流行。無遠勿屈。吾道不寡。非可狂浮大白者耶。按英美此次比賽圍棋。乃先以交戰之棋式布局。此後雙方每下一子。卽發無線電彼此通告。昔張南皮督湖廣時。與樊樊山蔡伯浩易實甫諸名流打詩鐘時。一聯旣成。輒以電報傳遞。蓋其時樊易諸公。方分居各地也。後先輝映。差可比類而觀。而尤足以資印證者。則莫如黃龍士與徐星友之血淚篇故事。父老相傳。徐爲弈界名宿。負國手之譽。黃稍後出。而於菟十日。氣欲吞牛。竟駸駸欲度驊騮而前。徐雖休休有容。其門弟子爭欲一折黃之氣焰。乃發起賽棋之舉。時徐方授黃三子。陽使徐與黃對局。而於菟

室中通邀當時名手。布局複奕。黃之一子既下。則由旁立小奚。走告室中。乃羣相鉤心鬥角。以爲策應。商兌既定。復由小奚暗通消息。謂當應第幾道第幾子。徐以大敵當前。亦惟複室中羣公之命是聽。黃以一人而當數大國之衝。冥心入元。以求必勝。十局既終。竟如滕薛之爭長。莫能相下。於是黃之名鵠起。尋與徐分先。而臣精銷亡。雙眸中血淚殷然。局終遂一病不起。後人因名此十局之譜曰血淚篇。志其實也。複室傳棋。與電台養子。將毋同。特未知此次英美賽棋之結果。果孰佔勝利。其鏖戰之殷。亦有與徐黃相同者否耳。

諾臯新志

神怪之說。通人所不道。况值此青天白日之下。迷信積習。尤應在打破之列。惟比來見聞所及。每有令人索解無從者。略誌一二。以待科學家之質證。非反對東坡無鬼

論而爲談空說有者。豐其蔀也。

客臘。余遭鉅竊。家人延一精於圓光術者。決疑問難。壁張素紙。觀者如堵。歷四小時。許如演影片。寸馬豆人。毫髮不爽。若可信。若不可信。歲初。全國美術展覽會編輯組。假華安六樓開會。余亦列席。組長徐志摩述其友陳君之夫人死後七日。陰魂出現。事甚詳。陳君之夫人非他。海藏樓主人鄭蘇堪之猶女也。近有袁君名蒼者。自南京中央大學。寄其大父之哀啓。索題像贊。啓中言其大父世居松陵之深葭浜。名文岷。字鑒雲。晚號渠叟。以木業起家。晚歲卜居蘆溝。築留雲館。隱居避世。生平力行好善。去歲除夕。無疾而逝。翌晨爲己巳元旦。袁君假寐中。忽見老人杖策自外歸。笑語哀君勿悲。余仙逝甚樂。上帝於除夕設四尊宴。黎黃陂爲爵尊。梁新會爲學尊。余則爲德尊。尙有百齡姚某爲齒尊。故匆匆赴召也。醒而異之。以告其尊人。則其尊人亦甫

作是夢。不謀而合也。余與袁君略不相識。而觀其題贊冰銜中有柳亞子張乃燕諸名人。則四尊之宴。殆已羣認爲足。廣異聞。獨念達尊有三。爵一德一齒一之外。增一文豪。豈天上白玉樓成。果需通眉長爪郎。爲作上梁文耶。任公得此。可與子建遮須曼卿芙蓉。同垂不朽矣。日者偶與校中同人談及此事。同人因言大同大學算學教授吳在淵君之家人。上燈夕。戲請紫姑神。以竹箸承箕。圓轉作圈不已。在淵異之。自往叩問。則箕中竟能作字。與在淵相問。答來者乃其夫人也。在淵夫人病癲。歿於去歲冬間。先是有掌珠髻齡而殤。時已能習疇人之學。作幾何畫。夫人乃言頃者所畫之圓圈。卽其掌珠所爲。在淵叩以家事。應答如響。問近在何許。答在不天不地之間。問天上主者何人。答觀音。地下主者何人。答如來。問頃何能來。答乘風而至。問死後所焚冥鏹有用否。答不入輪迴。不受地府管理。無須此物。問入輪迴者何以需用。

冥鑑。答地府中須行昧。與塵世相彷彿。我壽數未盡。故得汗漫空中。天上差樂。尙未嘗地獄中苦况也。問答久之。始諄屬未來之事。丁寧鄭重而別。在淵爲科學家。夙不語怪力亂神者。躬遇此異。亦頗覺其鶻突。躊躇滿志云。同人又言某君家傭一婢。蓬頭歷齒。夙嬰痼疾。其雙眸黯淡無華。平日能見鬼物。一日。主人厚送禮物至戚串家。會其家方有家忌。盛設酒醴。列筵祀先。此婢入門見之。不禁失聲大笑。羣叩其故。則曰。堂上列坐者。皆衣冠中人。飛觥行炙。樂叙家庭。獨翩翩裙屐之中。雜廁一方外繙流。高坐大嚼。毋乃不倫。是以不禁失聲而笑也。其家聞之。爲之悚然。蓋其先人之中。確有一人窺破紅塵。早歲出家者。曩讀柳子厚致許翰林書。述子孫祭掃其祖宗邱墓一段。情文真摯。歲時家祭。習俗相沿。晚近以還。禮教墜地。每見世家大族。亦有幾忘告朔之羊。漸廢穆生之醴者。豈知若敖之鬼。正欲求此一杯之羹而不得。優閒愜。

見。忽賦餒而爲人後者。可以鑒矣。前一事。許君渭泉說。後一事。嚴君晚滋說。

洋水仙新譜

洋水仙爲蒜科植物之一種。一莖多花。又似吾國之蕙蘭。色有紅紫白三種。紫者色如青蓮。最爲普通。白者次之。紅者最少。同一紅也。又分爲次紅淺紅粉紅三種。又有一種。紅而近於黃者。實爲粉紅之變色。真黃者渺不可得。望之牡丹。有魏紫而無姚黃。爲名花減色不少。嚴冬發芽。二三月間開花。或以其名洋水仙。湘簾葉兒。與吾國之水仙。同一種法。實則花性宜土。試與盆栽之花。同樣灌溉。則含英吐馥。花繁而色愈穩艷。其次宜栽於沙中。若僅以水爲養。則蘊蓄不深。培植不厚。英華早洩。厥有二病。一病在葉。其葉怒茁。而蓓蕾瘦弱。不能及時而花。一病在根。根涵水中。易發腐臭。花本番種。西方美人。究不及吾國水仙之清高。僅供清泉而養白石也。余性嗜花。家

有小園。萬紫千紅。春來怒放。皆先大夫手澤所遺。十餘年來。萍飄海上。求爲灌園翁而不得。夢裏家山。徒深慨想。前寄居楊樹浦滬江大學。時戲種洋水仙十餘株。時其寒暖。區其種別。大者栽盆。小者植盎。或培以沙。或養以水。矻矻孜孜。惟日不足。東皇多情。乃報以並頭者三。異種者二。曾著爲譜。載商務印書館小說世界中。客冬歲除。車過四馬路。後以墨西哥銀餅一圓。易得該花數十株。以歸。家人見之。斥爲花癡。不顧也。清明前後。穠華齊發。重臺駢萼。疊瓣錦心。供養案頭。如對天孫雲錦。色豔爭春。花香媚客。靜坐秋平雲室。頓覺大塊文章。任我揮寫。昔唐玄宗於嚴冬時。羯鼓催花。萬卉競放。因製春光好詞曰。此事不喚我作天工不可也。豪宕自喜。可見一斑。余冷抱青氈。紅蟬欲化。積習所在。輒復爾爾。因取蕭齋中瑰奇之品。各加題目。花封九錫。譜鴛牒於春城。味合五侯。留鷗盟於香國。水哉水哉。仙乎仙乎。非此名花。不稱此錫。

都將萬字平戎策。換作東郊種樹書。知我者其惟青咒詞人乎。

妙品三種●鴛鴦錦 白色重臺。每瓣中心有深紅一線。中分到底。昔天水未造婦

女。喜以紅白兩色之錦製鞋。名曰錯到底。衡以是花。神理畢肖。惟大錯之錯。厥名不

稱。爲易今名。以當繁錫。花如解語。亦當曰非我佳人。莫之能解也。●西施舌 白色

重臺。花瓣如雪。中心有紅鬚數根。如點胭脂。如染紅葉。李之珍異者。上有一捻紅。似

紅閨之指爪痕。相傳爲西施所搯而起。今仿其意。以名是花。鶯簧初試。嚙嚙嬌圓。聽

者當作如是想。勿作廣長舌觀也。●翠鑲玉 粉紅色重臺。每一花瓣之端。有綠色

之緣。大類美人頭上之妝飾品。吳門金閨之七襄公所。爲明代文氏之別墅。六七月

間。池中荷花盛開。有一種白色者。瓣端緣以紅色。園丁珍爲異品。此花紅綠相映。嬌

舊欲仙。每一展對。恍如二十餘年前。在七襄池畔。水檻招涼。荷香沁鼻時也。

逸品三種。一綠萼仙。白色重臺。微帶淺綠。爲花中最珍異之品。參橫月落時。靜對素心如置身羅浮山中。翠羽明璫。來伴師雄入夢也。二紫雲囊。普通紫色之花。率穠麗有餘。而雅秀不足。此花外緣作淺紫色。瓣之中心。則墳起作深紫色。有如刮絨。深淺分明。益形葱蒨。名曰雲囊。昭其實也。三紅砂鉢。紅色花瓣。四周有深紅色之細點。如碎蘸胭脂。雅艷無匹。影落淺水中。令人作輕舟款乃。浮家紅蓼岸。傍想。

聽楓碎墨

初四日晨風塵主人周夢坡丈招飲廬中。是夕適值嚴寒。余爲職務所羈。到時已過七時。潘蘭史沈醉。嚴載如李伯虞諸君已先在。主人出示所藏明寶尺牘及清代名人詩詞手翰。琳琅滿目。美不勝收。旋相將入席。主人猶子子美。及晨風塵客授姚君亦與坐。聚飲甚歡。嚴君載如卽席賦詩云。驟寒會便集消寒。飲聽清談更飲餐。恰

爲洗塵共傾沈。沈醉老來自南溟。允推祭酒是吟潘。首坐爲潘蘭老。澆胸壘塊求同氣。觸目琳琅結古歡。韻事竹林堪繼軌。籍咸二阮並登壇。夢老猶子子美在坐。要余屬和。深以未能卽席廣唱爲歉。飲畢。主人更偕余及醉愚等至大新舞臺觀劇。至則李萬春與藍月春之百涼樓適出場。藍扮常遇春。英姿颯爽。童伶中得此如鳳一毛。如麟獨角矣。中山開平。同爲朱明開國元勳。惟劇中演常遇春。對於常之乘馬。竭力描演。大類演漢壽亭侯劇中之赤兔馬。不知何所根據。蔣忠中矢後。遇春飛騎而至。將手中之三尖鎗。橫空飛擲。搶步而前。適接在手中。此自非有工力不辦。此劇注重似在遇春一人。故月春亦最賣力。或言別處演此劇。以蔣忠爲最重要。故劇名亦別稱蔣忠歸位。余於此劇。尙係初見。未敢置喙。此劇畢後。續演鳳卿之文昭關。文昭關演畢。曉華之廉錦楓登場矣。此劇取材於鏡花緣。劇情甚簡單。曉華結束

莊嚴初以濟雅勝。繼以葱蒨勝。歌喉宛轉從容。出自天賦。此自晚華第一勝人處。被網時驚羞不勝。傳神恰在阿堵之中。加以網參舞劍門鈴等場。搬演活潑。排場緊湊。又多少雜有神話之作用。最合滬人普通觀劇者之心理。聞登台前數日。以廉錦楓一劇賣座最盛。有以哉。若衡以審美之目光。則此劇固不如霸王別姬。太真外傳之哀感頑艷。且有歷史的價值矣。（獨鶴按：余於晚華所演劇。多所歎美。獨於廉錦楓一劇不敢恭維。蓋非演者不佳。實劇本太無謂。但梅每演斯劇。輒賣滿座。轉勝他劇。斯亦一不可解之事也。）蕭長華飾漁夫。撤網時之歌調。姿勢最佳。及晚華哀求釋縛。堅持不允。初謂如此好女子。携到上海。一月可易數萬金。我一輩子可以不釣魚了。橫財到手。那肯輕放。晚華又謂殺我一人。便殺二命。（指老母言。）蕭答以現在世界。害死兩條人命。算不得甚麼一件事。或本地風光。或諷刺社會。有味哉其言也。

鏡花緣記此爲君子國事。故特設商人買物兩場。今日之君子。類多如宋人所云。魏了翁爲僞君子。真德秀如真小人。真正之君子。祇可於戲中求之。粉墨登場。作如是觀可也。

宣南奕訊

吾國圍棋。自陳子仙周小松二家後。名手日少。而日本對於此事。研究日精。桃花絕艷（范西屏有桃花泉棋譜）黃菊謝餐（周小松有餐菊軒棋譜）遂不得不讓三島櫻花。獨出一頭地。間遇段手來華（日本工棋者以段定其等第。有初段至九段）國人輒推枰斂手。謹謝不如。此亦藝術界之恥矣。往時國人之工弈者。以顧水如汪雲峯等爲最著。願以奕受知於段芝泉。翩翩爲入幕之賓。汪則老客京華。久執此中牛耳。然與日本人對奕。微獨九段也。卽六段亦須受讓二子。否則輒亂旗靡。不能成

軍矣。求其能與六段分庭抗禮者。實未之前聞。最近北平乃有一童年健將。異軍特起。一破弈界之新紀錄。大足爲藝林生色。健將爲誰。吳其姓。清源其字。問其年。今纔十五歲也。伯兄魁峯。遠宦宣南。嗜弈最篤。與顧汪諸子。如驂之靳。數年前。有平政院職員吳君劭龍者。好弈。常過伯兄許。參坐隱之禪。伯兄授以四子。屢戰屢北。一日清簾疏簾間。吳忽攜一孺子闖然而入。曰。敗軍之將。不敢言勇。顧有豚犬在。願執轡弭以相周旋。倘亦以爲孺子可教乎。語畢。布局分罽。亦安四子。伯兄笑而領之。甫下數子。覺其藝遠出老鳳之上。雖在童年。而心靜氣平。無蹊子亦無躁著。謀定後動。老斲輪手不翅也。結果黑竟獲勝。嗣連奕四局皆然。乃改授三子而罷。時此童方梳雙丫髻。著桶襠衫。正當中堂蠟風之候。則卽吳清泉其人。年僅九齡耳。雙丸跳蕩。轉瞬六易星霜。而清源之技益復大進。最近日本六段某君。與之對奕於茶寮中。首局讓吳。

二子數道以後。某君覺勢不能支。支吾其詞。不肯下子。日晡。茶客雲散。竟未能終局。翌日。吳乃要求分先對子。某君允之。再戰。再北。僅最後一局。幸勝一子。因此清源之名藉藉人口。羣以國手推之。即日本報紙之評吾國奕手。亦曰吳清源爲中國之九段。王某劉某爲中國之八段。顧水如汪雲峯爲中國之六段。王某者。亦一英俊少年。近方蜚聲於海上。北吳南王。蔚成雙璧。惜余近年涓城罷唱。玉局文楸。此事遂廢。會當從奕界老友吳君祥麟一問之。

聊齋考證

蒲留仙聊齋誌異一書。爲筆記小說中之名著。往者西方說部。未輸入吾國以前。譯鞮之書。尙少觀見。白屋小儒。青鐙午夜。除紅樓夢及金瓶歎所批才子書外。殆無不奉此書爲枕中祕笈。戶誦家絃。當之無愧。其書雖等於干寶搜神。董狐說鬼。而鬱伊

善感。比於楊雄之畔牢愁。才士失職。憔悴不平。長門金屋。賦冷黃金。歎眉樓之遠時。
援心旌而寫恨。阮籍之慟。唐衢之哭。遂不覺迸集於筆端。兼以琢詞纖麗。設想瑰奇。
淒涼澤畔之吟。通峭柳州之筆。家置一喙。亦固其所。然而身歿未幾。謠詠繁興。或謂
其抱長卿之四壁。同范叔之一寒。幾若生世不諧。趙州和尚真無立錫地者。甚者謂
誌異一稿。徒飽紅繒。斷墨殘痕。無人收拾。王漁洋欲以千金購之。俾咸陽羣彥。終成
呂氏之書。漢室奇兵。竟作趙軼之易。俗語不實。流爲丹青。身後中郎。可勝慨歎。比於
冷攤中購得留仙文集一冊。〔曩在涵芬樓時。福山王文敏公哲嗣。以蒲之聊齋詞
寄贈。今於無意中更得蒲文。爲之大快。〕病中展讀。藉消永晝。則於上述二疑點。皆
有相當之反證。其爲元配劉孺人行述云。松齡〔留仙名〕父處士公敏。吾少慧。操
童子業。苦不售。去而學賈。積二十年。稱素封。又云孺人食貧衣儉。囊中頗有餘蓄。松

齡年七十。遂歸老不復他游。其贈韓義仙序云。以某多男。使其子下託兒輩雁行之列。於序爲九。屬某命名。考古畢。萬興於魏。曲沃桓公子萬興於韓。萬盈數也。遂以爲小字。兒童皆以世名。洎演渡沅澨。涵灌沅皆從水。遂名之世濳。諸兒字皆以公。遂字以公般。般濳水也。按劉孺人行述中。稱孺人生一女四男。男名皆從竹。此云八兒。且皆從水。或有舛誤。然贈序中又云。某烏衣巷中一腐儒耳。素髮垂領。惟一老孟光布衣椎髻。偕隱山谷。則語氣確相符合。至命名之異。或先從竹而後復改從水耳。觀此可知先生家本素封。桑榆暮景。又至爲亨嘉。韓爲濳令。誼結通家。異澹臺之入室。作諸侯之上賓。儼然班於邑中之薦紳矣。其謂先生貧乏不能自存者。不攻自破。論者徒以志異自序。有門庭之棲止。則冷淡如僧。筆墨之耕耘。則蕭條似鉢等語。遂附會而成此說。大抵先生名心未淨。結習難忘。值科舉流毒方熾之時。不無劉賁下

第之慨。尤西堂作鈞天樂傳奇。亦係不得舉進士而作。可見清初科舉之風靡一時。志異中葉生一則。所謂頻居康了之中。則鬚髮之條條可醜。一落孫山之外。則文章之處處皆疵。殆卽夫子自道。而劉孺人行述中亦云。五十餘猶不忘進取。孺人止之曰。君勿復爾。倘命應通顯。今已台閣矣。山林自有樂地。何必以肉鼓吹爲快哉。松齡善其言。顧兒孫入閣。褊心不能無缺。望往往情見乎詞。此亦自寫胸襟。了無餘蘊。要不能以置論之孤憤。遂斷爲處境之艱窘也。至漁洋購稿一事。尤屬無稽。無論吾宗詩伯。大雅不羣。開一代之元音。執騷壇之牛耳。菁華一編。駘蕩風華。與志異之雋峭拔俗。以偏師勝人者。筆墨之蹊徑迥殊。山林鐘鼎。各有千秋。何致爲此巧取豪奪之舉。且先生祭漁洋文云。因葭莩之愛。締結姻盟。緣狃積之無福。遂中斷乎赤繩。念老母之臘高。屢承存問。尤令人意感而心傾。是先生與漁洋。重以文字之交。申以

婚姻之好。漁洋奄謝賓客。且在先生之前。斥金襴稿。語等夢囈。（按祭文中所云純
積。或即八兒中之一。迨劉孺人易簀時。天逝僅存八元之半。故有一女四男云云。）
而先生之倦游歸老。以魯殿之靈光。作風雅之總持。聯姻甲族。結納當路。合祭文與
贈韓序觀之。皆不啻若自其口出。蜚語之傳。何自來哉。何自來哉。

海外來鴻

前歲荷花香裏。江亢虎自宣南貽書。謂在國內無事可辦。無話可說。將重作新大陸
之游。業將家事料理就緒。啓程有日。並附寄鳴鶴記一帙。蓋將楹書付託其文郎之
家訓也。嗣後卽音訊杳如。今歲人日。亢虎忽自華盛頓寄一書來。封題鄭重。首述相
思之殷。謂時於報端讀不佞近著。如潑防風。口香三日。次附輓梁任公詩四首。云。萬
木堂前梁木擺。飲冰室畔春冰開。早聞大道知無憾。獨爲斯文惜此才。輿論十年幾

翻覆。（君早歲句十年以後應思我舉國猶狂欲語誰。）學風一代有興衰。（君著清代學術概論）積薪誰與傳薪火。槍對寒燈認劫灰。乍卸徵車結主恩。旋驚緹騎散游魂。一編清議嘔心出。九死微軀看舌存。漢上英靈光史乘。（君友唐復生漢口一役實開革命先聲）滇南義旅壯師門。（蔡松坡出君門下護國君爲主謀）再來翻被登庸誤。錢穀刑名莫更論。（君兩入閣一長財政一長司法無所建白反累盛名）昨非今是矛盾陷。（君議論好變自謂今日之我與昨日之我宣戰）入主出奴戈倒操。（君於南海有不懌意）不到蓋棺無定論。別開蹊徑亦英豪。若評文格關風氣。（或病君文格不高余謂此風氣使然）欲斥聲華惜羽毛。愛好食多各千古。遺書身後等身高。東海浮槎早識君。（余辛丑識君於橫濱）西窗翦燭快論文。秣陵虎帳分經席。（嘗與君同時講學東南）榆塞驅歌寫練裙。（游蘇俄時君

設祖津門。頗有贈答。投老名園。依水木。君主講清華有年。移疴別院。隔風雲。
（北伐軍到平。君已在醫院。）鷗冠更絕重洋去。余以十六年十月出國。悽笛
山陽。那可聞。諷誦數過。恍溫昔夢。因草七律二章。却寄云。錦織江花燦色絲。草堂書
到侑新詩。背人歲月修蛇赴。去國情懷客燕知。一例鬚才慳用世。萬方多難欲何之。
海雲如墨春如夢。風雨雞鳴有所思。又見楸枰一局更。滄桑照眼客心驚。亢龍讀易
應無悔。射虎遯荒氣未平。湖海依然臥同甫。江關漸覺老蘭成。鱸魚三食仙山字。好
擁圖書管百城。時君方長美國國會圖書館事。新春臥病。風雨閉門。得與海外友朋
郵詩代柬。萬里重洋。如親一室。亦人生不可多得之樂事也。

談元宵燈

正月十三至十五三日。俗謂之燈節。余童時猶及見故鄉承平遺風。家製紗燈。競相

誇耀野放烟火。不夜城開。今燈節之名雖存。已等於告朔之餼羊。日月張弓。河山轉轂。讀荆楚歲時之記。惟有汎瀾。觀電光石火之身。可勝於邑。紅淚滄桑。青衫落拓。泚筆及此。亦猶山家早晚無燈火。萬樹梅花作上元意也。

燈節之盛。以天水一朝爲最。火樹銀花。金吾不禁。說部故書。猶存梗概。而鼇山大醺。猶有與民同樂之意。非若後世之專制淫威。堂高廉遠也。詞苑叢談。載開封女子竊取金杯。幾獲嚴譴。及作鷓鴣天詞。有歸家惟恐翁姑責。竊取金杯作照憑之語。竟邀宸賞。賜杯送歸。非僅可作燈節佳話。抑可想見當時民豐物阜。上下一體之盛況。嗚呼。今亡矣夫。

朱明遺民張岱所作筆記。備述魯王府燈火之盛。其文字亦極筆酣墨飽之致。按明代燈火。本極講究。宮闈提倡。普及民間。亦猶城中好高髻。四方高一尺也。武宗豹房

失火。玉棟珠簾。悉付一炬。武宗途次見之。笑曰。好一棚大烟火也。古來盛稱之烟火。恐無更大於此者矣。然卽此一語。可見其平日之好尙。

吾國江浙閩粵燕薊等處。烟火皆極有名。余童時所見普通之「砲打襄陽城」「玉樹滿庭」等烟火。均有可觀。近來塾居海上。所見皆係歐化新製。仿吾國流星火砲之法。而以高以響爲貴。至變化無窮。光怪百出。則視國粹遠遜矣。聞蘇常寧紹一帶。尙有以此名家者。惟所值極昂。一具之咸。自數百元至千餘元不等。當此生活程度高亢之際。其不得不漸成廣陵散者。勢也。大世界等遊戲場。每於夏間以此相號召。所演孔明借箭等劇。雖比較差勝。然以視昔時鉅製。迥不侔矣。世運物力。每况愈下。一玩好品。且然。况其他乎。

張文襄平生好聞爆竹氣。此嗜好之特殊者。余頗與之同癖。童卯時偶聞某地有燈

會或大煙火。輒不辭跋涉。先覩爲快。雖遭家長呵禁。不恤也。今烟火既漸不如前。而燈製亦非復舊觀。浙之破石鎮所製紗燈頗負時譽。數年前獲一寓目。亦如昔人所云。公自見其朱門。貧道如遊蓬戶而已。康乾之際。風雅好事者。鈎心鬥角。以燈作石崇王愷珊瑚之戲。其時未有電燈。僅藉蠟奴。自矜光采。今物質文明。電氣之用日廣。大可利用之一開燈史新紀元。惜乎書林哲匠。畫苑名公。尙未涉獵及此。雁足驪珠。韜光匿采久矣。不禁爲之呼屈不置。金冬心未得盛名時。嘗畫掛燈十二具。倩小倉山主袁子才爲覓受主。袁以賞晉之不易得也。終爲韜匱之藏。尺牘中曾備載其事。今冬心之零縑斷素。價值兼金。豈知其生前竟潦倒如此。一藝之成。非可倖致。而傳與不傳。又有數存焉。清道人初來海上。市榜鬻書。了無應者。茱萸節裏。無以爲家。聲家藏珍品親謀之。哈少甫始得爲蒲觴之醉。少陵詩云。試看古來盛名者。終日坎珂。

纏其身。於金牛湖上。賸尊者何尤哉。

臨池雜志

丁卯秋。臥病兩月。蒲柳之質。望秋先零。涉季秋。迫暮冬。無日不在藥爐茶灶中。度其無聊之歲月。偶得餘閒。輒以臨池自遣。家貧。不足以購置法書名帖。又青氈一片。絕少金石收藏。惟取坊肆所印珂羅版諸書。及普通所習見者。資爲楷式。取法乎中。造詣可想。自謫寒陋。不敢妄有所論列。抑金石刻畫。結習未除。傭書之餘。間取一得之愚。藉作商兌之助。并以志閒居養疴之鴻雪。縑素剝膚。雌黃任口。藏身人海。借瑣耗奇。流傳惡札。技有愧夫雕蟲。寥落津途。文自成乎疥癩。塗抹未工。主臣而已。

有清一代。學術卓越前古。經師理窟。文伯儒臬。靡不拔轡先登。自成一隊。卽論書法。亦復卓犖不羣。有突破宋唐之壁壘者。曩論清人書。以劉文清爲第一。蓋平原宗派。

如鼎三足。道州何緩叟。以韻味勝。爭坐位之法乳也。南園松禪。以風度勝。麻姑仙壇之衣鉢也。文清書奄有衆長。從平原上溯晉人。渾金璞玉。神韻盎然。固當弁冕一時。近讀武昌張廉卿書。則天骨開張。後來居上。覺文清一席。不得不讓此君取而代之。而屈居於溫嶠第二。廉卿書筆筆中鋒。典重蒼勁。中自饒秀逸之氣。其結構取勢。皆宗匠吾宗逸少。而參以漢魏六朝石墨之精蘊。雕鏤造化。萬象森羅。而了無劍拔弩張之氣。清廟明堂之器。陽春白雪之歌。天賦既厚。人工亦至。廉卿自言其書實過唐人。吳藝父故與作譜語曰。古人書留者。以有金石刻也。今世漸不知文字之可愛重。金石刻稀少。子書卽工。世不求。無所託以久。身死而蹟滅矣。與不能書者奚擇焉。廉卿謂當於黃鶴樓下。選堅石良工。書而刻之。鑿懸崖東壁。使中空如篋。陷所書石其中。別用他石銅篋口四周。不使隙。千百世之後。必有剖此石壁得吾書者。子又奈我

何嗟乎。此古人所謂藏之石山傳之其人。杜元凱沉碑漢水。鄭所南埋史井。中者類也。吳門姚鳳生嘗謂牌版至唐中葉後。可等諸自鄧廉卿自謂其書實過唐人者。雖曰高自位置。實亦甘苦自得之言。余嘗謂書法以晉人爲極。則唐之歐虞褚薛。宋之蘇黃米蔡。無不出自晉人。得其一體。便足名家。而承晉開唐之南北朝石刻。去晉未遠。兼有衆妙。試一翫索其墨脫。氈蠟光中。擅萬壑千巖之勝。令人應接不暇。文章藝術。往往與世運爲盛衰。而元二之交。民生憔悴。瑰璋奇逸之士。轉於其間。應運而起。極陸離光怪之大觀。若南北朝之碑版。卽其明證。至李唐正統。文運宏開。以科舉功令之法繩人。於是醴泉皇甫聖教諸碑。神明於規矩之中。按步就班。不爽累黍。而雄奇雋逸之趣。稍稍衰矣。廉卿萃畢生之精力。直入漢魏人之室。固宜銜官唐哲。奴僕宋賢。嘉興沈子培寐叟。最嗜廉卿書。有同性命。嘗欲著文以明其書法之源流正變。

及其得力之由。蓋古來論書者。多用僂詞韻語。言其形似而已。後人讀之。無由悟入。常州趙味辛酷愛鄧石如書。嘗爲作贊。亦盛致傾倒。未嘗道及大匠之規矩也。寐叟欲取斯豳以至歐褚諸家。遞相傳授之法。後人所以失。與夫廉卿之所以得者。以退之論文之法論之。偉哉此舉。非第藝林不朽之盛業。抑亦書家不刊之鴻寶也。惜其說僅見於賀松坡所爲廉卿先生壽言中。而歲月浸尋。迄未成書。廉卿之鑿石刻碑。亦如黃鶴樓頭之鶴。一去不還。羽化登仙。徒有想望。今所流傳於此者。惟有零縑斷素。如有正書局所印之座右銘而已。光宣之交。高邕之以李北海書法雄視海上。書壇時操觚染翰之輩。頗有因北海書用筆沈著。因而聯想及先生書者。爭相摹仿。今又寂然。一藝之興廢。亦有幸不幸之數存焉。黃鍾坐毀。瓦釜雷鳴。可慨也夫。

寐叟晚年。以造像之法。運入行楷。側媚取姿。致多金石氣息。一時輿論翕然。觀寐叟

激賞廉卿之深。可知其得力所在。大抵文人好勝。不肯互相沿襲。惲南田初畫山水。及見石谷畫。而一意學徐崇嗣沒骨法。改畫花卉。遂以名家。此物此志也。廉卿純用中鋒。寐叟易以側筆。廉卿上追漢晉。寐叟旁紹六朝。殊途同歸。用心則一。他若鄭板橋之以隸法入書。近人吳倉頡之以草書作篆。卽惲南田所作行書。雖涪翁河南魯公率更。紛集腕底。而以作花卉之法作書。一挑半趯。有如菊蕤臨風。琪花含露。書也而畫意寓焉。要之皆不失爲聰明人作用耳。

作書必從篆隸入手。余前已數數言之。而金文尤爲作書之先路。學者不可不從此入。誠以昔人制器爲銘。九能之選。詞誼瑋奧。同符經藝。至其文字。則又上原蒼籀。旁通雅故。博稽精澂。爲益无方。禮記述孔悝鼎銘。爲金文證經之始。許慎据鼎彝以修古文。爲金文說字之始。自擴秦燔書。別剏小篆。倉沮舊文。寢用湮廢。漢人掇拾散亡。

僅通四五。壁經復出。罕傳師讀。新莽居攝。甄豐校文書。崇奇字而黜大篆。建武中興。史籀十五篇。書缺有間。魏正始石經。或依科斗之形以造古文。晉人校汲冢書。以隸古定。多詭怪不合六書。蓋古文廢於秦。籀缺於漢。至魏晉而益微。學者欲窺三代遺跡。舍金文末由。三代器物之銘。秦之刻石。皆古聖喆所爲。漢魏來名能書者。猶能得其神質。凡鄉里墓社之所傳述。浮屠老子之所錄記。苟被之金石。雖其誼至淺。其語至陋。而古人爲書遺意。往往有幾微之存。抑其時操觚運斤之徒。雖材僅匠石。而涵濡既廣。自然入化。周鼎多渾圓之筆。齊鑄以瘦長爲工。楚鐘峻削。武健爲雄。邾莒附庸。銘辭拘簡。因文見道。卽此之謂。自此以降。書之道雖屢更。而更之之始。固不能盡亡其舊。故法之傳自古者。人猶得據所見而求之。唐以後。其法淺失。仿古者至晉而止。不能上溯。又或雜以己見。轉而相岐。其書愈工。其去古愈遠。惟六朝之際。造像石

刻蔚成風尚。刮人執筆。意匠經營。不煩繩削。而自能絕俗。卽其造象一區之區字。或作軀。或作攄。或兩口在上。或一口在旁。更僕數之。可得十餘式。而報恩祈福。某男某娘。寥寥數語。別饒風韻。亦不失爲三代一脈之遺。學書者苟以此爲斷。學楷北魏。學隸於漢。學篆於秦。以上契乎取象造體之詣。則一代宗工。允孚人望。豈特瑞安孫氏吳縣吳氏之精究古籀。便足蔚爲專家哉。

篆書刻印。自完白山民出。而一破明人文三橋何雪漁之積習。斯相玉筋。典型如在。行書自包安吳出。而一洗嘉道間館閣書之陋體。南北碑版。遂從閭位而繼正統。石如慎伯。皆書家開山手也。石如之後。有虞山楊濠叟。其書珠圓玉潤。參以籀文。字字皆宗說文。非若石如之間存譌體。吳縣吳清卿。安吉吳倉碩。初年皆宗濠叟。倉老能別出心裁。遂享大名。清卿則始終未出濠叟門庭也。安吳家法。傳自吳讓之趙撝叔。

一流。而讓之爲嫡系。搗叔則以偏師制勝。不如其鐵筆之逸宕多姿。最近康南海辯香安吳。廣藝舟雙楫。宗法森然。然意境猶是而工力未至此。書法之所以天分人工。必兩擅其勝也。

歸安楊見山隸書。隸中之率更也。汀州伊墨卿隸書。隸中之魯公也。近人隸書中。余益嗜兩家。亦猶龔定庵之好讀吳梅村詩。童而習之。長而安焉。結契之深。夙因前種。何緩叟耄而好學。臨石門頌張遷碑。皆至十餘通。更復旁及艸篆。由漢人以上。窺三代。有旨哉。有旨哉。

作書限於一派。常有偏勝之弊。貴在自行糾正。清道人於鄭文公碑。致力最深。用筆出以紆徐頓挫。新樣元和。遂有時作屋漏痕之處。因事涪翁書以補救之。涪翁能作圓筆。猶是紅鵝家法。而特以矯健出之。在宋四家中。允當首出。三十年前。嘗於亡友

秦劍霜齋中見其小行書花蕊夫人宮詞。比年欲求此刻。竟不可得。道人猶子仲乾。允以家藏本見惠。今仲乾遠作炎海之游。夙願難償。時涉夢想。有正書局碑目中。列有珂羅版涪翁書金剛經小行書一種。索視則爲石印本。精采全失矣。

畫家往往有生前無藉藉名。身歿以後。名乃大著。片羽吉光。連城比值。此其畫必有獨至之處。精金美玉。生氣遠出。豐城之氣。終爲張華所識。反之而生時。虛聲純盜。闕扁之書。公卿倒屣。及夫魂魄一去。有同秋草。閱時未幾。姓氏翳如。已等於子虛。亡有之列。畫家然。書家亦然。又名家之書。必有傳授淵源。每見近人好援引名流以相增重。風雅之事。有同市道。不知震川之文。師法龍門。則引震川以自重。何如逕學龍門。舍星宿海而探源黃河。適見其爲固哉高叟而已矣。此亦書道之一厄也。

墨傭餘瀝

素不工書。獨好塗抹。虛聲純盜。願學未能。年來墨掃筆耕。頗不落寞。自辦理正風學校以來。毀家棄產。日陷窮愁之境。今歲乃發宏願。減潤鬻書。冀以所得潤資。建築校舍。自陰歷三月上澣始。迄今四閱月有餘。書聯垂及三千。平均每日必寫二十聯左右。工作必在夜間。自館中歸。始揮毫潑墨。至日高春始行就枕。不作長恩之祭。差同脈望之仙。生死書叢。浮湛墨海。草草勞人。百事都廢。馴至朋儕書札。作答慣遲。柔史剛經。居諸坐誤。亦極書傭之苦况矣。

減潤之件。初僅限對聯一種。屬書者既多。聯句乃成一大問題。往見鄭海藏于右任諸名流。每喜逐錄彊村先生之梳櫛錄。及楊和甫之南北史集聯。因已習見。不甚緜縠。腹笥本儉。行篋中又鮮藏書。乃一意集錄各種碑版。顧所定字範。分正楷。行書。分隸。大篆。小篆。鐵線篆。骨甲文。磚文。八種。而誣諉之聯。應事須典重。喬皇。或吉祥頌。

祝書齋須風雅雋永。起居便坐。須作家常布帛菽粟語。或專喜格言。俾作座右之銘。隨題應點。道乃大轂。尤有屬撰嵌字聯者。更難巧合。采雲軒代客徵書。首以不忤堂之不忤二字。屬擬鶴頂格。不字如不求甚解。不主故常。不其之山。不龜之藥。不著一字。不知許事。俯拾即是。而忤字搜索枯腸。殊難恰到好處。然亦間有天機湊合。雲栽無縫者。如紅玉蜂腰云。雪白茶蘼紅寶相。水晶如意玉連環。鳳仙燕尾云。香葉終經惜鸞鳳。瑤臺何日傍神仙。更有名時廈二字者。余書聯率鈴安得廣廈千萬間。小印卽以不如卽時一杯酒。儷之嘗舉似沈君禹鐘。拍手叫絕。又嘗戲贈獨鶴云。獨揮象筆標新諦。鶴空難羣稱霸才。瘦鵲屬嵌紫羅蘭三字。爲作客室聯云。萬紫千紅。羅生爲瑞。春蘭秋菊。秀發於文。瘦鵲欲併庵字加入。爲繡閣補壁。乃復贈句云。紫釵紅拂羅雙美。菊秀蘭芳共一庵。此則酬應之作。聊免曳白而已。客冬擬集宋人詞之七字。

句爲楹帖。繕讀彊村叢書。一過。裁得數十聯。便因事閣置。略記其可誦者。如猛拍闌干呼鷗鷺。戲拋蓮子打鴛鴦。水如碧玉山如黛。劍倚青天笛倚樓。萬壑千巖歸健筆。天容雲意寫秋光。居人不識庚桑楚。弟子誰從魏伯陽。安得良弓并快馬。不妨無蟹有盃州。豪客爭題鸚鵡賦。玉人家在鳳皇山。爲邀羊仲并求仲。不作天仙作散仙。有時山館尋神放。笑喚梅花作侍兒。春花繡出林塘笑。玉笛喚回天地春。芸閣老仙多妙語。江西文派有新圖。今乃悉以付之虎僕龍賓矣。

清代道咸之交。名家輩出。刻集甫竣。卽遭紅羊之亂。片羽吉光。遂與劫灰俱燼。故流傳者絕少。亦文人之厄也。間於冷攤僻肆。掇拾殘編。斷墨零哀。每多佳構。聯句旣窮。乃思及於名人詩集中。采取材料。生平每佩舒鐵雲瓶水齋集。何蓮防悔餘庵集。蔣劍人芬陀利室集等。屬對最工。如破帽西風名士餽。寶刀明月美人虹。碎錄快錄。

溪友議。曼聲新按洞仙歌。麝香自壓茅三白。藥料先儲竹二青。款客不妨過月午。課兒已解識風丁。諸聯或雄奇駘蕩。或雋雅清新。試作楹帖。皆別饒逸趣。間亦偶仿諸人。自撰新句。如狂草舊師風子筆。摘花新付雪兒歌。摘花新詞牌名也。風子雪兒。自謂銖兩恰稱。童時初學吟詠。塾師輒教以從屬對入手。實爲最妙之法。虛實平仄。運典隸事。無不皆從此出。且構思不屬數典。既窮。漸知讀書之樂。開卷有益。自然入化。自白話風行。此事遂廢。恐亦非我佳人莫之能解矣。

何蓮防全集。夏初於來青閣購得。納蘇集二冊。專集蘇詩。可供染翰。前後漢樂府多掇拾班范二史成句。試爲配偶。亦不減楊和甫之南北史集聯也。蓮防以名進士出守西江。值粵寇之警。隻身突圍乞師。未至而城破。其夫人愛女。幕僚猶子。義僕庖丁。同時殉難。汗圍溼襟。薔芳成錄。無此慘痛也。同時沈葆楨亦綰符鄰郡。圍城既合。託

病將遠匿矣。其夫人爲林文忠女。通書翰。明大義。刺血作書。乞援隣邑。覓得解圍。事後。蓮昉褫職。而沈因此不次遷擢。璽書褒美。有雙忠格天之語。沈乃大會賓客。演劇飛觴。高懸此四字爲闔扁。藉志榮寵。蓮昉知之大恚。傲居沈之對門。亦於是日廣召親知。築一草臺。呼梨園一部。遙相唱和。而於臺上懸一額曰。一敗塗地。示與雙忠格天相偶。以寄其佻傥不平之氣。讀其集中客嘲十二章。寄別豫章諸君子。第四首云。秦風慷慨賦同袍。不許新聲唱董逃。京兆畫眉原自嬉。莫教舉趾至今高。青紗步障圍初解。黃紙除書賞獨叨。林下風來飄拂遠。雲霄從此起鴻毛。與第三首裙帶饒爲蔡卞香。半疑參語出東廂諸句。當皆指沈事而言。董逃言沈之將遠避也。步障解圍言沈夫人之乞援也。林下風來。則并其姓點出。黃紙叨賞。鴻起雲霄。皆譏沈之假冒天功。然沈卒因此翺翔雲路。游擢疆圉。富貴尊榮。爲中興名臣之一。蓮昉於此亦

惟自有款文字之無靈耳。

平日好搜集六朝翠墨。及零紈斷素之小唐碑。六朝人書。上承晉後。下開唐先。化篆之圓。得隸之方。蘊蓄宏深。包孕茂密。凡普通盛稱唐之歐虞褚薛。宋之蘇黃米蔡。以及元之松雪。明之香光。六朝人均已導其先路。有與各家絕相似者。故與其沾沾然專師一先生家法。曰此顏也。此歐也。此趙也。毋寧博覽六朝人書。擇其意境相似者。神明而變化之。較可收事半功倍之效。或謂六朝小品。類多出自當日石工手筆。頗多俗書調體。不知此種筆法。愈拙愈古。彌疎彌逸。其妙處亦正在此。大抵當時家珍刻石。人喜操觚。物聚所好。競相爭勝。亦由三代時之鑄鐘銘鼎。六朝貞石。三代吉金。正當等量齊觀耳。惟其文字。頗多簡約。如造像等。且有僅記歲時人名者。以之集聯。大非易易。隋蘇孝慈志。工整完好。然碑中多記官爵。周杜山威造像。筆意蕭疎蕩逸。

雅近登善。而文字多彼教中語。集作通用聯語。殊苦其少。間有恰近聯材者。如董美人詩。雖字數不多。然鴛錦七襄。自爾花當葉對。略加裁翦。便爾斐然。嘗一夕集得十數聯。如環珮遙天。花飛雪點。瑤臺山第。松疎月涼。倏儻委迤。英雄佛子。瀟灑婉孌。山士美人。類多婉約可誦者。惜乎此種碑誌。不易多覩耳。

集句之苦。既如上述。其次則爲字體之分配。索余書者。大抵以楷書篆書二種爲最多。篆書中又分爲小篆。鐘鼎。磚文。骨甲文。鐵線篆。五種。而鐘鼎之外。復以屬書鐵綫篆者爲最多。鐵綫化秦相之玉筋。爲宋代之瘦金。取材不外李少溫三墳記之類。範圍本甚窄隘。且須筆筆勻稱。燕瘦新妝。不能稍雜環肥風韻。如漢宮古美人。著意描蛾。矜心作態。珊珊仙骨。鍊成屏風上行。着些子粗豪不得。非若楊家癡婢。盛鬢豐容。水滑脂凝。嬌愁不勝。卽粗服亂頭。亦自足傾城者。故鐵線篆書時最慢。旣未便對客。

揮毫。又未能章成急就。若一聯作鐵線篆。一聯作草書。同時書之。則乍作小紅低唱。忽爲大白狂浮。乍逢幽客談元。忽與虬髯說劍。墨油雪嶺。道判兩途。流麗端莊。事難雙絕。面目既爾全非。心手自難一致。其必不能工。自在意內。余賦性迂謹。本不工爲草書。故視此尤爲畏途。每作草聯。率鈴草草。勞人草草。書小印。所以誌歉。亦紀實也。酒債詩逋。最難擺脫。俗有文債急於錢債之語。誠以一墮文字障中。無謬臺之可築。有催租之敗興。而常性靈不屬之時。心手不應之際。又不願率爾操觚。觚哉觚哉。此中甘苦。誠但可爲知者道也。唐人詩。債待秋徵。余則長年作客。短墨磨人。雖當梅炎藻夏之秋。爍石流金之會。亦復潑墨濡毫。定爲日課。而索逋之書。堆如山積。催租之使。日必數至。又有過采虛聲。風雨雞鳴。嚶其求友。時以詩文新著。通函商榷者。索途摘瑣。僕亦猶人。愧未能一一作復。以此負疚神明者多矣。至書件遲延之故。約有

數端。一則垂綏之件。合書畫爲一者居多。十日一山。五日一水。必待與畫稿同寄。遂爾無形擱置。一則除減潤之件以外。尙有以詩文雜著相委託者。而壽序尤居多數。引觴之文。必於初度之日。紅羅綠字。隍引賓筵。刻日程功。不容少誤。急彼緩此。不知者遂不免有慮。後王前之責備。一則定件既多。苦難序次。往往隔宿預定。詰朝書甲件矣。翌日而乙以使來。丙復坐索。遂不得不儘乙丙之件。先行落墨。乙丙甫去。而丁件又至。輾轉紛鶩。綢繆糾結。馴致反將甲件居於殿後。兼以稽康之疏忽。駸成師丹之善忘。雲懶無心。雪纂有願。如魚飲水。冷暖自知。雖積響之如山。冀報瓊於異日。近將畫件請黃君淡如。儘兩月之內繪齊。所有書件。先行付郵。匝月以來。差幸宿逋漸定。比來屬書者。無不隨到隨應。楮墨不言。受其驅策。雖鴟塗駘疥。貽笑大方。而意到卽書。差幸可稍免追呼之急矣。

筆硯精良。人生一樂。當明几淨窗之下。日與陶泓生。卽墨侯。中書君相對。且食蛤蜊。不知許事。此中自有佳處。何必南面百城。惟文房三友中。筆工近來不乏名手。余於用筆復不甚注意。班超已投之筆。拾得而卽書。右軍埋冢之毫。拈來而狂寫。書法不進。當亦由此。赫蹏側理。國產特佳。玉版澄心。昭陵繭紙。猶能保持數千年相傳之國粹。獨新製之墨。大都雜以舶來之洋料。色采黯然。久且膠脫。書之於墨。猶美人畫眉之黛。敷面之粉。畫盞脂奩。相依爲命。出品浸劣。不無江河日下之歎。間有本莊墨質。無論元明舊製。麝屬麟髓。等於墨林星鳳。祇應天上。難得人間。卽光緒中葉之品。亦已珍爲貢墨。價值兼金。余頻歲搜求。兼以同好貽贈。篋中裁得數十。惜墨如金。不敢浪費。間遇懷心便面。纈眼佳箋。始啓舊藏絳雪詞人譜曲之硯。略一研摩。寧同素面朝天。不欲多買胭脂畫牡丹也。

作書磨墨爲一大苦事。舊製磨墨機。製以木質。壓力既輕。墨遂難於勻淨。五六年前。棋盤街胡開文筆肆。以純鐵爲之。四墨並磨。功省合用。江亢虎爲南方大學講書。募捐時。斥二十餘金。購得一架。亢虎作新大陸游時。以機贈余。晨風廬主人周君夢坡。見而愛之。飭冶工翻砂仿製十二架。分贈親友。並以一架爲報。余齋中遂有兩機。伸紙濡毫。咄嗟可辦。且小奚便了。皆優爲之。可省去時間不少。惟深夜運機。其聲軋軋。不無擾人清夢之憾耳。

名園勝會

江灣路六三園主人白石六三郎。以東瀛僑客。擅北海豪情。精研書畫。富有收藏。本日招待中日新聞記者。於園中開聯歡大會。以示中日親善之意。午後四時。獨鶴公達至。螭廬過訪。命駕同往。至則爲時尚早。客均未集。徘徊於花陰亭角者。可十餘分。

鐘汪君英賓偕數人至。乃同叩主人之扉。脫屣登樓。余輩均不解日語。由日本新聞聯合通訊社社長池田安藏君以英語爲之通譯。樓凡三楹。紙閣蘆簾。塵飛不到。門對小山。紅毛乳兔數十頭。馴擾不驚。山下小溪中。文魚游泳。大者其長逾尺。溪邊紫薇雙枝。掩映於柳陰中。白塔紅橋。儼然絕俗。時來客頓衆。瘦鐵招余等至右偏一樓。樓面廣場。疏松清泉。映帶左右。清風徐來。煩囂盡滌。主人旋導客下樓。至小山之麓。先攝一影。繼乃進餐。名酒嘉肴。惟客所擇。別有三島風光。麥麵豆粥。味在酸鹹以外。小食既畢。乃仿美國式圍立於長桌。共進西餐。酒三行。主人起立致詞。述中日應互相親善之旨甚備。一時觥籌交錯。極盡歡洽。餐後各携藤椅就溪邊圍坐。舞女兩隊。隔溪而舞。先爲花輪之舞。四女坐奏絃索。四女携花輪袖。蹻折腰。落花飛雪。助以珠喉。曼聲微度。花輪中間以中日國旗。殆無處不表示中日聯歡也。樂闋舞止。更半小

時復舞。奏絃索者如前坐。而舞女增爲六人。一日衣一華裝。相間而立。手中各携小扇。上畫紅日及五色國徽。扇動風翻。抑揚頓挫。令人想見公孫大娘之劍器舞。舞竟復佐以餘興。於小山之巔。放日本焰火。藝妓數輩。跋來報往。每人餽紙扇一柄。以爲紀念。扇上所繪。與舞女手中所執者相同。知主人之用意深矣。時則華燈替月。倦鳥歸巢。花陰柳浪之中。遍放光明。客興未闌。主情方洽。惜以時晚。未克久留。乃與主人握手道謝而別。白石翁酷嗜風雅。常於園中作東道主人。夏初余曾與農髯瘦鐵英賓作竟日之遊。嘗作鹿園聞歌記以志其事。此次更爲大規模之燕集。名園勝會。二者難兼。匆促書此。略記鴻雪。歸途更得絕句十章。容別錄也。

霜天笛韻

漢溪先生主持新聞報事二十六年。客臘遽膺末疾。引動氣喘。今歲時減。時劇。延至

冬令卒以不起。噩耗傳來。哀音四集。蓋以時方多難。如先生之敦厚璞沈。勇於負責。忠於待人。惟求實踐。不尚虛聲。求之晚近。罕有倫比。此固非與先生素暱者之私言。實言論界之公論也。先生行誼大節已詳見詰嗣伯奇所撰行狀中。余識先生也晚。奉手之日甚淺。又未能多所記載。以揚徽音於萬一。略就平日交誼及素所服膺於先生者。傾寫一二。黃公壇畔。酒冷不溫。子敬床前。人琴俱杳。聊志哀感之忱而已。遜清未造。沈仲禮先生主辦華洋義賑會事。假新聞報館樓上爲辦事處。延伯兄。趙峯。筭理文牘。時余方傭書於商務印書館之涵芬樓。每晚必過伯兄許。小坐茗談。伯兄好奕。從事既畢。輒同至小花園等處。一參坐隱之禪。過從既數。因得熟聞漢溪先生之言行。是爲余知先生之始。山河轉轂。日月張弓。舊日巢痕。難尋爪印。吳興下賢。早已騁鸞天上。今先生又繼之而去。伯兄遠宦宣南。撲面風塵。惟添得閒愁十斛。同

首前歎。但有於邑。

民國紀元。余隨沈君縵雲游歷南洋各埠。去時柳綿尙未飛雪。歸來嶺上新梅小豔。疏香淺舒冰萼。已含笑向人矣。沈君與先生雅故。鱗羽往還。輒由余爲之削簡。翌年之夏。沈君以爲項城名捕。匆促渡海而東。余與沈君有葭莩誼。獨留爲部署一切。會有事與先生晤談。遂一叩先生治事之室。是爲余與先生訂交之始。嗣余應夏君瑞芳之招。重入涵芬樓。續任小說月報。並勑辦婦女雜誌。枯螢乾硯。還我青氈。遂爾謝絕交遊。與世睽隔。雲泥隱見。倏忽十年。及去年之冬。入館任事。再見先生於便坐。言論丰采。猶是曩時。余則觀河續面。飽閱滄桑。初不料松柏之姿。轉先蒲柳而凋。鑒也。寒冰落日。笛韻山陽。響顛心波。自然實涕。

去歲之春。新聞報舉行三十週紀念。余草雜曲一套。刊於報端。顯歲四日。先生開紀

念筵於一品香。時余方寄居滬江大學。與滬江校長美人魏馥蘭。及鄭章成博士同。應先生之招。席間飲聆先生演說。盛佩先生富於辦報之精神。文字因緣。听合無間。因有願爲執轡之意。及來館中。方冀長承教益。而先生旋因病休養。僅得與哲嗣伯奇君素心晨夕。蕭規曹隨。觀伯奇之綜核周密。卽知先生義方之訓。涵蓋凡近。今先生不可作矣。千頃之波。挹之無盡。屋梁落月。思之黯然。

光宣之交。余隨宦居蘇。讀書滄浪亭下。閨門馬路初開時。聞人嘖嘖道汪使君治行。卽心識先生名。嗣得同年任菟床書。盛稱其邑侯之賢。則先生方綰銅符於陽羨也。後聞先生量移吾邑。知必能以治宜者治錫。私衷欣幸。日盼琴鶴之早來。而先生蕭然肥遯。竟以謝病聞矣。故余於先生不僅有文字之知。十年湖海。綠暗鬢絲。絃絕柱摧。孤燈知狀。而今而後。惟向秋衾銅轡。重溫昔夢而已。擲筆汎瀾。覺墨痕淚影。悉化

作一片秋聲也。

祭梁任公

任公之喪。海內同志痛悼。昨日(十七日)上午旅滬寓公。與任公雅故者。設奠於靜安寺。舉公祭之典。由陳散原張菊生二君主祭。陳叔通李拔可等分任招待。禮堂中懸任公小像。小几之前。遍陳香花蔬菓。名流到者甚衆。四壁均懸挽聯。白馬素車。一時稱盛。茲節錄聯語如下。張孟劬東蓀聯云。『本方寸間不容已。願輪爲先哲後哲。續千燈。學通中外古今。言滿天下。名滿天下。智過於師。萬口爭傳。大王路。是歷史上有關係人物。更升平津平張三世。身閱壞空成住。知惟春秋。罪惟春秋。泣盡心血。一生肯作寧馨兒。』左右兩廡懸沈恂卿及黃任之同年輓詩。沈詩云。『萬方憂患更何之。新國經綸是導師。此後遺書編近史。當年清議證先知。霜才一代文如命。曠世

三人病亦奇。不僅太平成幻夢。碧天無語白雲癡。黃詩云。『丙辰以後千場夢。歌哭爲文萬象蘇。新舊一爐發奇彩。昨今百戰見真吾。盡收情感歸椽筆。欲問遺編到石渠。東北風雲莽無際。驚心海外有焚書。』自註日本政府。禁先生文入朝鮮。昨歲往游見之。上綴跋云。任公先生政業之在民國。自有千秋論定。就文章論。戊戌迄今三十年來。自士夫以至婦人。豎子外薄四海。惟先生爲能攝取其思想。而盡解其束縛。一其視聽。此誠誘導國人。迎吸世界新法。第一步最有價值之工作也。晚歲指示人以科學方法。治國學之途徑。凡所著書。俱未告成。圖書辭典。亦甫著手。遂齋志以殘。要之近世紀文章震力之大。應聲之遠。誰則如之。楊杏佛聯云。『文開白話先河。自有勳勞垂學史。政似青苗一派。終憐憑藉誤英雄。』李拔可云。『出手施爲看介甫。失聲人物哭衡州。』陳承修云。『變政導新機。躬歷戊庚啓辛丙。詩清於瓶甕。獨

言雅頌配風雨。』沈商耆云。『三十年來。新事業。新智識。新思想。是誰喚起。百千載後。論學術。論文章。論人品。自有公評。』諸青來云。『維新始。講學終。畢生誘掖青年。可告無罪。建設難。破壞易。晚歲絕緣政治。別有深心。』高夢旦云。『不朽在立言。獨有千秋追介甫。自任以天下。何辭五就比阿衡。』丁傳紳傳琳云。『丙辰義不帝秦。丁巳力主參戰。內安外攘。畢竟書生能救國。論著遍傳九州。聲名遠騰四裔。功成身去。但開風氣不爲師。』饒孟侃云。『擣麝成塵香不滅。騎鯨被髮世同悲。』梁實秋潘光旦張嘉鑄吳景超云。『承魏牟而教。攝孔穿而辨。斷以己意。有江陵之才。得荆公之學。作新斯人。』楊哲子云。『事業本尋常。成固欣然。敗亦可喜。文章久蕭落。人皆欲殺。我獨憐才。』余亦草擬一聯云。『思想隨時代而變。一瞬更何之。平生自任仔肩。政績僅追劉正字。文章得風氣之先。百身嗟莫贖。少日酬知宜室。聲名突過賈長沙。』

「以時間匆促。未及寫送會中也。」

哭沈商者

先生名彭年。字商耆。江蘇青浦人。游學歸國。久供職於教育部。江蘇教育廳長蔣竹莊辭職後。部中以先生繼任。輿論翕然。旋調任省公署要職。政局既更。遂離宦海。一以著述及教授後進爲務。余與先生本不相識。兩年前由徐君翼揚之介。始得訂交。沈瀨相投。一見如故。助余規畫正風文科教務事甚至。先生雖浮湛政海有年。寒素家風。不脫書生本色。無些子官僚習氣。敝衣縕袍。徒步當車。每來校授課。輒在清晨。苟非寢疾。雖嚴寒風雨無間。全校學子。一致愛戴。今歲余爲募建正風校舍事。發願減潤鬻書。先生見之亦欣然加入。願以所得潤資之六成。充建築圖書館之用。明春余對於校事。頗有改進。先生爲余籌畫。至爲詳盡。不意前日之午。先生在中國銀行。

得友人邀飲之電話。匆匆乘黃包車赴約。行至法界金神父路口。突爲某轉運公司某號運貨汽車撞倒。身受重傷。由崗捕車送廣慈醫院。已救治不及。於昨晨五時絕命於醫院中。當時不知爲何許人。逕送同仁輔元堂驗屍所。由所中在其馬褂夾袋中。覓得名刺一枚。方電告中行。再由中行電告其家。噩耗始傳遍一時。設無此刺。則至今尙不知其凶問也。午後余與校中同人。至先生寓中弔唁。閱無一人。再至驗屍所。方與其妻弟趙式穀君相晤。卽至陳屍所探視。陳屍板上。額際有巨創。形如半月。深可寸許。當爲致命傷。度係仆時觸於鐵器。劇擊所致。胸前衣襟之上。血痕凝結。爲量甚多。兩手亦有創痕。撫屍一慟。泣不成聲。以先生之道德文章。論均不應死。非正命。如此之慘。先生死矣。在正風固受莫大之打擊。在吾國文學界上。亦有相當之損失。人生到此。天道寧論。芻狗萬物。其謂之何。趙君式穀告余。先生家無期功。疆近之。

親。其夫人三年前猝患中風。謝世。先生誓終身不續娶。且主張夫應爲妻持三年之喪。爲文以明其詣。引據經傳。情文篤摯。見者皆稱許之。現年五十三歲。子五人存四。女三人。長公子供職於南京財政部。尙未授室。仲叔均肄業學校。季子甫於今夏畢業。中法工專。官費出洋。家徒四壁。後事之託。尙有待於生平雅故之共相擘畫。嗚呼慘矣。匆猝間心緒。莽如牽成一聯挽之云。遍地皆殺機。行路豈僅難。蜀道視天慘。無語。同車膽欲賦迷陽。長歌之哀。過於痛哭。別當爲古風一章。以誌吾痛也。

生平奇事

余年十五時。應童子試。縣試詩稿。押九青韻。余不諳押韻之法。除官韻外皆押入八庚。榜發無名。以文質老宿。僉謂不應。遽落孫山外。及領落卷。方知其誤。後應府試。初覆詩題爲重興細論文。時知常州府事者。爲王鹿萃先生。劇賞余詩。竟以首場之例。

列第二。一躍而置於魁選。時童試成例。凡應未冠者。例得減報二歲。故余僅以十三齡報名應試。鹿萃先生面加撫慰。獎掖備至。迄今濫廁騷壇。亦有以詞章家謬許者。豈知出手得雉。有此一重失敗小史哉。

老友徐卓呆近有掌珠之痛。爲哭女孟素文甚哀。余六年前亦有五女天逝之悼。諺有盜不過五女之門語。女生不得家人懽。余遂名之曰足。而字之曰添畫。以當壓勝。蓋取戰國策齊策中畫蛇一節意也。稍長。顧明慧如畫。在余家白項羣鳥中。特爲秀出。因漸易憎爲愛。其病也。以胃納不消。病中時作隱語。若可解。若不可解。彌留前一日。特呼母至榻前。曰。明日阿爺爲我雇馬車速某醫來矣。時余方有此念。而正在躊躇。不知其何以知之。翌晨。又拊枕大呼曰。今日三時。吾歸去矣。問歸何許。則又不遽作答。及三時將屆。乃頻問家人以三時到未。竟以日甫加申。奄然而化。淹留人世者。

僅五閱星霜耳。其有知耶。其無知耶。佛說前世因。安得呼巫陽而一問之。

祝由科治病有奇驗。余夙聞之而不深信。壬癸之交。同里汪符生。刺史病腰疽。勢垂危矣。羣醫束手。罔知爲計。符生之次公子。識一能爲祝由科術者。偕以來。以竹籬束腰際。奏刀素然。割腐肉淨盡。家人環伺。私慮病者將不勝劇楚。施術既畢。符生顧欠伸。謂曰。樂哉。今日頓覺所苦若失矣。問以向時割洗。頗苦痛否。曰。奇哉。吾昏瞶中。似覺有人就吾腰際裁翦敝衣。不知其卽爲吾割肉也。越三日。病竟霍然。符生叩關過我。力言醫術之神。適余家諸弱小。咸患瘡癰。意此纖芥之疾。必更易於奏效。乃浼符生爲介。一診而患處大潰。再診而浸淫及於他處。幾如瓜蔓之抄。急謝高軒。勿再枉駕。事後余屬符生叩以底蘊。何向者有效。若此。醫言曾得一秘籍於某道士處。凡祕籍中所載者。按圖而索。應手如神。祕籍所無。則無可爲力。醫者之言如此。或

謂此特江湖術士欺人之語。惜無大禹之古鐘寶鼎。暴露詭祕。使魑魅無可遁形耳。然余固至今猶懷疑莫釋也。

義犬報主

犬性最靈敏。曩遊大連灣。見日本婦人赴市購物。後隨一犬購畢。呼犬先爲囑歸。曩然懸於項下。循途返寓。不爽毫髮。主人則更治他事。迨歸。則犬已釋重負候於門矣。其功用不翅一健僕也。詔爲奇事。及歐戰之際。警犬之用大著。方知向者所見之不廣。近來滬濱西人。每年率於黃浦灘畔。舉行賽狗大會。一盧令令之值。或昂至千金以外。見羣駝而驚爲馬腫背者。必且謂何物之珍而價昂若是。然不佞今雨中。有爲能預知黑牛白角之後人者。近告余以親歷之一事。則犬之爲犬。固自有其可貴者在。書之爲人。而不如此犬者。最。

余友歷任浙東各縣之承審員。當司讞青田時。其中有李姓者。昆季二人。伯行賈而仲家讀。伯好犬馬之玩。平居畜一大俊物也。猶異神獒而馴同奴狸。伯寢食與偕。不離形影。歲暮。伯至鄉間收賬。囊中貯有銀幣數百元。途次。爲綠林中人。所屬目。潛尾伯行。亦步亦趨。而伯不知也。及夜。止宿於逆旅。盜亦假其鄰室以居。侵曉適征盜殺伯於荒野。而盡攫其金以去。家人待伯不歸。偵騎四出。得其屍於距城十許里之田野中。身被重創。血痕猶濡縷上。尤奇者。屍旁一犬臥焉。見偵者至。人立而號。俄而警耗紛傳。觀者大集。邑令亦呵導而至。此犬更喑喑不已。令戲語犬。若知盜窟。盡導捕役往捕。犬聞語。吠聲益縱。令乃顧伍伯。試縱犬行。而隨其後。視路途之適。從之。犬果逡邐行。曲折里許。而達一爽塏之居。樞釘獸環。赫然甲第。固某紳之菟裘也。方共叱犬之妄。而朱門啓處。一服裝如工人者。于于自內出。犬見之。頻搖其尾。旋見此人休

於宅旁一草舍之下。犬乃奔突而前。力噬其衣。目光如炬。吠聲如豹。羣知有異。繫此而入舍窮搜。得血衣一襲。凶器若干具。並銀幣纍纍然。室中先有二人在。相其貌。亦似非善類。乃共繫而置諸官。時讞此案者。卽爲余友。嚴刑榜掠。一訊而服。犬隨羣衆至堂上。覩案情大白。搖頭擺尾。長號數聲。以鳴得意。始從容隨仲而去。異哉此犬。非昔人所稱義犬者耶。犬若此。可以傳矣。三人中。一爲正凶。卽作工於某紳家者。犬能知其巢穴。并諗知其職業。是殆合於西人所謂警犬之品題者。又二人則雖盜而不與此役。經多力刺探。始得免於駢戮。皆余友之力云。

江南好 爲書家三傑作

新都偉人工書者。以于右任譚組龔張靜江三君爲最著。各賦小詞。藉志欽慕。于聲好。真個是于思。書似游龍還遶媚。人如海鶴更多姿。百首寫陶詩。（于右任）右任先生美鬚髯。竭來溫濱。小住惠中旅舍。曾集陶詩作聯。乞書者踵趾相接。無不壓其望以去。殆書家之博大教主也。

南宮選最數組龔譚衡嶽高風迴落雁。平原清乳食春蠶。佳話記推潭。（譚延闓）組龔先生清代以南宮第一人及第。書法得魯公神髓。爲南園後一人。大馬路天祿茶食店。有先生手書市招推潭僕遠四字。見者都不解其義。按四字見漢書西域傳。譯言酒食甘美也。

人中傑。天上數張星。八餅金泥輝東壁。一秤玉局塵西屏。苔水地鍾靈。（張靜江）靜江先生名人傑。籍湖州之南潯。書畫皆工。近自訂潤例。爲人書聯。每聯八元。尤工圍棋。與其介弟澹如。有國子二難之目。

茶 烟 歌

吳江

范烟橋先生著

上海中華書局出版

酒力醒；

茶烟歇，

卅年聞見從頭說。

等閒白了少年頭，

講壇口舌；

文壇心血。

之者覺人物躍躍然欲從楮墨中出也。卽記一二江村景物，亦雋雅如不食人間烟火，實爲新舊兩派文字之中樞。是書排式絕新，標點又極醒目。他如序文之琳琅，滿目封面之富麗堂皇，研究文學者固當人手一編也。

全書一厚冊，十餘萬言，定價一元，特價六角，寄費五分，掛號加八分。

吳江范烟橋先生文名滿海內，所交皆當世豪傑，故聞見獨多。對於清末民初儒林說苑之流，更屬抉遺拾趣，極其述寫之能事，讀

補白大王佳著

逸梅小品續集

全書一册
定價一元

特價六角
寄費外加

情文並茂非擅生花之筆者不能著此書
綺交非具綿邈之情者不能著此書
脈注

逸梅小品初集

已博得人人愛閱個個歡迎膾炙人口其精彩價值可想而知

逸梅小品續集

材料較初集加多而內容之雅雋詼諧較初集有過之無不及

上海中孚書局出版

9256

